

【雁北堂】大宗师（宜昌鬼事终结篇）

作者:蛇从革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

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内，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

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

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

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

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

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

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记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

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

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户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

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多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

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

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

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

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

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

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

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入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

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

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

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

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

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

“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

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

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

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

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

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得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

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

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么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

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晷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

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

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

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

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
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

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

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

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

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

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

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

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

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

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

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鯤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鯤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就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

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

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

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的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

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

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

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

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

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他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

年有过节。

二，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

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

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

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

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

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

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

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

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说：“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

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

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疔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

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

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

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

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

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

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
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

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

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

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魃”，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

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肫肫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栲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

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员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

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榲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

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

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汧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

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

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

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从来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

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

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

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

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

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的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

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

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

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

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

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

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

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

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

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口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

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

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

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

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

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

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儿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

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会

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

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整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

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

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

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

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

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

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

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

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

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

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

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

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

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

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

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吸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

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

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

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

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

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

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

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

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

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

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谶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谶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谶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谶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谶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谶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谶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谶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谶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谶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谶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

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

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

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

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

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所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

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

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

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

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

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鯤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就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

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

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

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的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

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

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

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

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

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

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

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

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谁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

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

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

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

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

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

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

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

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

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

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

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

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

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

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

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

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

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

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

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

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

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

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

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辰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肱肱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枹杙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辰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

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楔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

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滄海君有舊，具體是什麼時候見過面，兩人之間發生過什麼事情，都不可考，畢竟他們的身份在歷史上一直都是撲朔迷離。

滄海君告訴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殺始皇帝的人，是韓國張開地的後人公孫良，也就是張良。張良曾經找到滄海君，讓滄海君幫助他行刺始皇帝，滄海君拒絕了張良，告訴張良，反抗秦帝國，僅僅靠刺殺帝國的皇帝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始皇帝身邊有無數能人異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張良為了報國仇，執意要行刺，於是滄海君向他推薦了自己的門客，能舞動一百二十斤鐵椎的力士。果然如滄海君所料，張良行刺失敗。

魏轍詢問張良現在在什麼地方。滄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個傳人？”

魏轍點頭，秦國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個延續秦國的国家。現在他需要一個人能輔佐下一個君王。雖然現在還不知道這個真龍天子是誰？滄海君不再隱瞞，告訴魏轍，他要找的人，應該非張良莫屬，而張良現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張良在下邳沒有閒着，繼續交結奇人異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個叫項莊的楚國貴族後裔，因為殺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張良的家里，張良不顧自己本來就受官府的通緝，拿出大筆錢財買通當地的縣衙。讓項莊逃脫。公孫良的名聲越來越大，身邊漸漸聚拢了一批跟隨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

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汜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
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
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
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
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
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
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
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
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
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
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
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
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
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
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风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

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

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辙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辙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辙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辙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

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

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

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

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

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

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

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

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被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启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

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

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

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

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

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山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山林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

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

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

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

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

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记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

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

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

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整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

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多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

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

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

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

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

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鱘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鱘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

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

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

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

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

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

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

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

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

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

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

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

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躬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

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

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

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

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

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

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

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硕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

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

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

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

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

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

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去看，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

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

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

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

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晷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

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

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鯤鹏说，

“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

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就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掺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

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

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

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

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

积成了一个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

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谁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

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

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

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

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

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

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

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

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

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忍

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

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

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

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

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

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把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的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

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

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

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

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

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

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

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

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滟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

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

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

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

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

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

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個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魑魍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枵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猗亭是猗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

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

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楔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

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
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个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

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汜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

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辙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辙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辙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很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辙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辙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辙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

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暑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风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

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轍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

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

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

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

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的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

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

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

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

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

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被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

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

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

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

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

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

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

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

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

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

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

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

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

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

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内，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

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

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壽”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

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

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

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

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

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

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

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祿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祿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

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

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

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

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入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

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

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

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

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

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

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

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

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

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公，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

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

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

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

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

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

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

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

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

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

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

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

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硕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

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

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

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

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

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

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

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

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缭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

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

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

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

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

《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

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就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

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啾啾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

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

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

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

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

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

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

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

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

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

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谁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

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

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

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

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

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

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

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忍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说：“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

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

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

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

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

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

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把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

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

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

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壁就是张光壁，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

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赛，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

—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

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簏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簏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簏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簏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

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肫肫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枹杙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

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獠亭是獠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夔夔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夔夔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夔夔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

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楞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

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个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

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

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汜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

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很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

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轍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

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讖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

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

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

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

仗战争的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

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

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

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

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仿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

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

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

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

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

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

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

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

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

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

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

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

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内，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

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

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

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壽”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祿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思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的一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

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

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

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

郑刚隔了一会说：“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

——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

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祿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祿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

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

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

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

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

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

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

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

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

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

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

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

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

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

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

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

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

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一个人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

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

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

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

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

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

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

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

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辙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

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

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

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

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

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

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

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晷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

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

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

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

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

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

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

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

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

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

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

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

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

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

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

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

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

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

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

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

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

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

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

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

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

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

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

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

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

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

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

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

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

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

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

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

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

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

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

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

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

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個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跼跼和诸犍；恭州是重明

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栲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獬和白泽；秭归是鬬戩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鬬戩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鬬戩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鬬戩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

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夔夔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楞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

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見一下刺客力士的屍體，千人告訴魏轍，力士的屍體已經醢刑，但是千人帶著魏轍到了刑場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個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魏轍看到後，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認識這個鐵椎的主人——滄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傳人了。於是立即趕往齊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國的締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傳人，貫通縱橫之術和黃老之術。

尉繚是陰陽術的傳人，同時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師。

他們學的東西，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時期，法家、道家、縱橫家、儒家、墨家、縱橫家、名家、農家、兵家、醫家、陰陽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師。

而最終，奉行法家的秦國統一天下，於是法家最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師人物。秦帝國的行政體系全部由李斯籌劃和實行，這就是延續了中國兩千年的郡縣制。

軍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陰陽，領悟兵法精髓，秦國統一六國的每一場戰爭身後都有尉繚的運籌帷幄的參謀。

而還有一個國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給秦王參謀天下縱橫的謀略。合縱連橫，提供了治國和外交的策略。是一個不世出的戰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汨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很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

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

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轍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

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

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

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

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

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

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

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

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

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的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

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

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

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被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

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

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个小男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

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

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

西叫蜈蚣，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蜈蚣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

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

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

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

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

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

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

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

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思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你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

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

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

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

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

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

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

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

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

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

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

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 and 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

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

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鱘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鱘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

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

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

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

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

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

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公，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

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

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

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

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

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

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

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

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

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

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

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

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

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

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

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辙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辙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辙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辙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

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

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

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

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

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

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

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

“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

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晷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

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

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

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鲲鹏。

王鲲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

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

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

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

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

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

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

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

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

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

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

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

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

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

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

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

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入门的仪式什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

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

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

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

“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

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

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

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

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

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

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

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

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的《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

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

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

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

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

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

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

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個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

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𧈧𧈧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栲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翺戾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翺戾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翺戾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

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夔夔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

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楞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鹌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

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

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汜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

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很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

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辙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

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轍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

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

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

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

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

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

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的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

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为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

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

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

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

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被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

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

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

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个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

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

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蜈蚣，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蜈蚣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岵，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岵。

风林岵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岵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

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

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

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

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

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

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思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

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一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

“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

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

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

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

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多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

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

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

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

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 and 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

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

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

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鱘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鱘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

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

“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

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

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

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

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

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螟蛉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

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

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

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

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

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

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

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

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沒机会，到底是

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

你财货。”

“夫子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

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

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

派，也有会水分和暑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

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

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

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

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

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

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

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

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

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

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

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

王鲲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鲲鹏。

王鲲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

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

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

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

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的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

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

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

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

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谶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

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

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

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

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

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

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

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

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

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

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

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

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

“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

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

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

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

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

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

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一个非常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疮痍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疮痍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

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壁就是张光壁，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壁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

事情我怎么会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

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

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

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

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

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

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𧈧𧈧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栲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獬和白泽；秭归是翬员和傲天；猗亭是猗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翬员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

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

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楞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僚，尉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汨斤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

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

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轍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轍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

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

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辙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辙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辙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

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

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

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

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

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

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

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许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

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

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

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

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

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

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

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

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

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完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

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

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

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

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

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

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學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发

散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瘕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瘕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

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

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

“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

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

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

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祿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祿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祿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

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

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

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

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

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

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

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

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

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

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连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

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

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

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

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

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吸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

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

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

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

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下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

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

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

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

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

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鯤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鯤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鯤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鯤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鯤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

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

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

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

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

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

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

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

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

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

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鲲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鲲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鲲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鲲鹏。

王鲲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

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

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on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

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

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的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

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

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

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
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
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
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
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儿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
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
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
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
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

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

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

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

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谁？”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

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

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

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

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

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

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

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

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

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

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

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

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

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里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

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

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

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

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

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

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

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

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

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

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肫肫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枹杙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夔夔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

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

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

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榑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鹌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

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

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僚，尉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汭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

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

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辙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辙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辙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轍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

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辙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辙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

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
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

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

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

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

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的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

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快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

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

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

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蜈蚣，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蜈蚣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

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

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岵，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岵。

风林岵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

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

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

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

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

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思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

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的一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

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

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儿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

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

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

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

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

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整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

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

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多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

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

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

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

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

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

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 and 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入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

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

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

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

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鱘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

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

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

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

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

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

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

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吸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

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么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

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

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

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

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

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力量，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

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

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鯤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鯤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鯤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鯤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鲲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

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然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

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缭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

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晷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

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

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

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

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鲲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鲲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鲲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鲲鹏。

王鲲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

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

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

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

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

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

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

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

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儿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

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

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

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 he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

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

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

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

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 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 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

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

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

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

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

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

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

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

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

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

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

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

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忍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

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说：“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

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

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

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

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疮痍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疮痍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的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的《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

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

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

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篾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

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

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

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個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

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跽跽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枵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主；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猗亭是猗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

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

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员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櫂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鹌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

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

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汨斤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

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的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

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轍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轍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轍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辙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

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
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千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

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

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

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的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

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大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

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的手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启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

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

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

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

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

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

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

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

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

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

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

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

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

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

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

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瘕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瘕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里，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

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

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

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的一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

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

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

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

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

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

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

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户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

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祿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

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

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要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

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

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

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

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

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是在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

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鱘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鱘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

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

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闻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

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得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

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

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

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螟蛉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螟蛉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

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

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镌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

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暑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

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

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

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

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

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

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

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力量，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

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

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

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鯤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鯤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鯤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鯤鹏和那个

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

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

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

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

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

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
“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拍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缭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

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

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

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
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

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

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鲲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鲲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鲲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鲲鹏。

王鲲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鲲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鲲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

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

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面

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

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

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

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

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

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

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 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

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

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

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

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

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

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

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

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

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

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

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

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

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

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

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么？”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

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疔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

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

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疮痍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疮痍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

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

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

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讖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

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

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

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赛，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篾女都赶

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

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

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箴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箴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箴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箴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箴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质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肱肱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枹杙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质和傲天；猗亭是猗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楞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僚，尉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

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汨斤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

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

魏辙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辙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辙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辙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辙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暑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风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次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辙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

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

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
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

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

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

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

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

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

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

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的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了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

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

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

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

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

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

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

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

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

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學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内，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

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

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祿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祿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祿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祿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祿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壽”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祿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级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祿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祿和

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

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一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

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

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

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记写的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

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

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正确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

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

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个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

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很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

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

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和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鱄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鱄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

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

“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著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

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

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

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的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

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人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

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

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

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镌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

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幺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晷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

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

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剑砍到了老者的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
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

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

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

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鯤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鯤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

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

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

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

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

看到乌云已经压得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

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

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

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

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去看，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

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

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晷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

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

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和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

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真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鯤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鯤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鯤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

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掺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

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啾啾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

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有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

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年有过节。

二， 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

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谁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

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是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

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什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东，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

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

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

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

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

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

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

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

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

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

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

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

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说：“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

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忌。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

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疮，

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

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疔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疔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疔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疔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

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

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的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

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

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

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

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

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

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滢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

岫，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

中安排到了石碑。

于是在这个石碑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赛，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

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

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

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

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簏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簏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簏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簏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簏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

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个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夔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跽跽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栲杌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獬和白泽；秭归是夔夔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

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

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辰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

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榲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鹌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

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

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僚，尉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

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汨斤水旁，看到

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

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

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辙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

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

的尉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

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为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

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

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

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的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仿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

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

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

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

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

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

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

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

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

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

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

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蜈蚣，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蜈蚣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

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完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

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

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

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

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

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

本文由脱水读 <https://tuoshuidu.com/>生成

一 大宗师开篇

一、关于我和三本书

在我五岁的时候，曾经目睹了一起过阴的事件，看着我当时的小伙伴郑刚，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犯了失心疯，从教室里木质的长条凳上跳起来，脚步咚咚的踏着腐朽的木板，冲到了走廊上，然后翻到栏杆外，跳下了一楼，钻进了阴沟，最后消失在阴沟的尽头——一个下水道里。当时我、代波，还有李小禄、李小福两兄弟，被语文老师罚站在走廊。

平时脾气暴躁的语文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做出这样的举动，也目瞪口呆，所有学生，沉默了片刻之后，跟着老师跑到了走廊上，几十个小学生和老师一样，够着身体看着楼下。

地面上，一个路过的校工，脸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手指着教学楼旁边的阴沟里，也是一脸的惊讶，语文老师和我们飞快的跑到楼下，所有人都弯腰看着阴沟的尽头，一个不知道流向何处的下水道孔洞。语文老师不停地对着洞口喊着“郑刚，郑刚，你个小逼卵子，给老子爬出来！”

其他班的学生和老师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惊动，也都跑到阴沟的尽头来围观。所有人都趴着，看着这个下水道的深处——里面黑幽幽的，郑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是闻讯而来的老师们纷纷议论说，能大致看到里面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那当然是郑刚无疑了。

就在大家为这事慌乱的时候，所有人感到地面传来了震动。教室的玻璃窗纷纷震碎。

“地震了！”老师们纷纷让大家在操场上集中。同时，学校对面的消防支队，警报响了起来。只留下已经脱了棉裤的体育老师，光着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大冬天瑟瑟发抖的站到阴沟里茫然无措。与此同时，郑刚凄厉的哭喊声从下水道里传出来。

我在老师驱赶学生到操场之前，趴在了阴沟的尽头，忍受着阴沟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从体育老师分开的大腿之间，看着下水道里面，我看见了郑刚蜷曲着身体，抱着膝盖蹲在靠里面几米深的地方，眼睛楚楚的看着洞外，和我的眼光对视，我能从他的眼光中，看到他的惊恐和乞求。

然后，我看见了他身后无数双灰暗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之后几年，一直出现在我梦魇里。

当体育老师拉着满身污泥的郑刚到操场集中的时候，郑刚开始胡言乱语了，但是他说的东西所有人都听不明白，老师也听不懂，但我听清了其中一些词语：“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就听明白了这么多，其他人都没听明白。老师们认为郑刚是犯了失心疯，因为他有一个羊癫疯的母亲。

只有我，在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郑刚他不是犯了癔症，而是走阴了。在郑刚钻进阴沟的那一刻，也就是当年我们城市一次惨烈爆炸事

件发生的时间。

没有人会把那一次大爆炸和郑刚突发的癔症联系起来，除了我。那是一次惨烈的爆炸，郊区的一个村子的村委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村委会一楼是仓库，囤积着一吨左右的黄色炸药，不仅正在开会的所有村委会干部瞬间丧命，爆炸冲击波的巨大威力，甚至炸死、砸死了方圆百米内的所有人，短时间里死的人太多，以至于阴差都忙不过来，抽调了我们当地所有能走阴的凡人，连六岁的小孩都得去。

听说后来我们当地另一次突发的恶性事件——九五年渡口沉船的时候，郑刚再次犯了癔症，但是这次他没那么好运了，癔症引发了他中风，从此只有半个身体能够活动，以至于在港窑路，大家很长时间内，都能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只能活动他左半边身体，挪动着在街上慢慢走动。然后从少年到了中年，都是这样慢慢的挪动。

这就是我的那个小伙伴郑刚的故事，而我再去专门见他，也就是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加以联系的时候了。

我找郑刚的原因是，我已经能够确定，郑刚是一个能走阴的倒霉蛋。而我去找他，是为了去印证另一件困扰我几十年的事情。

时间再回到我念小学，我读书早，五岁上的小学，学校是东山小学，在当时是临近郊区的一个山头上，我们学校对面的山头是消防支队，其实两个山头本来是同一座山，只是因为修建铁路，把山给劈了，一分为二，铁道就从正中穿过，于是铁道的北边就是我们小学，南边就

是消防支队。我们做小学生每天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消防支队的消防车威风凛凛的进出。如今消防支队搬迁了，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窑湾殡仪馆的原址。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一件事情，但凡是很邪气的地界，一般都会修建两种公共设施，一种是部队，而另一种就是学校！

我的母校，东山小学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建校之前，小山丘是个坟场，后来修建铁路，北边就是学校，南边是消防支队。

我们当时的教室还是古老的木头和砖混结构，一楼的台阶全部是石头，二楼的地板都是木头的，随着时间流逝，木板腐朽，我经常能从脚下的地板，看到一楼教室学生的头顶。

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平时和我关系好的是郑刚，他每天和我放学了要同走一段路。和我还要好的，还有一个小孩，叫代波，代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角质化鳞片，还有两个同学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代波从来不和那两个同学说话。

那两个同学是兄弟俩，哥哥叫李小禄，弟弟叫李小福。八十年代，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衣服都很朴素，几乎都是黑灰两种。李小禄和李小福两兄弟，永远都穿着黑的棉布衣服。哥俩在我看来都是那种有点弱智的感觉，脑袋差根弦。当然我也不聪明，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被数学老师留堂，背九九乘法口诀表。每次都是背到了天快黑了，数学老师才放过我们和其他几个不怎么聪明的学生。我就苦逼了，放学后，我要陪着郑刚走到港窑路，他到家，然后我再走很远才回到我宝

塔河的家里。

不过李小禄和李小福就没这个烦恼，他们就住在学校的锅炉房。他们父亲是一个锅炉工，专门烧锅炉，一家三口就住在锅炉房旁边的小房间里。我从没看见过福禄两兄弟的母亲，也没问过他们。

福禄两兄弟除了我和郑刚，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其实在班上，我、母猪疯的郑刚、皮肤病的代波，还有两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福禄兄弟，在一起是小伙伴，其他的同学是不屑于跟我玩耍的。

过年的时候，爹妈要给我买新衣服，询问一下我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记着福禄兄弟的衣服上有一块一块的花纹很有趣，就跟父母说了。但是也没说明白，父母一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样的花纹。直到父母带着我走过了一个小铺面，我看到了铺面里，有福禄兄弟的面料，拉着父母要进铺面，嘴里说就是这个衣服。

父母当时的反应，就是把我的耳朵狠狠的拧了起来，然后离开。那个铺面很久以后我明白了，是专门卖白事的商店。铺面里那个黑色的绸缎面料，上面一朵朵跟花朵一样的暗红“寿”字，在我当时还觉得非常的好看。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得了脑膜炎，比如郑刚犯失心疯又辍学，比如代波身上开始蜕皮。一年级就这么过去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李小福和李小禄两人没有跟着升级，而是继续呆在一年的教室，于是我明白了，他们留级了，本来他们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也是留级生，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两个老留级包。

这就是我对福禄两兄弟的记忆。

直到有一天，当年的记忆汹涌的倒灌，让我鲜明的记忆起了幼年时候的往事，我决定要去找一下郑刚，向他印证一下我的困惑。李小禄和李小福两个兄弟，实在是太让人觉得蹊跷了。因为我记得，当年这两兄弟，特别喜欢在一楼的石阶上玩耍，就那么呆呆的坐在那个石头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连课都不上。

我知道这两兄弟以及郑刚可能是我成人后遇到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根源，我必须得寻求这个困惑，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困惑的来源是三本书，很诡异的三本书。

我连忙看了其他页的记载，全部是这种记录。都是这个阴差在叙述自己的工作困难，还有抓错人的事情，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又让人恐怖不已。

我阖上《青冥志》这本书，心里念叨着，这本鬼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慢慢回忆，回忆自己近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在双流机场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女道士。

“如果有故事给你，你愿意写吗？”

我猛然想起了那个女道士的话。难道她要我写一个阴差的故事？

于是我又打开了《青冥志》，这次我能够感觉到翻开书页后，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中蔓延出来。我打了一个冷战。这次我看的更加认真，从第一页开始看，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书页的背面字

体不同，是简体字，而且是横排，从左至右书写，字迹很潦草，是圆珠笔写就。古时候纸张匮乏，书页一定是两面都要印刷刻印上去的，但是这本《青冥志》背面是空白的，留给了后人书写地方。我想了想，应该是当年这本书本就不是印刷，而是有人抄誊上去的，并且没有在背面写——那应该是另有说法了，我也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很多文字，看来有人在我之前，在这本书上写了注释。我对这个注释相对更感兴趣，于是开始看起来。不过这个人写的书法实在是太烂，看得我头晕脑胀，写的东西也是不知所谓，毫无逻辑。老是不停说自己是阴差什么的，还说什么“惯性”、什么虚无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看了一会就烦了，准备不看了，突然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认识。

大家应该也知道了，我偶然看到了名字是“郑刚”。

我心里大惊，这本讲阴差的书里面，竟然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我脑海里立即想起了当年郑刚躲进下水道的往事。

出于我的好奇，我开始沉下心来仔细看笔记潦草的注释，大致明白了，这个人也是个阴差，他罗列了我宜昌老家的几个阴差的名字，有西坝的一个叫“吴么爹”的人，有兴山的什么“秦大妈”，有当阳的“王母狗子”……好几十个人，也包括我认识的那个“郑刚”，因为年龄和住址都对的上，我能够肯定。看他的口气，他对其中一个姓赵的阴差很尊敬，其他人都是一副看不起的语气——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个很牛逼的阴差了。

我不禁苦笑，这几本书肯定是女道士偷偷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无疑了，

她身边有那么多手下保护他，把几本书弄进我的箱子，问题应该不大。她的目的肯定是要我写一个关于阴差的故事，看来她已经对我调查过，不然怎么知道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厉害的人，而且有政府背景的也不在少数，想明白这个，我对书的来源也就不太诧异了。

可是让我一个无神论者写个阴差的鬼故事，也太他妈的难为我了。我举起书，不停的琢磨。就在这个时候，我身边打麻将的同事要上厕所，招呼我去顶一下，我坐到麻将位置上，仍旧看着那本书，一只手打麻将，一只拿书。

旁边的一个同事看见我这个姿势奇怪，立即看了看书，笑了一声说：“徐工，这书里有个人的名字和你很像呢！”

我奇怪的问：“哪个名字？”

“徐云风。”同事说，“是不是差不多。”

我懵了，立即翻看整本书，怎么都看不见有这个名字。同事立即指着书页，“就是这个名字啊。”

我傻了，因为我在同事手指触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空白。同事又问我：“你怎么脸色变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奇奇怪怪的。”

我把书递到同事面前，“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这三个字？”

同事连续指出来好几处，“这里、这里……不都是吗？哎，你的脸怎么越来越白了。”

我感觉自己额头在不停的冒汗，因为同事触碰的地方，我看到的都是空白，也就是说，别人能看见的三个字，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这

个，完全无法解释。我越来越慌了，心里不停的想着那个古怪的女道士，在机场里那个偶然的碰面，这个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是被人盯上了，而且那人一定会障眼法，或者是心理暗示。

上厕所的那个哥们回来了，我让开位置，坐回我的床上，拿着书，这次我的心情不再放松，而是仔细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

这次我看懂了，其实写得不多，也就是一个工作记录，记载一个阴差到处拉人的事情，但是最后好像写字的人发现了所有的任务都是骗局，要跟谁去扯皮，然后就没有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立即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去问个清楚，但是我已经身在国外，只能等回国再去找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我把《青冥志》这本书放到行李箱，再也不愿意去碰。然后投入到工作中，渐渐的把这事就忘了，但是半年之后，很偶然的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情，于是我打开行李箱，拿出另外两本书，我心里打鼓，想了很久，才拿起了第二本书，这本书也是一个手抄本，书很厚，比《青冥志》厚了三倍，名字也很怪异——《黑暗传》。不过《黑暗传》我听说过，是我们鄂西流传的一个史诗，专门在葬礼上唱的，有人还把《黑暗传》都整理出版了，还引起了轰动。

不过鉴于之前《青冥志》这本书对我产生的震惊，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打开了扉页。结果打开之后，发现里面的字迹都很清晰，书法也不再潦草。行文我一看就明白，说的就是《黑暗传》里的诗歌，我小时候在葬礼上听过，所以一看就懂。当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发现了诗歌

的行距之间加塞的有文字，字体是行书，铿锵有力，也是一个人在吐槽什么，断断续续的，说自己背叛了谁，现在四处颠簸流离之类。看来也是一个神棍在写日记。

但是当我翻到这本书中部的时候，发现字体变了，行书变成了楷书，字迹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楷书写文字，就很清晰，我一看就入迷了，讲的是两个端公学徒，慢慢拜师然后两人变得牛逼，最后又变成对头的故事。这个人写的故事，叙事方式比《青冥志》里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有条有理，跌宕起伏。

我抱着躺在床上看了好久，连续几天都不停的看，被里面的故事情节吸引，被里面的几个人物性格感染。我每天下班后，就躺在床上，看着这本《黑暗传》，越看，越投入，以至于有天晚上，我正在看的时候，室友突然把我摇晃：“徐工，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啊。”我回答。

“看什么书啊，嘴里还在念叨什么，”室友说，“早就关灯了。”

我一下子懵了，果然是已经熄灯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发现其实书上的字体，即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的清楚，难道《黑暗传》里的文字，在晚上也能让人看见！还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可以夜视？

我当时没有多想，倒头睡了。后来我每天只看到十一点就睡觉，但是入睡后，书里面记载的故事，仍旧在我脑海里萦绕。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看的页数，比睡前多翻了几张。再后来，我对这件事情也不再纠结了。

终于看到了故事尽头，工程也即将结束，距离我回国也快了，我想起了还有一本书没有看。于是我重新把行李箱里的那个油纸包打开，拿出了最后一本，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并不是书籍，而是一个笔记本。封面上没有名字。

打开之后，里面的文字很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书法上没有什么说法，至少看起来舒服。

我翻了翻，发现整本都只有这个女人的笔迹，没有其他的文字。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第一页的书页上第一行就是抬头，写的就是“大宗师”。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找我的小学同学郑刚了吧。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道士，我曾经以为回国后，那个女道士会从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直没有。所以我为了解决我心中的困惑，我必须去找郑刚，我本能的明白，郑刚一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我要找到他，问问，一个叫“徐云风”的人，到底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在《青冥志》上看不见这三个字。事实上，我没有猜错，郑刚给出了我答案。

我在港窑路的南苑，遇到了郑刚，郑刚比我大一岁，已经是一个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但是由于他的病痛，让他的容貌看起来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时间过了三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病痛，我断然是不能确认是他的。当时郑刚正在过马路，我在马路这边看着他拿着一瓶酸奶，当红灯亮起，就慢慢迈着一只脚向我这边磨蹭，走到斑马线中

部的时候，绿灯变成了红灯，郑刚就隐没在车流里。绿灯再次亮起，郑刚再次慢慢的移动，终于赶在下一场红灯的时候，挪到了我面前。他走路的姿势很痛苦，只能用一只腿迈开小小的一步，然后拖着另一条腿，才能前进一小步，他一只手无力的垂在身边，另一只手拿着酸奶，横在胸前，手不停的在抖动。

当他和我只有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左半边是歪曲的，口水中嘴角滴落下来。

就在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明白，我找他是真的，他知道很多事情，而且他三十年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手里的酸奶瓶砰然落地。

我在那一刻明白，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那么郑刚一定就是一个阴差。当时烈日当空，但是他没有任何影子。

二郑刚和郑刚关于我的回忆

我是根据我的另外的同学代波找到郑刚的，代波很好找，他是一名警察，但是身上的皮肤病仍旧没好。我找到了代波，代波告诉我，他的病是银屑病，顽疾，遗传性的。这辈子也治不好了，每年褪两次皮，蜕皮的时候痛不欲生。代波跟我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挠他的腋下，我听见了那种触碰硬甲的科科声音，心里极度膈应。

代波告诉我郑刚的经历，郑刚小学辍学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发病掉进河沟里淹死了。父亲把郑刚扯到了二十岁，终于忍受不了郑刚的拖累，

离家出走。听说去了广东打工，已经在南方又成家立业，不会再回来。郑刚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中风几年，半边身体偏瘫，毫无生活技能，守着郊区的老房子，靠亲戚朋友接济生活下来。不过到了三十岁，运气不错，老房子被拆迁，给了他一套回迁房，还给了一笔赔偿金，于是娶了一个老婆，可老婆跟他过了两年，把他的钱用完了，也离了婚，幸好没有生下子女。郑刚就靠着房屋的租金苟延残喘，他虽然中风，脑袋倒是不傻，没有把保命的房产给老婆。

郑刚认出了我，于是我扶着他回到他家里，他的房子还挺大，三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卧室，另外两间出租给别人。客厅倒还干净，他的卧室里脏乱一片，我也理解，毕竟他行动不方便。

他还要慢悠悠的给我泡茶，我连忙阻止了。我和他三十年没见面，当年同学一场也只是五六岁的小孩，实在是没有什么叙旧之类的话题。两人坐定，我也不废话了，主动提问，“你认识一个徐云风的人吗？”郑刚隔了一会：“就是你啊。”

“哦。”我明白了，从发音上我和这个人的名字太类似，于是我掏出笔，在手心上写了“徐云风”三个字，放到郑刚面前看。

郑刚看了一会，他只有半个脑袋能思考了吧，反应很慢，然后慢慢的说：“就是你啊。”

我呆住了，看来这人已经真的傻了。我想走了，可是我想到他看见我第一眼的震惊，觉得他还没有到人都不记得地步，相反，他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换了话题，“你当年躲进下水道那次。。。。。”

我的话没说完，郑刚的眼睛就露出了恐惧。过了很久，郑刚才说，“那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我随即问，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事情的第一次了。

郑刚说：“他们还在开会，死了都不知道，还在开会。。。。。”

我手心开始冒汗了，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看到一户户场面，一个六岁的小孩，突然莫名其妙的被带到了一个爆炸后的废墟里，看见一群已经死掉的人，端坐着开会。那些人都端坐着，手里还拿着融成一团的搪瓷，他们就那么坐着，都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撕扯成了碎片。

随即我眼前的画面又变了，漆黑的一片，到处是浮尸，在眼前晃动，我过了一会才勉强明白，这是在水里，然后我看见了拥挤的尸体，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还有面无表情的尸体，张着嘴巴，坐在座位上一——大巴车的座位！

我眼前突然一亮，原来是郑刚走到了墙边，把灯光打开，屋里明亮了很多。刚才郑刚并没有跟我说话，但是我仍旧看到了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代波跟我说过，郑刚在渡口沉船之后，就中风了。我看着郑刚，郑刚向我点点头说：“你看见啦，看见我当时的样子了吧。”

我茫然的摇头。

“我被他们拉住了，”郑刚苦笑，比哭还难看，“时间超过了很久，所以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脑袋都很清晰，刚才那种幻觉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茫然的说：“我怎么会看的见？”

“你一直都看的见啊。”郑刚说，“你忘了李小福和李小禄了吗？”

“那又怎样？”我问，随即想起了当年福禄两兄弟身上衣服上的“壽”只图案，我开始发抖了，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么多年我竟然没有想明白这点。

“只有你和我看得见他们”郑刚说的我毛骨悚然，“别人看不见的。”

“他们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开始回忆，“他们的父亲是烧锅炉的。”

郑刚继续苦笑，“我们那个小学，哪里有什么锅炉房，白骨塔而已。”

我听了郑刚的话，身体开始发冷，他的屋里突然变得很冷了。郑刚说：

“我要去忙了，你歇一会，等我回来啊。”

“福禄两兄弟倒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看到郑刚身边有人影，但是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再去学校看看不就明白了。”郑刚说完，就合上眼睛，突然睡着了。

我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郑刚真的是。。。。。

那本《青冥志》写的东西不是在瞎掰。我的世界观顿时扭曲。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面前发生的一切。

按照《青冥志》的记载，郑刚一直都是一个阴差，难怪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弃他而去。原来他从来就一直在走阴。

屋子阴森森的，看着眼前睡去的郑刚——不，阴差，他一定是去。。。。。

我不愿意再想，飞快的逃离了郑刚的家。走到街道上，心情才稳定下

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我还得去一趟我们当年的小学。小学距离郑刚的家不远，半小时就走到了，学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年的模样，当年的教学楼已经变成了混凝土房子。我慢慢的走到走廊上，看着一个个教师，还是在我们读小学一年级的方位，仍旧是一年级的教师，我在窗外看着教室里，里面的学生正在跟着老师朗读。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我看见了福禄两兄弟。

是的，过了三十年，他们仍旧还是当年的小孩模样，穿着黑色的绸缎面料衣服，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个个“壽”。

我惊呆了。

不知道站了多久，下课了，福禄两兄弟从教室里走出来，慢慢的走到了一个台阶下的一个绿化带边，和三十年前一样，他们就那么呆呆的坐着。我茫然的看着他们。突然李小福抬起头，对我这边笑了一下，露出了满口金牙。

我本能的后退两步，几十年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刻完全颠覆。他们两兄弟还记得我！

两兄弟不知道坐了多久，我也呆立在原地，内心震撼。太阳落山了，两兄弟慢慢站起来，是的，就和当年一样，他们慢慢朝着校园的一角走去，那个郑刚说不存在的锅炉房。

我走到福禄两兄弟刚才坐的地方，我看见绿化带的草丛下，泥土里冒着一块石头，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石头我见过，于是我用手慢慢把泥土拨开，石头距离泥土之下不深，我很快就把石头上大部分的

泥土清理干净。我的预想没错，这就是当年教室一楼的那个石阶，时间过了这么久，这块石头还在。

我突然醒悟，石头上是刻的有字的，当然我看见字之后，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吓得够呛。

石头上刻着“夭儿李小禄李小福之墓”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墓碑了。当年的教学楼一楼，所有的石阶都是这种请青石板，原来全部都是墓碑。

我回想这郑刚的话，“只有我和你看得见福禄两兄弟。”

我还是没有忍住走到了校园的那个角落，当年我一直认为是锅炉房的地方。福禄两兄弟的父亲也还在，他也一样，仍旧当年的样子。福禄两兄弟端坐在父亲旁边，一人坐着一个石头墩子，面无表情，眼睛框里黑洞洞的。我这才发现，他们两人还戴着瓜皮帽，帽子上面贴着符贴。我能记得这个符贴，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符贴和他们的寿衣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和他们的父亲都在一个火炉旁，他们的父亲正在往火炉里放柴火。我看着这个粗糙的火炉，很难想象当年为什么把这个火炉就当做了锅炉房。

我听说过白骨塔，听说宜昌有两个白骨塔，一个在现在盈佳，一个在中山路附近，没想到这个学校，竟然也有一个。

这次我看清楚了，这么多年来，福禄两兄弟的父亲，往火炉里扔的柴火并不是木材，而是从当年荒郊野外的东山里慢慢的收集那些骸骨，

然后放进这个白骨塔里焚烧。他也根本就不是福禄两兄弟的父亲，而是一个受了诅咒的人，永远的在这个山丘上收拾尸骨。

而这一切只有我和郑刚能看见。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因为《青冥志》里面的一个名字“徐云风”，我自己看不见，但是郑刚却说那是我。

我知道，我需从这三本书里找到答案。《青冥志》和《黑暗传》我已经看过了。现在，我看到了《大宗师》。

这就是关于长江上捞铁锚的往事，大家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那个忌讳，直到零八年某日，终于闹出了大事件。

捞锚的行业，由于最早的那些个长航局下岗工人判刑，所以从事这个买卖的人都化整为零，很多在长江上的渔民也开始捞锚。往往就是一个鱼划子在长江上来来去去，就是不打鱼，而是用拖网在长江底摸索，一旦被勾住，船民就用简陋的水下装备入水，在江底摸到了铁锚后，用绳索固定。

出事的那个铁锚，就是一个夫妻档，他们两夫妻摸到了一个铁锚，非常高兴，用缆绳把铁锚固定好了，然后请了一个大一点的驳船，用船上的绞盘，慢慢将铁锚拉起来，但是驳船来了之后，发现提不起来。这个要专门说明一下，由于水有巨大的浮力，所以铁锚这种重物，在江底的重量和在空气中的重量是不同的，会轻很多。所以捞锚人就用

驳船行驶到铁锚的上方，用绞盘把铁锚拖离江底的泥沙，然后慢慢行驶到江边，江边有准备好的吊车，再把铁锚从水中吊上岸，这个位置也固定的，因为能够让吊车下脚的合适部位并不多，再说明白点，就是从前某个废弃的深水码头。

废话不多说了，当初那个夫妻，请来了驳船来捞铁锚，趁着深夜捞锚，可是当驳船下了绞盘，开始拉的时候，船体都倾斜了，还是没有撼动铁锚，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铁锚，铁锚越大越值钱。于是夫妻两人只好跟驳船的人说好，捞起来的铁锚大家分了，于是驳船的船主，又找来了一艘驳船，两艘船两个绞盘同时起吊。勉强把铁锚捞出泥沙，然后慢慢向江岸移动。但是到了距离江边二十多米的时候，两艘驳船也拖不动了。

大家都慌了，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情况就很尴尬，如果继续吧，天亮了，说不定长江上的航道管理部门，渔政的部门就要来人了，放弃吧，又要重新下去摸索铁锚的位置，很多铁锚放下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白辛苦一场。

两艘驳船决定继续拖铁锚，但是突然长江上莫名的起了风浪，当时就把一艘船的绞盘给拉断，这艘驳船是幸运的，另一艘驳船，由于铁锚突然下降，也奇怪了，绞盘突然就卡住，放绞盘的水手被绞盘上的钢缆弹飞，于是驳船被硬生生的拉下水去。

一个偷偷摸摸盗捞铁锚的事件，演变成了重大的海损事故。长航局得知的情况，立即组织人进行救援，最后还是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操纵绞盘的工人，身上的骨头都击碎了。一个人淹死后飘在江面。失踪了

两人，再也没找到。

长航局了解情况后，决定先把江底的沉船打捞起来，然后在商量如何处理那个铁锚，当然领导最终的意思是，还是要把铁锚捞起来，因为国家现在重视文物保护了，他们打算把铁锚捞起来后，放到英美公司当年的大油罐旁边，作为当初宜昌被迫开埠的历史见证。他们马上成立临时打捞指挥所。

长航局的设备就先进多了，两个专业水底打捞人员下水，很快探明了沉船的位置，但是提醒领导，沉船上的绞盘仍然和铁锚连在一起。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领导和港务局的领导发生分歧，认为应该尽快打捞起沉船，不要影响长江航道的通畅，而港务局的领导却希望一次把铁锚和沉船都打捞起来，不要浪费不必要的打捞成本。

最后港务局的领导占了上风，于是联合打捞。结果两艘三千吨位级别的大型打捞船，愣是没有把沉船拖动。这下打捞人员都蒙了，那个铁锚该是有多重啊。

没办法继续让水鬼下去探查，结果水鬼下去很久才上来，报告说，原来那个铁锚，并不是单锚，而是拖着铁链。

也就是说，最开始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硬是生生的把一个拖着铁链的锚在江面上拉几百米，几百米的铁链该是有多重啊。

而且导致两艘驳船出事故的原因，一定是铁链的另一端，一定联接着更重的物体，很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沉船，陷入了江底的泥沙之下，当

铁链拉到了尽头后，两艘驳船就再也拖不动了。

情况发生了变化，长航局再次重新安排打捞计划，这次他们不再着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发现了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底文物发现。于是先水下焊割了绞盘的钢缆，把沉船拖到江边。然后水鬼再次下水，顺着铁锚的铁链在江底摸索。

果然在距离铁锚两百多米的地方的江心，发现了联接铁锚的另一端。但是水鬼上来后，报告说这一段并不是一艘沉船，他们摸索了一下，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铁板。

接下来的事情，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过，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准备再次派遣人员下去摸索这个铁板的时候。长江百年难遇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长江著名的诡异事件——断流。

长江水浩浩荡荡的，从来就不可能断流，但是在历史记载上，长江还真的断流过几次，明明白白记载的元朝发生过两次，更多的文献都是野史记载，现在的水文学专家不屑一顾。不过五四年的那次的的确确是真实发生过。

至于民间传说长江断流，也一直有这个说法，口口相传的传闻都十分的恐怖，但是都说不出原因。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船只，就停泊在江心，江水之下，就是水鬼所说的巨大铁板，领导还在怀疑水鬼报告的真实性，因为水下作业的人员很容易产生幻觉。

当时已经忙活了一天，又到了深夜，就在临时打捞指挥所开会的时候，

长江上传来了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但是天空无云，明月高悬。

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停止，寂静片刻，声音又来了，这次是呼呼噜噜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嘴巴在张口喝水。这个声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

然后黑夜的江面上发生了恐怖诡异的现象，江水突然莫名干涸。上下游的船只都搁浅在江底。打捞指挥所的几艘打捞船也随之搁浅。

领导们都慌了，打开所有照明设备，明明白白的看到长江上下游十几里的江水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是更远处的船只，还能看清楚漂浮在江面上。

打捞指挥所的领导立即给海事局打电话，但是打不通，然后他们发现，所有的手机都打不通了。

他们看到江底泥沙遍布，留下无数浅坑，还有平日里很难见到的鱼类在垂死挣扎。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呆若木鸡。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块铁板，就在搁浅的打捞船的不远处。在黑夜里，那个铁板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黑乎乎的，让人毛骨悚然。

临时打捞指挥所的领导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江水随时会恢复，所有人只能都集中在最大的那艘船上，等待江水恢复。

果然十分钟后，江水汹涌而至，大船稳定性强，勉强漂浮起来。一切过去后，临时指挥所的所有人都捡回一条命，电话还是不能打通，于是他们用船上的喇叭通知岸边，告知发生的事件，让海事局组织营救。结果他们得到的通知是留在原地待命。然后他们在江心又呆了一天，

到了晚上，江边突然开来了十几辆军车，然后下游方向，开来了几十艘军用冲锋艇。

河段被封闭，江边也拉起了隔离带。

然后军队人员登船，一个领导让他们每个人签了一份保密协议书。现在他们知道遇到大事了，那个领导向他们介绍，他是长江水文局的高级工程师申德旭。现在是非常情况，所有人都不能上岸。必须原地待命。

打捞任务升级，申德旭作为现场指挥接管这个任务。而这个叫申德旭的人，并非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那么简单。

先介绍一下申德旭的身份，申德旭，三十九岁，长江水文局高级工程师，如果觉得这称号很普通无奇的话，那也正常。但是来仔细说明一下这个职位的重要性，长江水文，就是勘测长江河道还有河流流量的部门，水资源是国家的命脉。对全国的水资源进行评估，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兴亡的工作。长江航运和水利资源在中国南方的地位，举足轻重，绝对要害中的要害部门。而申德旭就是长江水文的高级工程师，并且是现场专家序位第一。

现场专家和理论专家还不一样，现场专家是要执行任务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大型水利项目和长江河道突发事件，以及防汛防洪事件，申德旭是要作为第一责任人的。

他的工作担负着上百万人的性命和几亿几十亿的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所以说，当长航局的在现场的几个领导听了申德旭的自我介绍后，震惊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震惊并不是来源于申德旭的身居高位。

而是申德旭在所有靠长江吃饭的人口头相传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申德旭是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前期项目的水文负责人之一。

为什么要说之一，因为当时申德旭还不是现场序位第一的高级工程师。而是一个人的助手，那个人叫孙卫东。孙卫东这个人据说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人物，中堡岛挖掘地下文物，三峡水文勘测都是他一手主导，但是这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个空降人物，却听说他解决了三峡大坝河道所有的棘手难题。让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后来传闻，孙卫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最顶尖的特异功能人士，并且有深厚的宗教背景。说白了，神通广大的道士。因为三峡大坝的动工，会牵扯到风水，民间忌讳，河道改道等各种神秘因素，所以必须要有个最厉害的能人来镇住场面，解决问题。关于孙卫东的传说，越传越玄乎，后来青云公司的人私下吐露消息，说在建设中期，连很多年都没有消息的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都来过一次三峡大坝施工现场，而且当时的情况是，张宝胜在孙卫东面前，唯唯诺诺，说话都不敢大声，任凭吩咐。

而申德旭，就是孙卫东的副手。三峡大坝截流后五年，孙卫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长江水文和国家水利部都没有这人的任何记录。而申德旭取代了孙卫东的位置。

这就是申德旭的身份，所以当船上所有人看到申德旭亲自到场处理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都吓傻了。倒不是被申德旭的身份吓傻，而是他

们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铁锚和铁锚连接的铁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东西!!!

于是在黑夜里，临时打捞指挥所的所有长航局领导和职工，都被划归为申德旭直接领导，而申德旭立即开展工作，临时从下游调来一艘大型滚装船，这艘船是运输集装箱货柜的五千级货轮，刚好在枝江河段，被临时征调后，货船上的集装箱以最快的速度卸装。空船行驶到胭脂坝河段待命。与此同时，申德旭，派遣了几个随身人员，每个人拿了一个他签字的纸条上岸。

几个小时后，他的随身人员分别带来了一些普通平民，这些人长航局的大多数都认识，他们能辨认出其中一个长江上民间打捞尸体队的幕后大佬，所有捞尸工打捞尸体得到的报酬，都要给他两百块的分红，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地位。一个是退休多年的老水鬼，老水鬼是个奇人，当年一次执行任务，空气管断了，这个家伙愣是在水下足足支撑了半个小时，被当做尸体营救起来，但是竟然没死。还有曾经在葛洲坝截流时候的一个司机，连续三次开车冲入截流即将合拢的河道，但是每次都游泳生还。还有一个是中华鲟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其他的人，就连长航局的人都不认识，有老有少，穿着有的光鲜，有的普通，但是他们一定也不一般。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在长江上吃偏门的，女人不能沾边。

申德旭对所有人下命令，时间紧迫，必须立即开展工作。随后询问长航局的职工，断流的时候，有没有照相，长航局的领导就懵了，当时

情况紧迫，哪里想得到这个细节。幸好有个年轻人，当时一时好奇，真的用新买的手机，给铁板拍了一张照片。

申德旭拿来手机翻看，看了看铁板，但是手机的像素不高，照片十分模糊。申德旭看了一会，脸色严肃，腮帮子紧咬，让所有人都更加感到紧张，气氛严峻。

那些被申德旭临时召集的人，被分配工作，捞尸体的幕后大佬，马上在用带来的物事，在滚装船的船头搭建了一个神龛，接着开始烧香，放鞭炮，跪拜。这是一套诡异的仪式，目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也明白。老水鬼就不停的喝酒，喝了两斤多白酒后，对申德旭说，他可以下去了，申德旭点头，老水鬼立即穿戴好水下工作服下水。而配合他的，就是那个司机，司机的任务是维护水鬼的作业安全。

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就喝了一口长江水，告诉申德旭，暂时没有大型的水下生物存在。

还有一个中年人，一言不发，转移到一个冲锋艇上，把手放在江水里，然后一动不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保持了这个动作几分钟后，突然对申德旭说，那个铁板有三十七吨重，还有，葛洲坝三江船闸，不能再开闸，让里面的船等着。

还有一个年轻人，畏畏缩缩的，看着江面，不知所措，什么都没有做，不知道申德旭叫他来，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这么大的阵势，长航局的人都十分的紧张，不知道水下到底是何方神

物。这时候，老水鬼上来了，对申德旭报告，长航局的人，听了报告，都差点要疯掉。

——链子还在。铁板还在。铁锚不见了。

那个一直把手放在江水里的中年人，突然站起来，惊慌的对申德旭说，江底的水流乱了。这时候，一个白鱃豚突然从江水中跳跃起来，挣扎几下死了。中华鲟养殖基地的领导说话都不利索，白鱃豚已经在长江绝迹，唯一活着的一头在监理河段的一个保护区域。

申德旭听了这么多反馈的信息，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在等东西。果然陆地上运送来了一批设备，浮筒打捞设备，这个比驳船绞盘要先进得多。

浮筒打捞设备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大型的压缩空气设备放入到水下，然后和打捞物绑定，工作的时候解压压缩空气，带动打捞物漂浮起来，这是海洋上打捞的常规技术了，不过在长江上很少使用。

结果浮筒设备在水下全部损坏，这批设备的工作载荷是超过八十吨的，但还是拉不起来那个设备。

与此同时，那个能用手的皮肤感知长江水流的中年人向申德旭报告，铁板下方水流有负压，超出平常值几百倍的负压，这个负压导致了长江水流的紊乱，长江水面在两分一秒后要形成一个直径接近十米的旋流。

这个人报告后两分钟，长江上果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幸好所有

冲锋艇和一千吨以下吨位的驳船已经驶离现场，大型滚装船也被漩涡带着在长江上打转，申德旭临时联系的一个运沙船也到了，运沙船距离较远，所以来的晚一点。

申德旭立即指挥两个船上的水手，用缆绳将两个船相互绑定，两艘船连在一起，才勉强保持稳定，但是不停的在江面摇晃。旋流并不减弱，而是一直保持在原位。

那个捞尸工的大佬，突然晕了。水面上突然飘起来几具尸体，腥臭无比。

那个能用手掌探测水流的中年突然大声喊起来，“有东西要出来啦！要出来啦！注意安全啊！”

话刚说完，一个腐朽不堪的驳船，猛地从江底冒出来，船体上布满泥沙，船壳破烂。申德旭立即命令，让滚装船的工人用航运探灯照明这个驳船。

探灯立即照射到这个诡异的破旧驳船上，突然长航局的一个老水手突然大喊起来：“这不是五十年前失踪的江渝四号吗？”

江渝四号的船头曾经触过礁，修补了一两平方米的钢板，那个老工人就是当年修补工学徒之一。印象非常之深刻。那个两平方的补丁钢板，材质和船体本身不同，所以在黑夜里航灯的照射下，看的清清楚楚。

江渝四号，就是当年大跃进的时候，被逼迫到长江打捞铁锚的两艘驳船中的一艘，失踪了五十年，没想到现在以这种恐怖的方式重出天日。这艘五十年前的驳船，在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再次沉

入水中消失不见。那个用手掌探测水流状态的人向申德旭摇头。所有人现在也都能明白，连他也不知道这艘船去哪里了。

申德旭叫来的人也被现场的突发情况镇住，都没有了最初镇定自若的神态。那个老水鬼走到申德旭面前说：“那东西不能碰！”

申德旭说：“你看见了什么？”

老水鬼身上冷得发抖，“不是我们能碰的东西，你应该明白是什么。”

捞尸工的大佬醒了，看着江面上随着驳船转动的尸体，嘴里念叨两句，那些尸体，就沉入了水中，不再漂浮在江面渗人。但是江上的漩涡突然大了很多，滚装船和运沙船也不能再维持原位，开始剧烈的倾斜。

“要打雷了，”一个一直没有说话和动作的年轻人提醒申德旭，“还有一场大雨，逆风会达到五级。”

他说完，天空就响起了炸雷。

申德旭想了很久，对那个年轻人说：“长江上还有能治水的人吗？”

“都改行了，”年轻人说，“就我们这一家了。”

申德旭说：“还有一个人。”

年轻人说：“赵先生死了几年了。”

“他有个徒弟。”申德旭说，“我听说过。”

“也很久没消息了。”

“把他找来，”申德旭说，“我听说他从北京回来了。”

“我请不动抱阳子，”现在长航局的人才发现，从这个年轻人跟申德旭交谈的神态来分析，竟然是申德旭招来的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我想亲自去请，”申德旭说，“可是我走不开。”

年轻人的治水人说：“那我去吧，他师父欠我老头一个情。”

申德旭感激的看着年轻人，他知道术士之间欠一个人情，不到生死关头，是不会找人讨回来的。而且以抱阳子的这种身份和能力。

申德旭其实对抱阳子很熟悉，但是以他的身份，他请不动抱阳子。

因为抱阳子曾经是北京某个秘密宗教研究所的一把手，和他同级。原籍宜昌，本领高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辞去了这个职位，回到宜昌隐居。

他是一个道士，能够在被宗教局认可道名后带上“子”的道士，全国寥寥无几。那都是实打实的修道人士。

抱阳子的俗名姓王，大名王鲲鹏。是湖北湘西川东一带最著名的术士。比他的师父赵一二，更加赫赫有名。

申德旭想了一会，对治水的年轻人说：“王鲲鹏当年我在北京见过一面，他现在放弃了职位，也不能怠慢，我还是专门写个纸条请他来吧。”

说完就写了一个纸条，跟刚才的发布的命令不同，他写了很久。

一个长航局的水手知道王鲲鹏的厉害，好奇的问治水的年轻人，“你说你老头，当初有恩惠给王鲲鹏的师父，王鲲鹏会认这个帐吗？”

“会的。”治水的年轻人说，“一定会，他和他师父一样，都是一诺千金的人，而且他们师徒两个人，都不愿意欠人的人情。”

“他师父赵一二我也听说过，”水手说，“当初在宜昌蛮厉害的，就是脾

气不好，他本事那么大，你老头怎么有机会帮他的忙。”

“赵一二当年本事厉害，但是人很穷，”治水的年轻人说，“有段时间没有钱吃饭，人也生了病，得了肝炎。我老头看不过去，就收留了赵一二。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反正在水上做事的人家么，不愁吃喝。赵一二也不客气，天天就躺在我老头的船上睡觉，我爹也有点本事，捞了十几条菊花鱼给他炖汤。其实赵一二自己会治病，就是没钱买菊花鱼做药引，你也晓得菊花鱼有多贵撒，十几年前，就是一百多块一斤。赵一二病好之后，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老头说，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你的人情了，看来只有以后我徒弟来还。”

“就这么一句话，你也信？”水手问，“那赵一二忘记跟他徒弟说了怎么办？”

年轻人说：“吃我们这碗饭的，都要面子，说了的话，就一定兑现。他们门派的人都骄傲得很，我说有，王鲲鹏就肯定会相信。”

这边在说话，那边申德旭把邀请函已经写好了，递给了治水的年轻人。年轻人拿着信函就下水，冲锋艇都没有要。看来是祖祖辈辈在长江上混饭吃，水性好，时间紧迫，干脆就不坐船上岸了。

年轻人走后，长江上安静下来，漩涡也没了。但是江面上开始刮风，申德旭不停的看着水面，仿佛要把江水看穿，一直看到江底的那个铁板一样。

三小时后，天亮了，太阳升起来。已经封锁的江岸开过来一艘冲锋艇。申德旭连忙走到船舷旁边等着来人上船，他叫来的帮手也恭敬的站在他身后，想看看在鄂西首屈一指的术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治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了，中等身材，穿一身商务夹克，还是“金狐狸”的，年轻人带着一个金丝眼镜，脸上坑坑洼洼的有痘疤。看不出来有什么大师风范。

大家都在怀疑来的人是不是王鲲鹏的时候，申德旭突然向这个年轻人行了一个道礼，年轻人也回了道礼。

看来真的是王鲲鹏无疑。所有人都好奇的看着王鲲鹏，实在是没想到曾经风光一时又退隐的术士，竟然这么年轻，还是一副生意人的打扮。但是所有的质疑，在王鲲鹏上船后不到一分钟就全部烟消云散。王鲲鹏跟申德旭打了招呼，又跟其他所有人点头示意后，马上走到船边，看着江水下面。

看了一会说：“风马上就停了，停了就要起雾。”然后就站着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果然片刻之后，江面上起了晨雾，完全没有能见度。打捞的工作更难。申德旭有点着急，走到王鲲鹏跟前说：“下面的铁板到底是什么东西？”王鲲鹏看了很久，对申德旭叹了口气说：“我的意见是停止打捞，我的能力就是让所有人都活着离开，只能做到这点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长江上过了一辈子的，可他们完全不明白王鲲鹏在

说什么，但是看着王鲲鹏一本正经，不像是在敷衍申德旭。

那个老水鬼上来之后，冷得厉害，又喝了一斤酒，人已经有点醉了，就大声问王鲲鹏，“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来了这么多人，空着手回去啊。”

王鲲鹏就说：“你快点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

水鬼就说：“你什么意思？”

申德旭知道王鲲鹏绝对不是在说瞎话，就上去把水鬼的上衣扯下来，扯下来才看到水鬼的背心皮肤上挂了密密麻麻的鱼钩，不晓得有几十上百个，只有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没有鱼钩，但是一个青黑色的手掌印子。

所有人看见了，才晓得水鬼在水底下遇到了事情，但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老水鬼了，对水下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能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身上被下了上百个鱼钩，都没有察觉出来。

“还是那句话，”王鲲鹏说，“我只能保证现场所有人安全离开。”

申德旭还在犹豫，长航局的那个老船工突然喊出来了，“江渝四号当年也是处船，当天也是这么大的雾！”

这句话说了之后，船上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江面上的能见度已经不超过三米了。别说处于现在这种环境，就是寻常时候，航道也是禁止通行的。但现在情况是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失灵，电话也打不出去。岸上想营救也找不准方向，反而可能会引起船只碰撞。

而且大家已经能够感觉到船体开始倾斜的厉害，在开始绕圈移动了。

“太可惜了。”申德旭说，“这么好的机会。”

王鲲鹏看见申德旭妥协了，就对申德旭说：“你把姓黄的叫过来。”

申德旭笑了一下，知道什么都瞒不住王鲲鹏。于是把一个年轻人喊来了，这个年轻人打从上船，没说过话，也没做过什么，但是既然叫来了，肯定是有来头的。

王鲲鹏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爷爷还好撒？”

“死了，半年前，”年轻人好奇的问，“你认得我？”

“认得。”王鲲鹏笑了笑，“你们家的黄莲清跟我认识，把你身上的东西借我用用。”

黄姓的年轻人愣了很久才说：“那东西在我身上。”

“我知道，”王鲲鹏说，“你站在船头就行。”

申德旭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王鲲鹏轻松的说：“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没想到是秀山有名黄家的后代。

现在来介绍一下川东鄂西地区的端公神棍术士的背景。

川东鄂西，最早是夔人和巴族聚居的地方，后来楚国强盛，延续了夔人好巫术的风俗。长江是这个地区的命脉所在，所以很多术士的法术都跟长江有关。

比如申德旭，算是官方安插在长江三峡流域的一个高级术士。但是民间的术士，也不见得认可他的能力，只是忌惮他的政府背景。那些跟

着申德旭过来的人，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毕竟他们要在申德旭手下混饭吃。

但是民间的术士，也有很厉害的人物，比如王鲲鹏。王鲲鹏的身份更加特殊，当初他的师父是个奇葩，秉承的一个很偏门的门派——诡道。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当年在鄂西地区非常有名，脾气很古怪，身份也很神秘，听说之前是北京一个大学的高材生，某年闹事，跑了，失踪几年后，再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诡道的传人。赵一二找的弟子王鲲鹏也很奇怪，竟然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律师。

一般做术士，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端公么，都是乡间的土著，有的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乡村范围，所以王鲲鹏和他的师父赵一二，算是另类了。但是读书多有读书多的好处，那就是他们都很聪明，法术也高超。王鲲鹏后来还被某个部门弄到北京做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只是后来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赵一二死了，王鲲鹏因为报仇，得罪了人，事情闹的不可开交，不能收拾了，才回来，隐姓埋名。

但是赵一二当年虽然在湖北这边很厉害，他们师徒两人很少去川东和湘西地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和鄂西虽然接近，但是是另外几家的地盘。

现在说了也无妨，反正后面也会慢慢提到这几个家族和门派。鄂西、湘西、川东这三个地方，相互邻近，这个三个地方本来就是以前巴国的旧地，从来就有巫术的传统。

到了近现代，逐渐有四个家族和门派渐渐显赫。湘西有两家，一家是赶尸养尸的魏家，魏家的手艺不传外姓，传男不传女，但是人丁旺盛，

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北部。湘西还有一个门派，也是声名远扬，就是放蛊的苗家门派，放蛊的都是女人，不是家族延续，都是一辈子不结婚的女子把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川东两家，一家是靠近长江的犁头巫家，犁头巫家听说和川西的青城派有一点渊源。

这个家族也很奇怪，家族的人都姓钟，家族也很大，不过他们也收外姓徒弟，所以很多端公在说自己的师门的时候，都会说手艺来自于犁头巫家。包括鄂西的很多端公都是犁头巫家的传人。

而重庆秀山的黄家，就是个大家族，虽然他们不毗邻长江，但是他们家族有好几个最厉害的看家法术。他们是唯一能通五行阵法的家族。按照如今的说法，就是五项全能法术门派。这个非常厉害了。他们黄家的名字都以五行为名，比如当年厉害的有黄铁焰，黄松柏，黄莲清，现在黄家是黄溪做族长，可以明白黄家现在水德最为突出，也就是说跟水有关的法术一宗占了上风，而黄家治水术最知名的，就是黄家的避水符。

这也是为什么申德旭能把黄家的子弟叫来的原因，因为黄家的避水符，已经尽人皆知。

呀吼~

王鲲鹏对黄家的那个年轻人说认识黄家的黄莲清，就是黄家之前的族长。黄莲清和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有旧交，所以王鲲鹏认得，所以才说出了“有黄家的人在，铁锁横江也没什么。”这句话。

现在要说一说鄂西地区的门派了，鄂西地区相对靠近中原，所以很难发展出刚才说的魏、苗、黄、巫四家的势力。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鄂西出了一个民间的门派叫诡道，诡道这个门派也很古怪，就是几乎没有入丁。

这个门派的传承更加好玩，就是每一代只能收两个弟子。两个弟子中，只有老大能再收两个弟子，老么就只能收一个，而且两房经常为了掌门的信物蜈蚣掐架，掐着掐着，其中一房就没了传人。到了王鲲鹏师父这一代，就只剩了金旋子和赵一二。

长房金旋子的大徒弟叫楚大，小徒弟叫金仲。

么房赵一二死前两年急吼吼的收了王鲲鹏做徒弟。

但是蜈蚣却在么房赵一二和王鲲鹏手里传承，两房一直关系都不好，师兄和师弟斗了十几年，楚大都被赵一二给收拾了。结果金仲和王鲲鹏关系也不好，这个门派一直不旺盛。

但是内斗归内斗，赵一二的本事太厉害，凭借一己之力，硬是把诡道的门派在鄂西地区独树一帜，能够和其他四个家族分庭抗礼。秀山的黄家、犁头巫家、放蛊的苗家，赶尸的魏家，都对赵一二十分的钦佩。这就是五大门派的背景。

如今往事如烟，老一辈的人死的死，没死的也病的差不多了。黄家是黄溪的做了族长的位置，听说本事比黄莲清差很远。犁头巫家的人也很少有消息，苗家和魏家仍旧是老样子，安安分分在湖南，很少离开自己势力范围。

诡道这边，金旋子和赵一二都死了，金仲的本领比不上王鲲鹏，也赌

气跑了，杳无音讯。王鲲鹏也半退休状态，不再像前几年那样，什么事情都闹的天翻地覆。只要是这一代的端公和神棍，只要听到赵一二和王鲲鹏两师徒，第一反应就是竖起大拇指，“厉害！”，第二反应就是摇头，两师徒都是大闹天宫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物极必反，都没有好下场。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倒还罢了，他们都是天生不带本事的。

这个又要细说了，做端公神棍，玩巫术的，基本都是要有从娘肚子里带来本事的，说简单点，就是特异功能。比如申德旭带来的人，有的靠手掌能看水，有的在水底下能靠肛门呼吸，有的能靠鼻子闻出天气变化，这就是天生带来的本事。

但是赵一二和他的徒弟王鲲鹏，是什么天生的能力都没有，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出身，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术士的级别，还是术士中最厉害的那种。王鲲鹏比赵一二更进一步，被道教协会的封了“抱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道教里最高地位真人之一，放在古代，就是要成仙的前奏。不过成仙什么的都是扯淡了，只是表明王鲲鹏实际地位非常高，比申德旭要高。

所以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铁板肯定是捞不起来了，只能把大家安全的带出这个“铁锁横江”的阵法。大家是很相信的。

王鲲鹏把黄家的年轻人安排到了船头，突然两条船都不摆动了，而且船头开了水道，船体划开水面发出轻微哗哗的声音，也不让人刺耳。

这就是黄家避水符的厉害地方吧。

但是江面上浓雾仍旧没有散去，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王鲲鹏没有说离开险境，大家也知道事情还没完。

王鲲鹏看见黄家的年轻人紧张的很，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黄坤。”年轻人轻声的回答。

“黄坤。”王鲲鹏迟钝的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好像在想什么。

浓雾越来越密了，到了连面对面都无法看清对方的地步，雾气里的水分已经把所有人衣物和头发浸湿，黄坤冻得瑟瑟发抖。

王鲲鹏问：“你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事情？”

“没有，”黄坤回答，“以前都是我爷爷出面。”

王鲲鹏“哦”了一声，然后说：“你爷爷把你隐藏的挺好，看来是要让你去顶替黄溪。”

“我堂兄，”黄坤说，“不可能的。我爷爷都不和本家来往很多年了。”

王鲲鹏摇摇头，“你家老爷子真是厉害，临死前都不肯吐露实情。”

黄坤懵了，根本不知道王鲲鹏在说什么。

突然船上有人在惊呼，“怎么是红的！”

黄坤这才看到，自己和王鲲鹏身上浸润的水汽，贴在身上，已经变成了血水。与此同时，浓雾中隐隐有了杀伐呼喊的声音。

“红水阵。”王鲲鹏对着黄坤说，“当年我差点死在这个阵法里。”

申德旭本来就离的不远，听到了王鲲鹏说出了“红水阵”这个词，心里一紧。心里回忆了一下王鲲鹏的辈分，对王鲲鹏说：“王所长，听说你

命中怕水？”

“是的。”王鲲鹏回答说，“但是上次也是黄家的人帮了我。”

忽然船体碰撞了什么，申德旭立即大声问：“是不是搁浅了，是不是撞到礁石？”

长航局的水手立即回答：“没有，船还在正常移动，只是左侧撞上了什么东西。”

所有人都冲到了左舷，王鲲鹏对着黄坤说，“你不能动，在这里呆着。”长航局的人立即把航灯打到左舷，这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物事，正在慢慢向着远处漂浮。

这个东西是方方正正的长方体，十几米长，所有知道宜昌往事的人，心理都明白，都沉默了，不再呱噪，那是一辆长途汽车，从客车的外壳来看，是十几年的客车模样，当年一辆客车从下游的红花套渡口，在渡船上沉入了长江。听说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长江上也是一片浓雾，长途汽车满载着七十多人，悄无声息的从渡船上滑进了长江。渡船靠岸了，才发现长途客车已经消失。推测的事故原因，是司机没有拉手闸，还有渡船的前方挡板没有提起来。

现在这辆客车，在江水里浮浮沉沉，每个窗口都冒出半截尸体，两手早已僵硬，保持着举起的姿势。这个十几年前沉入江水的客车，在众人面前漂浮一会，然后带着满车的尸体，又在浓雾中消失。

现在所有人都彻彻底底确信王鲲鹏刚才的承诺了，他只有本事，把大家安全带离开这个河段。

因为这是王鲲鹏刚才没有说明白一句话，他们在江面上打捞铁板，触动了一个阵法。

连续出现了两艘在长江消失多年的失事车船，事情恶劣到了什么地步，不需要王鲲鹏解释，大家也明白现在的处境有多险恶。都是在长江上混迹了一辈子的人，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

王鲲鹏回到船头，看了一会，对申德旭说：“掉头。”

申德旭不敢怠慢，立即指挥船上的轮机长掉头。滚装船慢慢的掉头，但是江水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洗盘，紧紧附着船底。船身艰难的一点一点转向。

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王鲲鹏和黄坤的脸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流淌的汗液，从红色的水渍中冲出两道痕迹。

船身终于一百八十度转向，王鲲鹏长长叹了一口气，“出来了。”

这句话一说完，滚装船好像挣脱了什么束缚，立即在江面上快速的前行起来，几分钟后，江面上的大雾散尽。

申德旭辨明方位，看到滚装船已经开到了宜都的河段，距离打捞铁板的方位过了几十公里。

王鲲鹏走到申德旭旁边说，“打捞铁板的河段，需要再封锁两天，还有，需要封锁消息。”

“你担心什么？”申德旭问。

“我担心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王鲲鹏解释，“会有大麻烦。”

申德旭思考一会，对王鲲鹏说，“待会回市区了，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王鲲鹏看了申德旭一会，“我就知道你肯定发现了什么。”然后回头对黄坤说，“你也来吧

打捞铁锚的事件就在申德旭的指挥下就此了结，相关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上级单位的保密命令。当然都有一定的经济补偿。

申德旭把王鲲鹏和黄坤带到了位于胜利四路的三峡水文管理处，在食堂下方，有一个秘密的会议室。申德旭支开下属，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小心翼翼的关闭门窗。从怀里拿出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是长江断流的时候，长航局一个年轻水手，照了一张照片的那个手机。

申德旭把手机上的存照递给王鲲鹏看，王鲲鹏看了之后，身体僵硬，很久没有说出话来。黄坤也凑过头看了，就是看见一个巨大的铁板，照片还没有显示出铁板的全部。他什么蹊跷都看不出来。

“我需要放大。”王鲲鹏说，“这张图片太小了。”

申德旭早有准备，立即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到了会议室的电脑里，然后这张分辨率很低的图片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王鲲鹏仔细看了很久，“太模糊，分辨率太低。”

申德旭开始快速的利用软件修复图片，图片变得清晰了很多。在一旁的黄坤现在也看清楚了，他看到图片里铁板上镂刻着一个图案，类似于星图，有好多圆点，而圆点之间用直线连起。圆点和直线构造的图形，非常奇怪。

“不是二十八星宿图。”黄坤说完，突然住嘴。

可是已经晚了，王鲲鹏和申德旭两个老江湖，立即看着黄坤，但是也没继续追问。

申德旭说：“也不是河图洛书和梅花易数的图案。”

王鲲鹏仔细研究了很久，才慢慢的说：“这是一个围棋的残局。”

“但是，”申德旭看来也是一个懂围棋的人，“围棋的格子不该是方方正正的吗，而这个棋局的模样并不规则。”

“对，”王鲲鹏又看了一会，“这是一局‘珍珑’，但是这个棋局，被人为的扭曲了棋盘的对称。”

申德旭看着王鲲鹏，“你对围棋有兴趣？”

“何止是兴趣。”王鲲鹏苦笑，把手掌伸到申德旭的面前，申德旭看到王鲲鹏的食指缺失了一截。”

“诡道的规矩，”申德旭强压着震惊，“你的师兄金仲干的？”

申德旭猜对了一半，王鲲鹏的师门诡道一直很诡异，几千年来，长房和么房不停内斗，最残酷的时候，为了争夺司掌，对另一房斩尽杀绝也不鲜见，所以诡道的门人一直不兴盛。所以后来一个诡道的门人，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门人相互争斗，不再用法术以命相拼，取代用对弈来解决争端。但是诡道的杀气仍旧不减，对弈的赌注，就是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所以诡道的传人，几乎都是残疾，缺一根手指，算是运气很好了。当年王鲲鹏的师父赵一二和金旋子两房相争，赵一二毫不客气，让金旋子跛了一条腿，一只眼睛，最后还坏了金旋子的一个耳朵，彻底败了

金旋子听弦的法术。

“你的手指，”申德旭谨慎的问，“是金仲……”

“不是他。”王鲲鹏笑着摇头，“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傻逼。”

“你们诡道有人能让你输一次，”申德旭非常奇怪，“除了金仲，我想不出还有人有这个本事。”

“先不说这个，”王鲲鹏说，“这个‘珍珑’的棋局，可能关系很重要，这个消息已经隐瞒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在那个人出手之前，解开这个棋局。”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申德旭问，“看来和你有渊源。”

“勉强能扯上一点渊源吧。”王鲲鹏说，“其实和所有道士都有点渊源。”

申德旭追问，“你害怕的对头，我猜到是谁了。”

王鲲鹏说，“这个棋局我倒是能破，但是你也看到了，棋盘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需要有个懂算术的人来破解棋盘。”

“你们诡道擅长的就是算术，”申德旭说，“你不正好。”

“我还不行，”王鲲鹏说，“这个棋局，一定是一个能掌握水分、晷分、听弦、看蜡、算沙的人才能做到。”

“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申德旭笑了，“我记得赵一二也只会三门。估计你也只会三门。因为听弦你是不可能学会的。算沙从来就没人能学会。”

“不说这个了，”王鲲鹏苦笑，“我还是先说说棋局吧。”

“棋局到底有什么关系？”黄坤插嘴问。

“因为很久之前，连道教都不存在的年代，有几个非常厉害的人，凭借棋局的变幻莫测，领悟了兵法精髓，成就了一个大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奠定了中国道教的基础。”

“照你的说法，”申德旭说，“那应该是东汉之前的事情了。”

申德旭这么说，是常识。中国道教第一次成为宗教，是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在此之前，是没有道教的说法的。

“关系重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这件事我们都被卷进来了，我必须跟你从头说清楚。”

申德旭点头，“明白。”

王鲲鹏坐下来，对着黄坤说，“你也要听，这个对你也很重要。”

四 王鲲鹏说的棋盘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正分

从前，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个小孩，按照现在的年龄来看，他的年龄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孩，但是那个年代，他已经算是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了。

这小孩的父母是逃难到这个楚地城邑的，然后不久就都去世，小孩也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身世和来历。所有人只知道，这个小孩的父母，不会农活，不懂经商，不会手艺，也很少跟旁人打交道，所以双双穷困潦倒，贫困而死。死前给小孩的唯一遗物是一柄长剑。

于是当地的居民就推测，这个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贵族，因

为秦国统一后，倾巢之下难有完卵，战国贵族都纷纷逃离避难，这种事情稀疏平常。在那个年代，只有贵族是能佩剑的。

小孩父母双亡之后，仍然住在城边一个破屋子里，他应该有十二岁吧，或者是十三岁。他不肯给当地的富户为奴，也不接受官府摊派的土地，每天就拿着鱼竿到河边钓鱼。靠钓上来的鱼拿到集市去卖，勉强维持生计。当时秦朝统一列国，经历了常年的战争，像他这样的孤儿，数不胜数。所以时间长了，居民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觉得他和别的小孩有点不一样。

每天清晨，居民都看到这个小孩，提着鱼竿，背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长剑，慢慢走到河边，然后坐着钓鱼。钓鱼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画横竖的格子，然后不停的在格子上比划。

这个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技艺，如果居民们知道这是“弈”，他们应该会很肯定这个小孩是贵族遗孤，因为“弈”这种技艺，只流传于上流贵族之间。

小孩每天在河边只做两件事情，一件是钓鱼，一件是自己和自己对弈。直到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竟然会对弈。那个人是当地的亭长，略通弈理，于是亭长很好奇，就和小孩在河边对弈了一局，结果被小孩杀的片甲不留。

亭长感念这个小孩的棋艺，看着小孩食不果腹，就常带着小孩回家吃饭。并且询问小孩的身世。小孩却缄口不言，吃了饭，就深鞠拜谢亭长，又回到河边钓鱼，自己下棋。

亭长觉得这个小孩是很奇怪的人，于是忍不住给自己的同僚说了这事，

于是这件事情在城邑里知道的人很多。

一段时间之后，一个老头路过城邑，来到了河边，问小孩，“听说你会对弈？”

小孩点头，他本来话就很少，一般童年就命运坎坷的人，脾气都很古怪。老头也不多问，在河边的地上画了纵横十三道，小孩一看，也不再多说，在势子上画了一个方框。老头紧随着也在势子上涂了一个黑框。两人下了七手，小孩把地上的棋盘抹去，“输了。”然后坐到鱼竿旁，盯着水面上的鱼漂。

老者没走，和小孩一起，坐在河边。过了很久老者说：“一个时辰内，你钓不上来。”

小孩继续看着河面，一个时辰后，小孩站起来，看着老者，“再来一局。”

老者用身上的佩剑在地上画了十三道。然后在四势子各自画了对称的四个虚实方框。

小孩在对方的平位旁落了一点。老者并不纠缠，在自己的入位落了一圈。十三手过后，小孩说：“我又输了。”

现在小孩对老者感兴趣了，他打量老者，老者穿的衣服很考究，不是麻布。而且他配着长剑，剑鞘纯黑，小孩其实是明白的，秦朝尚黑。老者问小孩，“你姓什么？父母在哪里？”

“父母死了，庶民没姓氏。”

“亭长说你姓韩。”老者说，“你父母不是庶民。”

小孩看着老者身上的黑色的剑鞘，可以猜到剑鞘里一定是一把精粹的宝剑。小孩忍不住把自己身上的长剑往身后挪了挪。他的剑没有剑鞘，而且由于身材的关系，长剑比他的身体短不了多少，无法遮掩长剑。

“喜欢下棋？”老者问。

小孩点头。

“我教你，”老者说，然后把地上的十三道抹去，重画了十五道，依旧四星布子，小孩先落。

小孩看了看已经变为十五道的棋盘，变化已经多了千倍，小孩在平位五路落子，老者飞快的在平位七路落子。天空立即布满乌云，太阳隐没。

老者十一随手落子，棋盘上黑色宝剑向小孩头顶砍下，小孩勉强撑起长剑格挡。长剑掉在地上，黑色剑鞘的顶端在棋格的上位十四路落子。

小孩输了，但是比刚才的十三路棋路多支撑了八手。

“明天我再来。”老者离开。

小孩继续钓鱼，在傍晚提着钓上的鱼拿到集上贩卖。第二天，老者如约而至。

当时有路过的居民，看到河边，竟然乌云密布，传来轰隆隆的闷雷声，似乎能听见兵戈的声音，但是走近了再看，只是一老一少两人跪在地上下棋而已。

一个月后，已经是纵横十七道，七十六手，小孩的长剑砍到了老者的

头顶，老头只能把把宝剑抽出黑色剑鞘。挡住长剑。小孩收手，胜负已定。

老者把宝剑回鞘，重新在地上画了十九道纵横。小孩吃惊的问：“没有这么多。”

“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老头说，“再加神鬼两道。”势子排布，老者说：“这次我先落子。”

老者落框，小孩立即发现天色立即昏暗不明，无数人影在四周呼啸。小孩随即落子接上，他独自一人在四面八方的杀气中苦苦挣扎。棋盘上的杀气，能把附近飞鸟野兽鱼虫都吓跑。

半年后，十九道纵横第二百三十一手，小孩调动无数白影，斩杀黑影无数。然后跪在纵横棋路旁，向老者告谢。

老者说：“你今后的成就，将远超过王翦。”

“王翦是你第几个弟子？”小孩问，他已经知道面前的这个老者，绝对不是普通人。王翦是带领四十万大军灭亡楚国的大将军。过了这么多年，所有人仍然对王翦心怀恐惧。

“我只有他一个弟子。”老者说，“你是第二个，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小孩看着地上的十九道，忽然明白老者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教我？”

“你过来，我告诉你。”老者招手。小孩站到老者跟前，老者在小孩耳边轻声说了两句。

小孩跪下来，“我答应你了。”

小孩知道了这个老者的身份和来历，当今世上做到真正战无不胜，部署秦朝军马粮草横扫天下的只有一人，就是王翦的授业师父——尉繚。而尉繚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对弈国手。尉繚找到自己也并不是偶然，秦帝国统一天下后，刺探消息的细作遍布天下，亭长把自己下棋的事情说给旁人听了，当然会传到官府细作的耳朵里。而且秦帝国所有细作的统领，就是尉繚。

现在尉繚已经把平生的本领都授予了他自己。小孩知道尉繚要走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尉繚竟然在向小孩恳求。小孩点头。

尉繚对小孩说：“记得你对我承诺吗？”

“不会忘记。”小孩磕头。

“那我送你一个名。”尉繚说，“信，你以前的名字不要再用了。”

小孩把额头触在地上，身体瑟瑟发抖，他知道现在稍微有所犹豫，就会身首异处。

尉繚偏着头看了韩信很久，然后说：“我本来已经犹豫，已经想在你学成之后再杀掉你……”

“不敢忘。”韩信再次磕头，如芒在背。

尉繚猛地把长剑抽出黑色剑鞘，韩信听见，身体发抖。结果看到黑色的剑鞘扔在自己的面前，再抬头的时候，尉繚已经走远，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十分的萧索。韩信等到尉繚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把自己的长剑慢慢的送入剑鞘，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专门为自己的长剑打造一般。

今天没了

就在这个叫韩信的小孩从尉繚领悟到对弈最高境界后不久。博浪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秦帝国的轰动。一个别人称呼他为公子良的人，开始了对秦帝国的第一次反抗，这个时候，韩信还在钓鱼，自己和自己对弈。刘季还在沛县喝酒胡闹。项羽正在学习兵法和剑法。

公子良选择博浪沙是有原因的，博浪沙北面是黄河，南边是官渡，中间一大片丘陵，道路在丘陵中蜿蜒延伸。公子良已经打探到消息，秦始皇巡游的回程，这里是必经之地。奢华的车队慢慢行驶过来，丘陵的地形让车队的速度减慢，公子良和力士趴在距离官道一百步的一个土坡上。

公子良紧张的看着远方，然后对力士说：“来了，你看清楚，认准了六匹马拉的车。”

“明白。”力士回答。

公子良等这一天很久了，要做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他游历天下，终于在沧海君的帮助下，结识了力士。天下能把一百二十斤的铁椎扔出百步之外的，只有力士一人。

博浪沙地处险要，只有一条必经之路，并且由于地形的关系，任何车队在这里就会减慢前行速度，公子良花了多年，才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需要等，等着始皇帝从这里经过。如果始皇帝永

远不东游，他前面两个准备，就完全没有意义。但是这一天，终于让他等到。

车队的先头士兵已经开始从经过，力士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手里紧紧的攥着铁椎的锁链。公子良向力士摆手，“很简单。”

他不想步荆轲和秦舞阳的后尘。

第一辆车经过，力士立即站起来，用手挥舞起手中的铁椎。

“别扔！”公子良马上阻止力士，“第二辆也是六匹马拉车。”

第三辆仍旧是六匹马，第四辆、第五辆也是……

力士大喝着问公子良：“马上就全部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机会，到底是哪一辆？”

公子良脸色苍白，心里明白，除了李斯和尉繚，没有人能说动始皇帝，让每一辆车都用六匹马来拉车。

力士的声音引起了始皇帝车队守卫士兵的注意，一队骑兵已经朝着公子良和力士的方向飞驰而来。

“黑色华盖，黄色车辕的那辆！”公子良再也不能犹豫。

力士手中的铁椎高高飞起，随即击中那辆奢华的车辆，车辆破碎，四分五裂。所有的士兵遇到这种变故，但是没有慌乱，靠近车辆的士兵围住身边的帝车，其余的士兵快速列队向土坡这边飞奔，骑兵已经距离公子良和力士六十步。

公子良和力士飞快的钻到土坡后方的芦苇丛中，浩荡无际的芦苇荡，是一个绝佳的容身之地。但是力士的身躯魁梧，头顶冒出芦苇，军士

看得清清楚楚。

力士对公子良说：“我向东，你向西。”然后在芦苇荡里狂奔。公子良向力士拱手，弯着腰跑向芦苇荡西边。力士引去大半军士追捕。公子良侥幸从西边的芦苇荡离开，回头看时，几十个军士已经把力士围在正中，力士凭借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不停坚持……

这是张良对抗秦朝的第一次尝试，这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以他现在的的能力，一定不能撼动秦朝的根基，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才能为韩国报仇。只是他没想到，他今后真的得偿所愿，学到了天下最高深的纵横之术。

世间的万事都很巧合，博浪沙，燃起了通天的大火，这是秦始皇在剿杀可能存在的刺客，在博浪沙方圆几里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当做刺客处死。大火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平，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的刺客，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和伙伴，但同时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市镇上的所有人都张望观看。已经有很多人跑过去看个究竟。陈平正在宰中家里做客。宰中立即跳起来，对着陈平说：“始皇帝应该在七日后从我们这里过境。”

陈平坐着不动，“现在就到了。”

“我得去看看。”宰中连忙换上一身官服，牵来马匹，带着随从准备离开。陈平正要阻止，却又强按捺住这个冲动，眼睁睁看着宰中奔向北方，然后慢慢走回家里，阻拦正要出门的长兄，“今天那里都不能去。”

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整夜都火光通明，映的北边的天空红彤彤的。宰中没有回来，还有一些去查看的百姓也都没有回来。从早上开始，秦军在市镇上大肆搜索，军马喧嚣。

如陈平的预料，接近博浪沙方圆几里的任何人都全部被坑杀，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陈平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嫂说：“有人在行刺始皇帝。”

博浪沙大火几天之后，陈平家的仆从说有个老人谒见。陈平问老人穿的什么衣服。仆从说身穿黑色丝布，黄色滚边，带着一柄没有剑鞘的长剑，长剑上有流水的花纹。

陈平听见，立即披上衣服，飞奔到门口，边走边整理头上的帽子，亲自迎接。见到老者之后，跪拜在老人身旁，头不敢抬起，陈平知道，第一眼就看到了老者佩戴的一柄长剑上面刻着黑色的龙纹，而剑身隐约泛着红光，这是名剑“赤霄”。天下唯一有资格佩戴这柄宝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尉繚。陈平只是奇怪，为什么尉繚佩戴的赤霄，没有剑鞘。

尉繚慢慢走进大堂，陈平跪着跟随尉繚进屋，并且支开所有家人。

“阳武的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尉繚转身，问陈平。

“去了回不来。”陈平从见到尉繚开始，说话不敢抬头。他明白，一定是宰中在临死前，提起过自己，并且引起了这个秦朝军事统领的注意。

“听说你家里很穷，但是仍旧到处游历，不事生产。”

“兄长资助。”陈平继续说，“妻子是富贾的孙女。”

“死了五个丈夫的寡妇。”尉繚问。

“夫子已经都知道了。”

“听说你处理丧事上认识的张负？”尉繚说：“他把孙女嫁给你，还借给你财货。”

“夫子都知道了。”

“听说你在祭祀上分肉给大家，大家都说你公平……你还说过什么话？”

“不敢说。”

“分天下也一样。”尉繚继续说。

陈平把头抬起，身体战栗。

“你信奉老黄还是儒墨？”

“不结交儒生。”

尉繚突然又问：“你愿意做我的弟子吗？”

陈平把胳膊伸直，整个身体平趴在地上。

“我传你的东西，永远不能给旁人说起。”尉繚停了停再说，“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

“诡道？”陈平再次把头抬起来。

尉繚在陈平家里住了半年，每日两人就不停的交谈，从卯时讲到子时。日复一日，终于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陈平发现尉繚走了，在给他讲课的榻上，留下了那柄赤霄宝剑。陈平整知道尉繚不会再回来了。

是的，陈平就是秦末汉初的诡道传人，从尉繚的手中接过了司掌。但是他不知道，尉繚在传授他诡道之前，已经收了另一个弟子，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小孩。这个小孩也将是他的战友，那个叫韩信的小孩，将与他，还有张良一起，并肩推翻秦帝国。但是韩信也将是他的敌人。而他们三人的命运，早被当今秦朝的三个最有实力的人物给安排好了。这三个人分别是李斯、尉繚、魏轍。这三个人共同奠定了秦帝国，但是他们也明白秦帝国大势已去。所以他们相互约定，他们努力了一辈子的帝国不能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必须要帝国维持下去，至于是谁来当皇帝，反而并不太重要。但是他们老了，不能再重复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平生所学，教授给传人。

商定好之后，魏轍几年前就离开，去寻找他要找的传人。而尉繚直到大秦帝国败相已定才离开宫室，他走出甬道。站在城门下，现在是黎明时分，他等待鸡鸣，城门开启。

李斯从城头慢慢走下来，“老师这次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尉繚坦诚的说。

李斯笑着说：“老师对陛下太不恭敬了。”

“以你的见识，也看得出来你的结局，”尉繚说，“卫鞅、吴起还有韩公子非。”

“我要做万世第一人。”李斯说，“古往今来帝王都不所能的事情。”

“你一个人做不到，”尉繚说，“我物色两个人，还有魏轍找的传人，才能做到。”

“我什么时候能知道是哪三个人？”李斯问。

“你死后。”

李斯愣住了，他明白自己的结局。

黎明中的第一声鸡鸣响了，城门打开。尉繚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诡道的师门限制，尉繚会收三个徒弟。诡道的规矩很奇怪，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

缺的那个，必须由魏轍去寻找了，也不知道魏轍现在找到没有，尉繚也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魏轍和李斯了，天下还要大乱几十年，而他相信，自己诡道的两个徒弟，还有魏轍的传人，一定是乱世中主宰天下的人物。

尉繚把诡道交给了韩信和陈平之后，消失无踪，从此再无记载。这就是诡道的来历。

四万零二十九进，一千三百五十七出

王鲲鹏把这一席话说给了申德旭和黄坤，两人都惊呆了。没想到王鲲鹏的师承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申德旭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知道王鲲鹏有个很大的对头，而且这次江底的铁锚和棋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许会引发王鲲鹏和那个对头之间的争斗。

而现在他们两人已经不可避免的卷入进来，不管自己乐意不乐意。

王鲲鹏指着电脑上的图片说：“这个棋盘需要一个懂得算沙的人来破解。”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问。

“有。”王鲲鹏说，“就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了。”

“还有人认为自己不存在。”黄坤忍不住笑了一声。

王鲲鹏声音低沉下来，“他还真的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人。”

五 诡道的术士和双瞳挂名

王鲲鹏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诡道挂名。现在再来说一下诡道的师承规矩。追根溯源，说的就有点长了。这就要从中国宗教源头说起。在汉朝之前，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概念的，诸子百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系统。

佛教是印度过来的，从汉朝逐渐慢慢渗透到中土，当汉朝开疆辟土，和中亚有了联系之后，佛教徒从西域进入中国的西部，在东汉就已经

有佛教徒在中原零星活动。到了南北朝佛教就发扬光大了。

伊斯兰教还在几百年后才出现，所以汉朝的时候，中亚还是佛教地区。

景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更晚。因为链接中西大陆的中亚地区，开始信奉的是佛教，后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过不来。

藏族地区有个苯教，没有什么影响力。现在也还有，不过已经被藏传佛教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方还有一个萨满教，不过北方极寒地区的宗教，非常原始。如果不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统一过中国，萨满教就根本没人知道。

中国本土宗教，现在统一的说法是只有一个，就是道教。但是道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统一的宗教，在三国之前，只有信奉黄老之术的说法。道教第一次真正的出现，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也就是黄巾军，这个道教第一次具备了宗教雏形。很厉害的，天下信徒太多，最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太平道”创建的时候，汉中也有个叫张修的人创建了“五斗米教”。

这个“五斗米教”就牛逼了，后来经过汉中的统治者张鲁发扬光大，从最开始的“五斗米教”和“鬼道”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

这个“道教”的出现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张鲁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因为他缔造了道教，就真的是宗教了。他尊奉老子为道教的名誉开山祖师。其实老子是道家，跟道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道教的名誉创始人。再就是张鲁把早期的跟道家有关系的书奉为经典，比如《道德经》，这也是道教名称的由来，并且把很多民间法术的名人统统纳入到道教体系里面来，比如他的父亲

张陵，就是一个，当然老子，庄子、列子、左慈、于吉这些人都跑不了啦。道教后期的继承者，就一个一个把那些更多的术士和经典书籍，都收进道教的系统，《庄子》《列子》《淮南子》就都是后期收录为道教的经典。

然后中国所有的跟鬼神打交道的民间巫术流派，也渐渐的融入到了道教体系。这就是道教的源头。

但是诡道，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创立，最早有记载线索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有详细记载的是秦末汉初的陈平。诡道一直到当今，也不承认自己被道教收编。诡道有着自己的法术体系，最擅长的是几个算术，有水分、晷分、看蜡、听弦、算沙。这几种算术，其他道教门派，也有会水分和晷分的，甚至看蜡和听弦，也不算是诡道独有，只有算沙这一种算术，是诡道独一无二的算术。不过听说只有当年道衍会算沙——道衍也是诡道宗师。这个算术，只是个摆设而已，勉强没有失传。

不过无奈的是，不管诡道的传人自己怎么认为，实际上所有知道的人都已经把诡道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系。并且诡道的门人做的事情，和遵守的规矩，都已经是在道教的大体系里了。再说了，诡道的技艺和法术也都是建立在黄老之学和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客观的讲，跟道教路数没什么区别。

比如王鯤鹏是诡道的一百一十七代传人，但是他在中国的道教也是有名的术士。“抱阳子”的称呼，他自己也默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在道教的身份。

现在开始说诡道了，诡道每一代只能有两个传人。但是也是有例外的，那就是在诡道几近失传的时候，有人能站在诡道的立场上，对诡道力挽狂澜，延续诡道。这个人也会被诡道认可。这就是诡道的挂名。不过这种人，就算不是诡道的身份，也是宗师级别的术士。

诡道到现在只有一个挂名，那就是宋朝的黄裳。凭借斩杀天下厉鬼，最后成仙的术士宗师。

诡道的介绍到此为止。

“诡道已经有了第二个挂名，”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是一个过阴人。”

“过阴人不就是你吗？”黄坤忍不住对王鲲鹏说。

王鲲鹏想了一会，慢慢说，“这个我没法解释了，因为我说不明白。只能告诉你们，那个会算沙的人，就是诡道挂名。”

“什么时候能把他请来，”申德旭说，“他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宜昌，他的本事倒是没什么质疑的，”王鲲鹏沮丧的说，“只是这人，稀泥巴糊不上墙，脑袋有毛病。”

“都当了诡道挂名，会五种算术了，”黄坤问，“怎么会脑袋有毛病。”

“这个，还真不稀奇。”王鲲鹏笑了笑，“黄裳在做诡道挂名之前，也是脑袋有问题的。”

阴长三尺二厘，宽三分七厘，青龙斜偏四寸

为了向申德旭解释诡道挂名的来历，王鲲鹏开始说起了黄裳的身世。

黄裳是北宋人，出生在福建剑浦。

福建多山，剑浦尤甚。黄裳的父亲黄员外虽然有上百亩田地，却零散分布在方圆几十里，山高偏僻，除了十几亩水田种植水稻，其他的都是茶园。几十家佃户多半以种茶叶为生，一年收上来的佃租并不丰厚，勉强维持乡绅之用。

黄员外每年清明收租，一直要收到端午，脚遍及所有山田，苦不堪言。好在黄员外乐善好施，租户都感激黄员外，从不拖欠佃金。若是年成不好，黄员外也不强索。

今年雨水特别丰沛，茶农都面有难色，黄员外只能照例减免三成。黄员外眼见今年的新茶成色都很不好，并且阴雨连绵，茶叶送不出去，租户很多都难以为续，干脆打算回家，等天气好转，放晴后，茶农贩卖茶叶有了收成再去收租不迟。

想到这里，黄员外就立即匆匆往回赶，家里的妻子即将临盆，需要一个主事的人在家中。黄员外四十岁无子，也没有循例纳妾。妻子求神拜佛吃斋茹素二十多年，才怀上第一胎，万万不敢怠慢。黄员外这个就要出生的儿子，就是几十年后鬼怪闻风丧胆的黄裳。

黄员外归心似箭，就忘了时辰，走到半路一个山涧，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后来干脆是倾盆瓢泼。黄员外躲在一个山洞里，等雨小一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

黄员外又走了一段路，雨虽然不下了，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

并且压的越来越低。黄员外本就是剑浦土生土长的人，山里的气候多变，他也不以为意。可是又走过一个山头，到了半山腰的时候，这才看到乌云已经压的非常低，而且乌云泛着一个暗红的光芒，这就让黄员外能够看到乌云和山顶都距离不远。

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就开始不停的发出闪电，枝叶状的闪电，一个接一个的从云层上向地面延伸，滚滚的炸雷越来越近。

然后黄员外就看到地上的走兽在飞奔，漫山遍野，四下逃散。路上倒了很多已经死去的野兽，看情形是被雷劈死的，黄员外这才明白，这是老天在雷击地上的妖物。一般走兽也会修炼成精，五百年渡一次劫，渡劫的时候，老天就会用天雷来击杀。修炼的妖物能够躲过，就成精，渡过一千年的就能成仙。黄员外从小就知道这个民间流传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自己也会亲眼看到雷击渡劫的场面，竟然是这么恐怖。

这时候，乌云上的红光渐渐聚集，集中成了一个圆形，黄员外忍不住仔细的去看，发现那个圆形隐隐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眼睛在乌云中，不停的游移，仿佛在仔细的查看地面，间歇一会，乌云就突然闪出一道闪电下来，击打到地面，距离黄员外只有十几步远。黄员外吓得慌了，连忙整理衣服，虔诚的跪了下来，不停磕头。隔了一会，再抬头的时候，才看见，刚才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两截绳索一样的东西。黄员外不愿意靠近，可是那个大树就在自己的必经之路上，黄员外鼓起勇气，继续前行，走到树下，才看到是一条巨大蟒蛇的尸体，挂在树上，蟒蛇身躯中段已经被雷击得变为两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焦枯。

这是一条渡劫失败的蟒蛇，看来那些路上死掉的走兽，就是被这条蟒蛇连累。黄员外又看了看头顶的乌云，那个眼睛仍然在不停的游移，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

黄员外心里怕到极点，走了几步，听到身后一声响动，看到两截蛇身已经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蛇头的一张嘴巴正在慢慢的张合，原来这条蟒蛇还没有死，黄员外吓得跳了起来。黄员外看了看蟒蛇，看到蟒蛇的眼睛正在望着自己流泪，蛇竟然能流眼泪，黄员外闻所未闻，但是很明显的，这条蟒蛇是在有求于自己。黄员外在看看天，发现乌云上的巨大天眼，不停的晃动，但就是不对着自己，黄员外明白了，这个天眼就是专门在寻找动物，放过了人。

想到这里，黄员外心里才略微安定。慢慢走到蟒蛇的跟前，对着蟒蛇说：“你一定是要我帮你什么，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就帮你挖坑埋葬你吧。”

蟒蛇似乎能听明白黄员外的话，就不再动弹。黄员外用雷电击断的树枝，在大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挖了好长时间，才勉强把蟒蛇的身体放进去，然后掩上泥土。用手拜了拜，才离开了。黄员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作者：豹子血 时间：2015-03-22 15:02:00

大家体谅一下，蛇哥一天到晚还要写剧本，还要拍电影，还要填别的坑，还要回复网友，还要处理那么多网络之外生活中的琐事，还要找

灵感，实在是太忙了。据我所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过了那么多苦逼的岁月，现在好成了有钱人，却连花钱都没时间，这种“有牙没锅魁，等有锅魁了，牙又掉光了”的痛苦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蛇哥，我最体谅你的痛苦，所以我从不催你，更想为你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琐事。以后你专心写字，有什么花钱糟蹋钱这样的粗活累活，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完成。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我还是穷人啊。。。。。。

做完这一切，黄员外继续往家里走，可是天上的乌云仍旧没有散去，那个红色的巨大眼睛依然在慢慢梭巡。而且天上又开始下雨。黄员外心里就想，刚才那个蟒蛇已经死了，难道还有什么妖物还没有被天眼找到？黄员外只能找地方再次躲雨，刚好看到前方山脚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小庙。于是就连忙拔腿跑进庙里。勉强找了一个不漏雨的地方躲避。

小庙废弃已久，没有住寺的和尚，庙顶都开了，透过裂缝，黄员外能看到天眼仍旧在慢慢梭巡。黄员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裤腿里有东西在动，用手去摸，发现自己的裤腿里缠绕了一截绳子，黄员外正要把绳子从腿上扯下来，手捏到的东西，却是滑溜溜的，这才发现，原来是

一条小蛇缠在自己的腿上。黄员外连忙踢动自己的腿，想把这条蛇甩下来，甩了一会看到蛇虽然不离开，也没有咬自己。黄员外恍然大悟，原来刚才埋葬蟒蛇的时候，这条小蛇就悄悄的爬上了自己的小腿，它是在借助自己，寻求保护。

黄员外看了看天上的天眼，心想好事就做到底了。干脆就留这一条蛇的命。

于是黄员外就往庙内躲了躲，看着天上的天眼在继续游移。闪电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天眼泛出的光芒，还是那么亮。黄员外打算就等着天亮，乌云自会散去，天眼也会消失。

等了一个时辰，乌云依旧，天眼也没有离开的意思。这时候，庙外的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黄员外对着那个人大喊：“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结果那个人并没有躲避，继续向着黄员外走来，走近了，黄员外看见这人打着一柄油伞，走进庙内，把伞收了，黄员外看到这人是个道士。这才明白，自己刚才的操心是多余的，这道士是人，不是妖精。当然不会害怕天上的天眼。

道士进来后，上上下下看了黄员外一遍，然后并排和黄员外站在一起，也看着天上的乌云。

道士的身材和脸色看起来是个壮年，可是在微弱的光线下，黄员外却发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是银白色的，因此看不出来这个道士的年龄。黄员外至少知道这个样貌奇特的道士，又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一定不是偶然。黄员外于是向道士拱手打了个招呼。道士也跟着回礼。然后两人同时看着庙外下雨。隔了很久道士说话了，“还有半个时辰，雨就会停。”

黄员外点点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和道士攀谈。天上的红色眼睛突然停留，似乎在盯着黄员外和道士。随即终于慢慢转动，然后天眼散开，消失在云层中。

“大人倒是好心。”道士上下看了黄员外，然后说，“可是有些事情做了，总是有点不好。”

黄员外知道道士在说什么，也不能辩解。

道士停了很久，对黄员外说：“本来是打算带你儿子走，看来要再等几十年，给你儿子送个名。”

黄员外一听，道士原来知道自己儿子要出生，连忙问道士，“什么名？”“裳”。道士说完就走了，“我和你是不会相见了，你告诉你儿子，我等着他。”

黄员外看着道士走远，心里默默的记住道士的话，然后拍怕小腿，那条小蛇，慢慢的滑出来，钻到角落里去。

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乌云也渐渐散去。黄员外继续赶路，道路泥泞湿滑，又走了一个白天，傍晚的时候才回到家中。

黄员外一路上净想着昨晚天上的天眼，和道士的事情。但是刚一进屋。管家看到黄员外就说：“夫人临盆，生了一天一夜，都生不下来。请来的两个稳婆都说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住了。”

黄员外立即把昨晚的事情给忘得干干净净，连忙跑到内屋，果然看到一群妇女在妻子的床前，气氛紧张。只有妻子断断续续的喘息声。

黄员外只能跑到正屋，给祖宗的牌位磕头上香。正在焦急的时候，管家突然闯进来，拉着黄员外往屋外跑，嘴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黄员外跟着管家跑到大门，也跟管家一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屋外站了好几百人，密密麻麻，而且团团把黄宅给围住。抬眼看去，还有很多人都慢慢的向黄宅聚集。这些人都是背对着黄宅，全部都是背影！黄宅里的狗开始狂吠起来，其他的牲畜也都惊慌乱叫。黄员外看着这些人，也吓得厉害，这些人都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然后靠近黄宅的这些人，慢慢转过身来——他们脸部枯槁，全部都没有下巴。

管家已经吓得呆了，身体在发抖。

这时候黄宅内屋突然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黄宅外所有的这些人全部跪下。就在黄员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阵风刮来，这些人全部消失，仿佛被风刮走了一般。

一个稳婆跑到黄员外身后，“夫人生了，是个儿子。”

“真的！”黄员外激动起来，就要往屋里走。

“可是公子没有眼睛。”稳婆拉着黄员外，“是个怪物。”

管家立即打了稳婆一个耳刮子，“胡说！”

黄员外边走边问，“夫人有没有事？”

“大人还好……”稳婆迟疑的说。

“别吞吞吐吐的。”黄员外急了，冲进房间。看到婴孩已经被一个丫鬟抱在手里，于是凑近了去看，婴孩的一张脸全是青紫，脑袋在生产的过程中被拉的老长，不知道是死是活，鼻子上上方一片空白，好像全部都是额头，让人看着心生恐惧，房间里的丫鬟都躲得远远，害怕这个怪物。

“憋气时间太长，”另一个稳婆对着黄员外说，“活过来也是个傻子，还是个瞎子。”

黄员外不理睬稳婆，走到夫人身边，夫人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勉强对黄员外说：“真是个傻子，我对不起你们黄家，你纳妾吧……”

“我儿子不会是个傻子，”黄员外想起了昨晚的那个道士。

“可是他的眼睛。”夫人指着刚出生的婴孩。

黄员外仔细的看着婴孩的额头，突然看到鼻梁上方的部位，婴孩的皮肤有点皱起，而且颜色灰白。黄员外用手指，轻轻触碰婴孩鼻梁上的皮肤，才发现是一张皮膜覆盖在婴孩的眼睛上，黄员外忍不住轻轻把皮膜撕下来。

婴孩突然大哭，眼睛也睁开。稳婆和丫鬟都看见了皮膜揭开后，眼睛挣得老大，这些女人都惊叫起来，婴孩不是没有眼睛，而是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黄裳，这个宋朝的术士宗师，天生双瞳!!!!

一千九百二进，十万十三出

六 申德旭和黄坤到底是什么人

王鲲鹏向申德旭和黄坤说诡道两个先辈，一个是陈平，一个是黄裳。但是这两个人身份还不一样，陈平是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的诡道传人。陈平在《史记》的陈丞相世家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是刘邦身边的谋士，给刘邦出了很多出其不意的计策，但是连司马迁都没有说明白，他是怎么去实施这些计划的。只是在最后引用陈平自己说的一段话：“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这就是当初尉繚告诫他的话，他用诡道的学识，让刘邦得了天下，但是他不能把诡道的阴谋做法用在治国之上。因为诡道是坤道，终究不能登堂入室，成为朝堂上的治国策略。

在陈平之后，很久都没有诡道的记载。唐朝道教兴盛，才有厉害的诡道传人出现。不过真正有线索证明诡道传人记录，就跟宋朝的黄裳有关了。

偏偏黄裳他还不是一个诡道的正统传人，仅仅是一个挂名。

申德旭听了王鲲鹏的讲述，就问王鲲鹏：“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在诡道之外，应该没有人知道。说明一定有很大的动荡要发生了。”

王鲲鹏说：“是的，这就是天意吧，刚好铁锚的事情，把你们两人都牵扯进来。”

“我的身份，你一定很清楚，”申德旭指着黄坤，“可是他，还是个学生。”

王鲲鹏看着黄坤说：“他黄家的人，我的那个对头，从前唯一忌惮的就是秀山的黄家。”

“我们黄家有这么厉害吗？”黄坤说，“我从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瞧不起黄溪。”王鲲鹏说，“的确黄莲清死后，黄家就开始势微，但是黄家兴盛了几百年，也不是一帆风顺，黄溪比你想的要有出息。”

王鲲鹏说的黄溪，就是黄坤的堂兄，秀山黄家的族长。黄坤也明白，王鲲鹏一定知道自己的底细，他的爷爷和黄莲清关系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开了秀山，到了长阳做一个普通的端公，一直到死。

“我爷爷和黄莲清到底有什么龃龉。”黄坤问。

“这就是我把你叫来的原因，”王鲲鹏说，“你们黄家跟我的那个对头，渊源很深，当初你爷爷本来是黄家的长房，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对头的缘故，你爷爷被黄莲清赶出了秀山。”

王鲲鹏对黄坤和申德旭抱了抱拳，“等着吧，该来的马上就来了。”

然后王鲲鹏向申德旭告辞，黄坤听王鲲鹏啰嗦了这些话，也不明白他

到底要说什么，只有一点是明白的，王鲲鹏在拉自己和申德旭入伙，对付那个对头，看样子申德旭是答应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对。

黄坤离开水文，回到学校。他是三峡大学水利学院的学生，家里的事情，除了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当地的端公之外，其他的都不清楚，他的父亲很忌讳谈论这些事情。一心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常人。

黄坤赶到水文，王鲲鹏和申德旭都在。

王鲲鹏和申德旭肯定是知道黄坤会回来找他们。黄坤看着这两个老江湖一脸轻松的样子，心里就明白，面前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出头，一个是四十多，而且都身份显赫。自己的年龄太小，在他们面前，菜鸟都算不上。

“我昨晚发生的事情，”黄坤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都知道？”

王鲲鹏笑着把黄坤招呼过来，然后在黄坤的肩膀上拍了拍，“黄松柏心思真的够深的，在你面前一点都没吐露。”

黄松柏就是黄坤的爷爷，黄坤心里更加清楚，自己的爷爷果然是非同一般，连王鲲鹏都这么惦记。

“你昨晚招惹的东西，”王鲲鹏说，“是从船上跟着你过去的，现在没事了。”

黄坤犹豫的说：“你说没事就没事了，你什么都没干啊。”

王鲲鹏点着笑的更厉害了，“看来你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黄坤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申德旭替王鲲鹏说了，“在湖北，论驱鬼的本事，如果王道长说自己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还真的不是第一。”王鲲鹏不笑了，“真正当之无愧的第一，是另一个。”

“你上次说的那个会算沙的人。”黄坤立即反应过来。

王鲲鹏说，“看来我没看错人，你比看起来机灵。”

“真的有人会算沙？”申德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我的兄弟。”王鲲鹏终于说了实话，“和黄裳一样，诡道 挂名。”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申德旭惊讶的脸部都扭曲了。

王鲲鹏没有接着申德旭的询问回答，而是对着黄坤说，“刚才我把你背着的九个水鬼都拍散了。”

黄坤刚刚松了一口气，王鲲鹏却又说：“可是你身上还有两个，这个我不能帮你。”

“是帮不了，还是不能帮。”

王鲲鹏犹豫了一会，“你得去找那个人来帮你。我就不管了。”

“他凭什么要帮我，”黄坤说，“你在耍我？”

“因为你是黄松柏的孙子，”王鲲鹏说，“你要做他的徒弟，他才会帮你。”

“算沙，算沙。”申德旭仍旧在喃喃的自言自语，“真的有人会算沙，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里。”

“算沙到底是什么法术，”黄坤问，“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王鲲鹏和申德旭对视微笑了一下，还是王鲲鹏来解释了。

诡道的算术，已经说过，分别是水分、暑分、看蜡、听弦，这四种算术，其他的门派都会。但是唯独算沙，一直在诡道内部流传，但是也没人会使用。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了算沙这个法术的人，才能算沙。这个人就是道衍，俗名姚广孝。

今天没了

开指徵角羽

道衍是永乐帝的国师，无论是道教历史，还是中国的正史，这个人都是一个极度牛逼的人物。他虽然行的是道术，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和尚。并且他师从席应真，而席应真，就是诡道在元末明初的诡道司掌。当年席应真经营诡道，在元末乱世顺势而上，成就也非同寻常，但是他遇到了命中的克星，道教的正统传人刘基。当时诡道招魂师席应真，道教大法师刘基，是最有本事的两个术士。

只是席应真辅佐汉王陈友谅，刘基辅佐吴王朱元璋。朱元璋和陈友谅都是真命天子，只是生不逢时，青龙白虎同时争夺天下。最后青龙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建立明朝，明朝修史的史官刻意剪除了陈友谅和席应真的记载，却对刘基的事迹详细记录。所以后世反而不知道席应真的厉害。

但是明朝真正最厉害的国师，却是席应真的弟子道衍，道衍用自己的行动，替席应真报了一箭之仇。

事情从席应真和刘基最后的对决——鄱阳湖水战开始说起。

湖面上有几十上百艘大大小小的战船，大部分的战船都火光冲天。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战船上相互厮杀，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术可言，所有的人都杀红了眼，眼眶都跟映红的湖水一样。

一切都是大乱。

空中无数只利箭在往来飞舞，无数的人在拼杀。偏偏就有那么一支箭，在几十万人中，不偏不倚，射中了一个人的头颅。这种近乎于没有的巧合，让战争就此终结。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

席应真看着刘基。两人之间放着摆着一个八卦图，八卦图是用蜡烛摆布出来的，现在席应真这边的蜡烛已经全部熄灭。席应真头发披散下来，呆立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手中的木剑，刺入左眼。刘基把手中的蒲扇收起，“你输了。”

“那倒未必，”席应真说，“还没有到那一天。”

“天下姓朱了。”刘基说，“天下第一谋士是我。”

“我会赢的。”席应真并不服气，“只是你看不见我赢的那天。”

“张士诚也完了，”刘基说，“能左右天下的只有你我，汉王和吴王，张士诚不会接纳你。”

“都说你能看八百年，”席应真咬着牙齿说，“可惜你看的太远。看不到自己和后面的几十年。”

“世上只有人记得我，”刘基开始微笑，“不会记得有你，也不会记得诡道。”

“不见得。”席应真说，“我赢不了你，但是我的传人会让你一生的心血白费。”

“真的有这号人？”刘基说，“我倒是要看看他是谁？”

“他躲起来了，”席应真撇着嘴笑起来，鲜血流淌在脸颊，看起来十分狰狞，“等你死了，他就出来。”

刘基脸色惨白，他的确看不到。

两万三千五百十三进，四万一千两百零三出

刘基就是后世被人提起过无数次，和三国时期与诸葛亮比肩的刘伯温。其实《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陈友谅麾下的一个门客，他写《三国演义》偏离了正史《三国志》很多，而这些偏离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就是他耳闻目睹陈友谅和朱元璋还有张士诚之间的战斗，并且把这些事件发挥成故事，写进了小说。

诸葛亮的任务原型，和一些事迹的来源，其实就是刘伯温，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席应真。因为毕竟罗贯中跟席应真更接近一些。

现在来说说为什么席应真和刘伯温相互龃龉。

理由当然很简单，两个人都是当时不世出的术士高手，当然要决一高下。

刘伯温从小自学成才，秉承了宋朝的陈抟和周敦颐，以及后期朱熹的学说。刘伯温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融会贯通了道家 and 儒家理学的精髓，成就了一代术士宗师。而席应真的身份师承不明，史书记载的很少，也不仅仅是成王败寇的原因。而是席应真的师门——诡道，从古至今都很隐秘。

两人当时各为其主，相互争斗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得到一本《恒河数沙》的册子。

《恒河数沙》这册子，其实也是有来历的，公元前古希腊就有了，明确记载是阿基米德所著。这个册子一直没有翻译到中国来，一直在欧洲和中亚流传，也不是什么太有名的学说，和阿基米德其他的成就来说，非常边缘化，几乎没人关注。

但是这个册子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占领中亚和东欧，很多中亚的色目人到了中原，这个册子的手抄本也慢慢在民间流传过来。

官方对这个册子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处。

现在说说《恒河数沙》到底说的什么。

古代人的数学其实并不发达，其中有个难题就是，如何显示大数目。打个比方，中国的文言文，就喜欢用“三”、“数”来形容数目的庞大，就是说有很大的数目，然后发明了千万亿这些数目的概念，但是更高的

数目呢，兆，亿兆，兆兆，这些数目也书写出来，但是不能用于计算。古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难题。但是《恒河数沙》就提出了一个相对精准的表达大数字的方式。

现在社会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并且《恒河数沙》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学方面的课题，其中提倡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能够计算出世界上所有的沙砾。

这个就和神秘主义有关系了，所以在元末时期，这个册子引起了中国很多术士的窥觑，因为中国的道教，对算术有着系统的认知，并且运用于法术之上。

当时席应真和刘伯温都对《恒河数沙》这个册子的手抄本无比的向往，但是这个册子落到了席应真的手中，可惜的是，席应真也无法根据这个册子找到合适的算术，提升自己的法术。反而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刘伯温的打击。

不过席应真有个徒弟，叫姚广孝，也就是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席应真在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丧命之后，也不知下落。

但是可以证实的是，《恒河数沙》这个册子，肯定落在了道衍的手上。因为道衍在几十年后，给诡道加入了一个最厉害的算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算术，就是算沙！

这就是申德旭为什么对算沙如此震惊的原因，因为道教的内部记载，当初掌握算沙的道衍，神通广大，其他的以后再说，但是他在乱军中，能够一眼就能分辨出敌方有多少军士。当时无数的术士在道衍面前印证，都发现道衍的确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道衍不需要任何器具，就能看出一棵树上有多少叶片，一个盐罐里有多少盐粒，甚至能够掌控军粮的数量，精确到两。

拥有这种本领的人，给永乐帝作为军师，而朱允炆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可用的术士，刘伯温也早早的死掉，所以朱棣打不赢朱允炆才怪。

这就是诡道算术——算沙的来历。但是道衍之后，诡道再也没有人能够学会算沙，算沙这个真实存在，但又不能接触的算术，就一直在术士中流传。

当王鯤鹏对申德旭说有人能算沙，并且和王鯤鹏是兄弟的时候，申德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这句话是王鯤鹏所说，也绝对不是王鯤鹏在吹牛逼。

“我能拜访那个人吗？”申德旭谨慎的问王鯤鹏。

王鯤鹏指着黄坤说：“见那个人不难，但是要把那个人给请出来，还要落在黄家人的身上。”

黄坤摊摊手，表示不明白。

“那人已经完全不愿意参与任何跟道教门派有关的事情了。”王鯤鹏说，“但是我们诡道和黄家有个约定，就是我们这一辈诡道传人，一定要收一个黄家的弟子。”

“王道长，”黄坤犹豫的问，“你说的是我吗？”

王鯤鹏笑笑，继续说：“所以我就不收你为徒了，把机会让给他。”

“可是这么做有用吗？”申德旭好奇的问。

“黄坤做了他的徒弟，”王鲲鹏看着黄坤，“无论黄坤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要极力帮助，因为。。。。。”

“因为什么？”黄坤和申德旭都忍不住问。

“因为，他要把他的本事传下去，”王鲲鹏沉稳的说道，“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申德旭叹口气，“有这么大本事的人，却偏偏不愿意成就事业，也真是奇怪了。”

“偏偏就有这么奇怪的人，”王鲲鹏也无奈的说，“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今天没了

黄坤心里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自己作为了一个棋子，在长辈之间摆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问：“我该怎么做？”

“这就跟你自身有关系了。”王鲲鹏看着黄坤，“你和我说的那个人也一样，从小就招惹一些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当时你爷爷黄松柏是个驱鬼的高手，所以打小被保护起来。现在你爷爷死了，所以那些东西拼了命的要找你。”

“比如那些水鬼，”黄坤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还有两个。”

黄坤感觉受到了愚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老前辈，有经验的人，永远在年轻人面前有着无聊优越感，却浑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从菜鸟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者他们当年就是受过了这种变态的轻蔑，所

以理所应当的要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下一代。

黄坤受不了王鲲鹏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王鲲鹏也承认他是赫赫有名黄家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早早定下了诡道的传人，但是还是这么明显的把看不起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黄坤随即想到王鲲鹏说的，诡道门派，两个传人之间永远都是相互不对付，现在他已经想把自己交给诡道的另一个传人做徒弟，当然对自己的态度好不到哪去去，因为自己迟早是他的敌人。就是不知道王鲲鹏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徒弟，希望不要是这种瞧不起人的性格。

还有自己已经被安排好的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王鲲鹏的叙述，看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如果脾气跟王鲲鹏一样，自己岂不是要受更多的轻视。

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老的那一天吗，真的到了自己本领高强，而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就不担心年轻的一代会报复？

还有，自己根本就没有答应要搀和他们这些神棍之间的事情，可是王鲲鹏好像完全已经认为自己会答应一样。连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句。

黄坤在回学校的路上心里不停的想着这些问题，越想越激动。忍不住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踢了起来。结果脚趾头碰在坚硬的水泥板上，疼的呲牙咧嘴。脚受了伤，黄坤磨磨蹭蹭回到了寝室。

寝室里其他几个室友仍然在嘀嘀咕咕的说个不停，看见黄坤推门进来了，却都同时住嘴。黄坤心里还在想着王鲲鹏那种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懒得管室友在唧唧歪歪干嘛。

黄坤抱着脚坐在床上，几个室友嘴里说着要出去上网，纷纷走了。留下黄坤一个人在寝室。也没人问他脚怎么了。

黄坤脱了鞋袜，看见脚趾头肿的厉害，脚趾甲也翻了，只好勉强躺下来休息，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看着窗外渐渐黑了。头晕脑胀的，随即又想睡过去。

结果在睡梦中，就听见有人咿咿呀呀的哭，哭泣声一直不停，黄坤不胜其扰，突然就又醒了，结果看到寝室里，除了自己，一个人都没有。这下黄坤就立即清醒过来，一动不动，然后轻微的哭泣声，听的明明白白，而且就在自己的耳朵下方。黄坤连忙把枕头翻开，声音还在，又把被褥给拉开，发现声音在床板下面。

黄坤犹豫了，他已经开始害怕，王鲲鹏说过，有鬼跟着他。可是当黄坤想继续睡觉吧，那个哭声还是不停，黄坤脚痛的厉害，也不能走出寝室，希望室友回来壮胆，可是这些王八蛋，不到凌晨是不会回来的，通宵上网也不稀奇。

这断断续续的哭声，让黄坤十分的害怕，又烦躁不堪，最后黄坤只好，把头伸到床边，看着床下。

可是床板下面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有。

黄坤嘴里骂了两声，然后继续睡觉，干脆在被褥上扯了两团棉花，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上。

没想到黄坤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睡在床上，而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床头，黄坤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幻觉还是在做梦，就看着那个人坐在自己

旁边，正在看书，突然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书的人一抬头，闯进来的人拿着一把砍刀，把看书的人脖子砍了一下，然后那个人的头颅就垂到了胸口，脖子只剩下一张皮连着脑袋。

鲜血开始涌出，黄坤吓坏了，连忙坐起来，这时候，发现寝室的地上全部是鲜红的血液——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好在室友回来了，看见地面上湿漉漉的，然后就发现是洗手间的便池堵上了，污水蔓延到了寝室。室友开始数落黄坤。说黄坤为什么把厕所给堵上了，黄坤辩解，自己根本就没有上厕所。室友中间，特别是膀子，那里相信，继续骂骂喋喋。黄坤心情本来就不好，跟膀子吵起来，其他的室友却偏袒膀子。

膀子还在骂他，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床上看书，等他们走了，就把厕所也堵住了。这句话一说，黄坤就不说话了，自己明明是出去一个上午，那里在寝室里看书，难道他们看见的是其他人。。。。。

几个人骂了一通，也就睡了。到了半夜，黄坤越想越激动，就想着自己做的梦，梦见的砍人的场面，想着如果有把砍刀，就把这些室友都给砍了。结果突然就发现自己站了起来，而且手里沉甸甸的，一抬手，发现手里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砍刀。

现在膀子就在自己的面前，无比恶心的打着呼噜。黄坤心里一阵厌烦，心里一激动，就想砍死膀子。结果膀子突然醒过来，对着黄坤大喊：“坤逼，你还有完没完，大半夜的不睡觉，拿水瓶干嘛，想要烫死我

吗？”

寝室里其他人也醒了，黄坤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一个暖瓶。

黄坤发疯的事情马上就传遍了学院，很多人都指指点点，让他特别不自在。好几次他都听见有人在说他可能是下一个马加爵，黄坤就不明白了，自己家境虽然不好，也没到交不起学费，吃不上饭的地步。心里也没有扭曲，只是喜欢做噩梦而已。

平时和同学关系处理的也不错，为什么就莫名其妙的被那个申德旭去了一趟长江，见到了王鲲鹏这个神棍，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传闻就更让黄坤郁闷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爷爷是长阳的一个端公，跳地戏的。所以他也跟他爷爷一样喜欢装神弄鬼，神神叨叨，天可怜见，黄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件事情，黄坤自己也避免不了，那就是他仍旧在做噩梦，几乎每天晚上都梦见一个男人坐在自己的床上看书，然后被一个冲进来的人把脖子给砍断了。

黄坤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只好给申德旭打电话，说了自己的事情，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解决。

电话打之后半个小时，王鲲鹏到学校来了，在黄坤的寝室看了一下，对黄坤说：“我说怎么有脏东西缠着你，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黄坤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寝室从前死过人的。”王鲲鹏说，“还是杀人的案件。”

黄坤心里踏实了，对王鲲鹏说：“王道长你能看出来，肯定也能破这件事吧。”

王鲲鹏笑了笑，“我说过，这件事必须由那个人出面来摆平。”

“我他妈的哪知道那个人是谁？”黄坤急了，“我到哪里去找。”

“我在你身上闻到那个人的气味了，”王鲲鹏神秘兮兮的说，“你离他不远。”说完就走了。

黄坤心里把王鲲鹏骂得一个祖宗十八代，也无计可施。但是至少知道了一点细节，他就去问学校里的一个老教授，这个教授人还不错，应该不会对他隐瞒什么。

果然老教授就把事情说了。

原来黄坤住的寝室，在二十年前，有个哥们喜欢班上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的，是社会上的一个保安。结果这个哥们硬是花言巧语，把女生给追到了，挖了那个保安的墙角。那个保安不服气，就跑到学校里来，把这个男生给砍死了。

这件事情在二十年前闹的沸沸扬扬。

黄坤知道了状况，心里不服气，也就懒得去找王鲲鹏了，自己就在晚上等着室友出门后，在寝室里烧纸，边烧边说一些“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不要再来找我。。。。。。”之类的话。

结果正在烧纸，寝室的哥们突然又回来了，原来是网吧停电，他们提前回寝室了。这下室友对他更是鄙视，但是也不敢说什么，晚上睡觉，黄坤自己不睡着，就听见室友在不停聊天。黄坤心里明白，室友在提

防着他。

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室友越是这么针对他，黄坤就越是愤恨。可是晚上做噩梦还是继续在做，每天都烦不胜烦。然后王鲲鹏突然又打电话来，问黄坤情况怎么样了。黄坤没好气的敷衍两句，就要挂电话。可是王鲲鹏在挂电话之前说了一句，让黄坤毛骨悚然。王鲲鹏说，我看了的，那个杀人的事情，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搞明白，你们寝室要出事。

黄坤总觉得这是王鲲鹏在忽悠他，就不想在理会。结果当天晚上就真的出事了，这次又是黄坤睡觉到半夜突然觉得有动静，就醒过来。然后看见寝室门缝有红光透入进来。室友这几天干脆就通宵上网，白天回来睡觉，尽量和黄坤错开时间。所以现在寝室里也没有人。黄坤看见红光一明一暗的疹人。

就打着胆子喊了一声：“是谁？”

门外没有回应，但是红光还在。黄坤这些天心情急躁，现在怒气上来也不怕了，起床走到门后，一把将门打开。一看，脚下一堆火焰，面前一个人正在跪着烧纸。看见黄坤了，连忙站起来说对不起，黄坤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

这个场面把黄坤给吓到了，为了壮胆，故意大声骂：“你在这里给死人烧纸干什么，我们这里有死人吗？”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寝室的确是死过人的。看来这人，一定是死者的家属，都过了二十年了，还来烧纸。

那个人摆摆手就要走，被黄坤拉住，黄坤突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就算是火光映射也透着惨白的脸色，脸皮下的青色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在大半夜的遇到这么一个人黄坤也心里害怕。

天亮的时候，王鲲鹏主动找上黄坤了。进了寝室就叹气。对黄坤说，这个寝室杀气重，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黄坤就把昨晚有人在门口烧纸的事情说了。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这事情不好玩了。幸亏我今天来了，不然出大事。”

黄坤就问情况，王鲲鹏说：“三峡大学以前一个学生因为感情问题，被外面的保安杀死，我听说过。具体是，那个保安，先把女生给叫出去，吵架的时候，把女生杀了，杀人之后，保安一不做二不休，就到男生寝室，把女生劈腿的那个对象也杀了。后来保安也被枪毙。这事，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我也是吓唬你，那三个人都是横死，杀气重，在你寝室闹一天也是正常的。”

“闹一天？”黄坤问，“到底为什么？”

“因为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出的事，”王鲲鹏说，“不然我来干什么，难道真的看着你被上身了杀你的室友啊。”

“什么什么？”黄坤连忙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王鲲鹏说，“你这段时间估计天天都想弄死

你的室友吧，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黄坤默然，他的确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你被影响了，”王鲲鹏说，“别以为什么鬼啊神的很厉害，其实都是感染你的心智而已，如果我猜的不错，你床板下面已经藏了东西。”

黄坤连忙反驳，“我没有啊。”

王鲲鹏走到黄坤的床铺前，把被褥掀开，黄坤看了也傻眼了，床板上放着一把西瓜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如果你今天不来。。。。。。”黄坤停顿了一会，说，“我今晚可能会杀人。。。。。。这也太他妈的奇怪了吧。”

“事情说破了，也就没什么了，”王鲲鹏说，“不过你说昨晚有人烧纸，这个倒是很意外。”

王鲲鹏又想了一会，“可能是提前在给你们烧纸，有高手啊，知道你们寝室已经要出人命了。”

王鲲鹏说完，立即让黄坤把舌头伸出来，仔细看了看。黄坤也奇怪，连忙跑到厕所去照镜子，这才看到自己的舌苔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都变成了绿色。

“算了，”王鲲鹏说，“我带你去找那个人，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黄坤问：“这事你明明能帮我解决，为什么不自己出手。”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王鲲鹏带着黄坤边走边说，“黄莲清跟我有恩，你们黄家的人有事，我绝不袖手旁观，只是打捞铁板，我在长江里施展了法术，我的对头可能已经被惊动。”

“所以你不愿意再施展法术，”黄坤说，“原来你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害怕

的对头。你就让他帮你出头。”

“这么说也行。”王鲲鹏摆摆手，算是解释了。

王鲲鹏带着黄坤走到校外，直奔网吧而去，黄坤又奇怪了，“去网吧干嘛？”

“我说了，那个人和你很近，应该和你的室友在一起，”王鲲鹏说，“你不是说过你的室友经常上网吗？我的那个兄弟，已经在网吧里呆了半年了，这半年来，我在宜昌每个网吧都找过他。”

黄坤更加茫然，说好了是个神棍，这么却又变成了一个网瘾。

两人进了网吧，黄坤看见自己的室友果然都在，正在组队打游戏。王鲲鹏直接走到一个位置边，黄坤也跟了过去，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胡子也老长，脸估计已经一个星期没洗过了，眼屎堆积在鼻梁两侧，一只脚蜷在凳子上，袜子都没穿，这人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睛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脑屏幕，两个手在操作键盘和鼠标，打的竟然是过气的网络游戏《传奇》，看级别也很高了，但是也没高到特别牛逼的地步。他面前的电脑桌，堆了好大一摞桶装面盒子，还有好些个可乐易拉罐，桌面上除了方便面盒子和易拉罐，就是一个烟灰缸，烟头都堆积成了一个小山。

王鲲鹏说话了，“玩够了没有。”

那人脸朝着屏幕，“别烦老子，还有一会就升级了。”

王鲲鹏叹口气，继续等着。黄坤也看着这人练级。过了十多分钟，这

人随手掏了烟盒抽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突然扬起头，扯着嗓子喊：

“网管，给老子拿包烟？”

网管也喊：“你都欠了四包烟钱了。”

“从我卡里扣。”

“你卡里没钱了。”

这人才急了，把头偏了偏，对着王鲲鹏说：“愣着搞什么啊，帮我充值啊。”

王鲲鹏无奈，走到吧台，给这人充值，回来的时候，还给他带了两包烟。黄坤看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他见到王鲲鹏，都是一副气质高昂，处变不惊，带着众人在长江上在浓雾中摆脱困境，而且和申德旭一样，气定神闲。没想到在这个网吧里，被一个网瘾患者呼来唤去。还一点脾气都没有。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人连忙撕开烟盒，点燃了烟，然后又忘记了王鲲鹏的存在，继续打着游戏，这次一直打了两个小时，黄坤看到他已经升级了。

这人才扭过头，对着王鲲鹏笑了笑，“来了啊。”

王鲲鹏苦笑着说：“疯子，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疯子出场，今天没了。

二大宗师讖篇

一徐云风和王鲲鹏都是诡道传人

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二进，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出

听了王鲲鹏对着这个叫他“疯子”，黄坤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疯子对着黄坤说：“笑什么，他的名字也好听不到哪里，现在也没人再喊了吧，王八，王道长。”

黄坤肚子里已经要笑破了，只能忍着不笑出声来，心里憋得难受，王鲲鹏——王抱阳——抱阳子，这么牛逼的人，竟然和普通一样，有一个无比搞笑的外号。

而且看起来，王鲲鹏对这个外号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应，看来这两人相互称呼外号已经很多年了。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八对着疯子说，“开始了。”

“干我屁事。”疯子把烟头捻灭在烟缸，喉咙咳咳几声，吐了口痰在烟缸里。

“有件事情你应该记得吧。”王鲲鹏说，“黄家以前有个叫黄金火的人，当初可是救过你的命的。”

“有过。”疯子又点燃一颗烟，“那又怎样？”

“一命换一命，”王八说，“你该还了这个人情吧。”

黄坤心里又是一阵震惊，秀山黄家，自己的本家，看来真的不一般，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黄金火这号人物。

疯子想了很久，“也算是那个黄金火当初放了我一马，但是你也说过，他没后人，他自己也死了，我怎么还？”

王八把黄坤拉在疯子的面前，“这人是黄金火的本家侄子，有麻烦了。”

疯子看了看黄坤，哼了一声，对黄坤说：“把舌头伸出来。”

黄坤这才明白，这个胡子头发乱糟糟的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只好把舌头伸出来。疯子一抬手，把黄坤的舌头给捏住，也不嫌肮脏，把黄坤的舌头拉出来好长，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王八说，“有东西缠住他了，不过你能搞定。”

“我说过了，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王八说，“你知道的，我不能让那人知道我还在干这个。”

疯子沉默了很久，才说话，“看来当初预言的，都灵验了。”

“灵验了。”王八说，“别玩了。”

疯子站起来，看着黄坤，突然发问：“你是谁的儿子？”

“黄大贵。”黄坤老实的回答。

“屁。”疯子转头对着王八说，“黄家人没有这么起名字的，你他妈的弄个假货忽悠我。”

“他的爷爷是黄松柏，”王八冷静的说，“他叫黄坤。”

“被黄莲清赶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疯子来了精神，“有点意思。”

黄坤听见疯子对自己的祖父并不尊敬，心里也烦躁，没好气的问：“你就是哪个会算沙的人？”

“你还听说过算沙？”疯子奇怪的问，“王八告诉你的吧。”

“疯子，”王鲲鹏说，“你还记得宇文发陈么。”

疯子看了看黄坤，又看了看王八，“也就这样了，就是他了。”

王鲲鹏松了一口气。黄坤大致明白，看来这两人之前有过约定，而这个约定，和自己肯定有关系。

但是这个叫疯子的人，实在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厉害人物所具备的风范。

“昨天晚上有个人在我寝室门口烧纸。。。。。”黄坤知道要趁热打铁。

“不用说了，”疯子打断黄坤，“你命好，出了事有人替你扛，如果不是这个姓王的什么鸡巴道长要替你出头，你今晚就会失心疯，拿砍刀砍你的室友，会把那个叫膀子的同学砍死，诶诶，这个家伙现在不就在这里吗。”

黄坤呆住了，这个叫疯子的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但是搞笑的是，他说对道士说脏话。

“你不是道士？”黄坤问。

“我不是，”疯子笑着说，“你见过有人这么骂自己的吗？”

黄坤看见王八的脸色很不好看，也觉得尴尬。

王八对着疯子说：“快点把这事儿给结了，还有大事。”

疯子说：“还是老样子，自己搞不定了就来找我。”

黄坤对着两人完全无语，看着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说话却又是这种不拘小节。

三人回到寝室。疯子前前后后看了一下，然后跪在门口，仔细的摸地面。然后抬起头说：“这事好玩了，原来你们都猜错了。”

黄坤，这个来自于秀山黄家外宗的后人，竟然被脏东西给缠住，如果让别的术士知道了，该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黄坤，现在根本就意识不到黄家的威名，否则他一定会无地自容到极点。

但是现在黄坤还巴巴的指望着王鲲鹏和这个叫疯子的人替他解决难题。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只是王鲲鹏把他当做棋子，拉疯子下水的一个手段而已。

疯子在寝室里转悠了一圈之后，对黄坤说：“的确有怨气。”

王鲲鹏就把当初杀人的事件给疯子说起了。疯子算了算发生的时间，对王八说：“你的水分还没忘吧？”

“没忘，”王八回答。

“死了不该死的人。”疯子回答，“死的那个很冤，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发泄。”

“什么意思？”黄坤问。

疯子对王八说：“去查一查当初那个被杀学生所在班级的名册吧。”

王八立即说：“我已经查过了，名单就在我的手上，复印件都在这里。”

“那还犹豫什么。”疯子说，“拿出来给我看啊。”

王八把随身的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叠纸张，给疯子一张张的看。黄坤看了，原来是一个班级的名单，姓名资料的都很齐全，甚至还有登记照。

黄坤瞪着眼睛看着王八，原来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疯子随手翻了翻，王八挑出一张，是个女学生的资料，“被杀的女生就是这个人。”

然后又翻出一张，“被杀的男生是他。”

黄坤看着这两人男女的照片，男人的眉毛两边都是断裂的，女人的颧骨高耸。果然是夭折的面相。

疯子却不以为意，把资料过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资料，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应该是这个人，一双桃花眼。”

黄坤没明白疯子在说什么，但是看着这个照片上的人，总觉得奇怪，想了很久，突然猛然醒悟，这个人的脸型就是昨晚烧纸的那个诡异的中年人的样貌。

“哦哦哦”黄坤连续叫了好几声。

王八和疯子都看着他，“脑袋还挺好使。”

“这人没走远。”王八自信的说，“今天是忌日，他一定要再来。”

“为什么？”黄坤有犯傻了，但是立即醒悟，“他跟我一样，被缠着不放。”

疯子看了看资料上的名字，走到门口的走廊上大喊：“杨福海，你出来。别躲了。”

喊了几声，黄坤果然看到昨晚的那个中年人慢慢从走廊尽头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叠黄裱纸，还有几根蜡烛。而这个叫杨福海的人，正是疯子手上那张学生的资料。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不用王八和疯子向黄坤解释，黄坤也明白什么情

况了，当初被情杀那个人应该就是面前的这位杨福海。只是保安冲进寝室杀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让杨福海这二十年也背着良心谴责。

王八对杨福海说：“我教你一个法子，怎么烧纸。”

杨福海听了，连忙给王八磕头。王八把杨福海手中的蜡烛摆了个很奇怪的形状，然后给了杨福海一个小树枝，应该是桃木的，让杨福海拿着。杨福海照做，跪着烧纸。

疯子和黄坤站在一边，问黄坤：“问你一个问题，很重要，看你能不能回答。”

黄坤看着杨福海烧的纸钱被一阵风给卷了起来，飘到走廊外。心里想着，为什么怨气这么大。而疯子和王鲲鹏两个神棍却都尽在掌握，难道是在考验自己什么。

“我就问你，”疯子开口了，“你能看到什么？”

黄坤看着杨福海，突然感受到了杨福海心中的内疚，他瞬间明白了一起，是的，那是一个下午，那个保安杀气腾腾拦住一个学生，“杨福海住那个寝室？”

那个学生吓傻了，因为他看见了保安的手上有鲜血，而且还捏着一个女孩的发卡，学生对着保安说：“三楼，靠楼梯旁的第二个门。”

——这就是黄坤的寝室。

保安听了，立即跑向三楼。而那个学生仍旧呆在原地，黄坤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面前的杨福海的记忆里看到，那个学生，就是杨福海自己！

王八对着疯子说：“你说过的，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出山。”

疯子撇着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黄坤猛然明白，对疯子说：“你跟我一样，也能看见他的记忆！”

“这本事不是人人都有。”疯子苦笑着说，“你他妈的跟我一样，运气不太好。”

那边杨福海知道事情已经完结了，连声道谢，给王八递了名片，匆匆离开。疯子把名片拿过来了，笑着说：“谁说有因果报应的，这人还是安琪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只有黄坤明白，这种事情在王鲲鹏和疯子面前，根本不是什么事情，而听他们的口气，他们要面对的事情，要比自己刚刚面对的要艰难无数倍，而且很明显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而原因只有一个——自己姓黄。

王鲲鹏短短的几天，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多次：

“现在开始了！”

今天没了

现在黄坤就是个傻逼，也明白了王鲲鹏在谋划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一个人做不来，必须要由面前的这个疯子帮助他。

黄坤不知道疯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现在 he 只知道三点。

一， 疯子和王鲲鹏是诡道同门，看情况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们当

年有过节。

二，疯子将会成为自己的师父。

三，疯子会算沙，且不论他的别的本事如何，仅仅算沙这一个算术，他就能跻身于天下术士的第一高手之列。

黄坤想到这里，心里有期待起来，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具备任何一个屌丝对未来的憧憬，而现在，这个机会竟然摆到自己的面前。

现在黄坤又知道了一个人物：宇文发陈。

听王鲲鹏的语气，这人对他和疯子有很大影响。

疯子已经解决了黄坤的麻烦，就要走，“我去网吧了，有事找我。”说完手一摆就离开。留下王鲲鹏和黄坤。

黄坤有点尴尬，问王鲲鹏：“王道长，是你安排我要做他的徒弟吗，他到底叫什么，我不可能叫我的师父疯子吧。”

王鲲鹏想了一会，对黄坤说：“首先我要提醒你一点，以后他要是去玩网络游戏，你不能在他面前说没意义之类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会告诉你，”王鲲鹏解释，“我们的世界也就是网络游戏，所有的都一样。”

“他这不是傻逼了吗？”

“是啊，他就是个傻逼，你能怎么办，”王鲲鹏说，“这件事你得顺着他。”

“你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情吗？”黄坤说，“我不知道，你、申道长，还有我的师父，到底要干什么，和长江里的那个铁锚有关系？还有，宇文发陈到底是什么人？”

“宇文发陈有个本事，”王鲲鹏说，“他能掌握一种道教的阵法，当初我差点死在那个阵法里。”

“洪水阵。”黄坤想起来王鲲鹏提起过这个。

“我这辈子怕水。”王鲲鹏说，“可是却摆脱不了这个。”

“长江里的那个东西。。。。。”

“是的。”王鲲鹏说，“有人会来抢。”

“你得防着。”

“告诉你的师父的真名吧，”看来王鲲鹏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他的真名叫徐云风，身份是诡道挂名。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事情我不想说太多，大致你明白就行。”

黄坤笑着说：“我知道你让我拜他为师，成为你们诡道的弟子，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总不能什么都瞒着我吧。”

“好吧，”王鲲鹏说，“你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什么事情要问个明白。”

黄坤摊了摊手，“不说清楚，我就不答应。”

“真是他妈的时代不同了，”王鲲鹏说，“我以前拜师是求着师父，现在倒好，全都反过来了，师父求着徒弟。”

王鲲鹏知道不给黄坤一个交代，他真的可能不答应拜师的事情。于是开始说起缘由起来，不过说的很简略：

黄坤的爷爷叫黄松柏，本来是秀山黄家的族长，也就是当家的，但是在五十年代初，刚解放的时候，黄松柏被他的堂弟，黄莲清给赶出了黄家。黄莲清就做了秀山黄家的当家人。黄松柏到了长阳，隐瞒了一身本领，一辈子没有什么动静。而黄莲清后来成了川东术士的翘楚。九十年代的时候，黄莲清跟湖北的一个年轻术士打了一次交道，那个年轻的术士，就是诡道的传人赵一二，赵一二对黄莲清很感激，建立了很深厚的交情。这个赵一二就是王鲲鹏的师父。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诡道普普通通的一代一代流传，也就罢了，可是偏偏王鲲鹏有个好兄弟，是个活祖宗。这人不用黄坤问，也知道是刚才那个本事很高，但是脾气古怪的疯子——徐云风。

疯子的道家天赋很高，命格天生杀鬼，八字六个火，天生异禀，就是脑筋有问题，人有点傻里吧唧的。所以诡道的赵一二和赵一二的师兄金旋子都很喜欢疯子。不过由于疯子的性格问题，不肯拜师，最后疯子只能做了诡道的挂名。

这时候，赵一二因为得罪了一个对头，那个对头很厉害，弄死了赵一二。疯子和王鲲鹏都气疯了，都想给赵一二报仇，结果两人还没有去报仇，就相互闹翻。并且因为疯子太傻，在最关键的时候，犯傻，错过了机会，让那个对头给跑了，放虎归山，那个对头的势力越来越大，

远远超过王鲲鹏和疯子。所以王鲲鹏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

而疯子已经铸成大错，后来又经历一些事情，什么都看淡了，就天天躲在网吧里打游戏。而且他因为某种原因，身份都被抹去，这世上算是没了他这号人物。所以大家都只知道王鲲鹏，却都忘记了诡道还有个厉害角色，徐云风。

本来诡道还有一个狠角色，就是金旋子的徒弟金仲，可金仲也算是生不逢时，遇到了王鲲鹏和徐云风两个不世出的同门，所以最后被排挤出了诡道，杳无音讯。

而现在，因为打捞铁锚的事件，让长江底的那个铁板重现天日，所以王鲲鹏的对头，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来抢夺这个铁板。而王鲲鹏要做的就是，不让那个对头得逞。这件事情，仅凭王鲲鹏和徐云风做不了，所以还需要秀山黄家的帮助，所以黄坤必须要凭借诡道的身份，去秀山和黄溪争夺族长。

黄坤听了王鲲鹏大致说了这么多，心里有数。默不作声，算是答应了。他答应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凭什么自己的爷爷被黄家赶出来，自己把族长的位置从黄溪的手上夺过来，就是给爷爷出一口气。

黄坤总算是大致明白了这些人的陈年往事，知道了原来中国的道教远

没有平日看到的那么风平浪静，私底下都是暗流涌动，门派纷争的厉害，而且还会死人。

看来这次长江下的那个铁锚和铁板出现，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道教门派的争斗。而看起来，王鲲鹏和徐云风所在的诡道，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主角。怪不得王鲲鹏这人隐居在宜昌，不动声色，一旦接触到了长江下的事情后，就变得忙碌起来，到处拉帮结派。

王鲲鹏跟黄坤说了这么多，就跟黄坤说，明天再去一趟胭脂坝河段。黄坤知道，这事根本就没完，而且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黄坤就到了说好的地方，在胭脂坝上，到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三个人站在这个长江中心的沙洲上，江面上还有一点雾气，萦绕在这三人身边，黄坤看着这三人，隐隐就有一股宗师气派。

果然走进了，是王鲲鹏和徐云风还有申德旭站在那里说话，申德旭对徐云风的态度很谨慎，他不知道徐云风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但是知道他是王鲲鹏的同门，也不敢乱说话。

王鲲鹏正在给徐云风指着江中心，“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得守住这个铁锚。”

“东西跑不远，”疯子说，“但是我不认为你守得住，张光壁现在牛逼大发了，估计北方的门派都被他收编干净了。”

“疯子！”王鲲鹏大喊，“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人的名字说出来！”

“老子就是要说，怎么着，”疯子连续说，“张光壁，妈了逼的就是张光壁，张天然，还说都不让说了。”

听到王鲲鹏和徐云风这段对话，说出了张天然的名号，黄坤就还罢了，申德旭已经被吓得不轻。

“王道长，”申德旭轻声说，“你们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张真人。。。。我们那里得罪的起这个人呢。”

申德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申德旭本身在道教的地位很高，所以他明白张天然在中国道教系统的厉害。可以这么说吧，在民间的宗教派系里，整个二十世纪，也就是解放前到解放初的这段时间，张天然是中国最厉害的术士，当年因为他的势力太大，几乎掌控了几十万教众，是日本人，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人物。

在道教系统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张天然近乎神仙的存在。而且张天然在解放初消失在四川，外人说是病死了。可是更多的道教人士，都信誓旦旦的说他成仙了。

黄坤听申德旭说了这么多，至少知道了两件事情：

- 一，张光壁没有死，按照年龄应该超过一百岁，而且很厉害。
- 二，很苦逼的是，张光壁这人是王鲲鹏和徐云风的对头，而自己将要成为徐云风的传人。

这事情很不好办，王鲲鹏看起来是很牛逼的人物，可是徐云风就不那么靠谱，申德旭还在犹豫，黄坤开始担忧，会把自己的这条命都给搭进来。

“事在人为吧。”王鲲鹏对申德旭说，“申工，这事，已经轮不到你们临阵退缩了。”申德旭没有说话，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儿子已经出国读书了，老婆在那边陪读，也没什么牵挂。”

王鲲鹏又对疯子说：“疯子，你当初答应过我的，有人能接你的班，你就要兑现，再说了，我们也闹了一辈子了，这事之后，就安心过下半辈子。”

“还有个屁的下半辈子，”疯子苦笑着说，“不过也无所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帮忙。”

“给我师父报仇！”王鲲鹏说，“不是给我帮忙。这是私仇，站在大立场上，你也不能让张天然进入这个铁板下面吧。你让孙六壬也混不下去了吗？”

“我都答应了，”疯子板着脸说，“你拉扯这么多干嘛？”

黄坤简直要疯了，怎么又多了一个人物出来，忍不住问：“孙六壬又是谁人。”

“这事不要你操心！”王鲲鹏和疯子同时扭头对黄坤骂道。

“那就这样了，”王鲲鹏蹲下来，随手在脚边拿起一个江水打上来的一截树枝，在沙滩上画起来。黄坤看到他画了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

“姓黄的小卵子，你过来，”疯子招呼黄坤蹲下，“这是你师伯，王八一辈子最拿手的東西，北斗七星的阵法，你见识见识。”

黄坤愣了一下，才说：“我这就算是拜你为师了，就没有什么入门的仪式什么的？”

“搞那些烂逼事情干嘛，”疯子翻了一下白眼，“你不嫌麻烦啊。”

申德旭和王鲲鹏只能苦笑，王鲲鹏看来是早就习惯了疯子的德行，也不怎么在意。

黄坤老老实实的蹲下来，看着王鲲鹏用手里的树枝在沙滩上比划，心里不禁鄙视，不是说什么终生的绝学么，就这么简单的在沙滩上随手就画出来了？可是黄坤看着王鲲鹏在沙滩上的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图案看起来渐渐有了寒气，让自己打了一个哆嗦。这才知道，王鲲鹏就算是画出来这么一个阵法，也有强大的杀意。

更让黄坤惊愕的是，长江的水浪不停的冲上沙滩，明明淹没了王鲲鹏画下的七星阵图案，可是江水褪去之后，痕迹仍然明显，根本就不受影响。

王鲲鹏在沙滩上已经画了几百个圆点，每七个圆点都能拼凑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但是再仔细看，每个凑成的七星图案，又能联合成更大的七星排布，而且不仅如此，每个圆点根据画出来的方位，都不止一个排列的方式，换一个方向再来看，就是另外一个七星的排列组合。黄坤看到申德旭的脑门在流汗，知道申德旭比自己看得更加明白，能领会出更多的奥妙。

今天没了

黄坤看着王八随手画出来的阵法，越看越觉得大有文章，甚至看到任何两个圆点之间都似乎有联系，所以能够组合出来的阵型，千变万化。

黄坤看的呆住，深陷进去，都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看见一只脚把王鲲鹏画的图案全部抹去，正要阻止，看到是自己的师父徐云风干的。徐云风对着王鲲鹏说：“这个阵法的每个位置，不仅要有厉害的人镇守，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没解决。”

“我知道啊，”王鲲鹏回答，“缺一个旌旗。”

“师伯说的旌旗，”黄坤大着胆子问，“是不是指挥这个阵法的人，需要一个向执行阵法里的不同角色发布命令的东西。”

“算你聪明。”疯子说，“而且那个东西，不仅仅能指挥人，还要能指挥鬼。”

黄坤伸伸舌头，他本来就是在两个长辈前表现一下，没想到疯子觉得他挺机灵。

疯子把头转向王八，“我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了。”

“是啊，”王八笑着说，“这种事情归你来做。”

“到底是什么东西？”申德旭把黄坤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阴阳四辩骷髅。”疯子轻松的说，“其实这东西不是用来打架斗法的，是医生用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还真的知道在哪里。”

“看来这都是命了。”申德旭说，“该来的东西，都来了。”

“你知道宜昌的魏瞎子吗？”王鲲鹏问申德旭。

黄坤一听心里有了底，因为魏瞎子，这个人，申德旭是肯定知道的，连自己都知道。因为魏瞎子这个人，是宜昌赫赫有名的中医，在磨盘溪坐馆。

可是，魏瞎子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东西在魏瞎子大徒弟手上，”疯子说，“可惜他大徒弟不会用。”

事情是这样的，磨盘溪坐馆的中医魏瞎子是宜昌的一代名医，活人无数，他的身份来历全部不明，就是在七十年代从长江下游流浪到了磨盘溪，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有谁能把他当个数呢，最多给一碗饭吃。所以不知道这个瞎子已经流浪了多久。却刚好被磨盘溪的村民，一时有了恻隐之心，把他给收留了。

没想到这个瞎子，吃饱了饭，就不走了，呆在村里。那时候人心都善良，村人觉得这瞎子很可怜，没有赶他走，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可是无论怎么问，这个瞎子只是说自己姓魏，就是说不出自己是哪里人，只能从口音分析是荆州地区一代的人。

于是魏瞎子就留在了磨盘溪，后来的事情就出乎人预料了，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个魏瞎子他会看病，算是老天爷给了他一碗饭吃。结果吧，魏瞎子看病还非同一般，头疼脑热这种小毛病就不说了，他还会治疗绝症，到了八十年代，魏瞎子的名声就威名远扬，不仅是宜昌的病人来找他看病，外省的人也纷纷过来求医。

传的更厉害的是，说魏瞎子给人看病就还罢了，他还能给鬼看病。说是一个晚上，魏瞎子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了，门外来了一个人，跪着不起来，魏瞎子的徒弟就劝那个人，说师父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来。

那人就跪着，魏瞎子就在屋里说：“算了，你带我去吧。”然后走到门

口，那人就站起来，把魏瞎子背起来就要走。魏瞎子也不做声，徒弟就急了，跟着师父就走出门。顺着山路往大山里面的金银岗方向走过去，结果这个徒弟越走就越怕，因为大半夜的，金银岗是宜昌有名的乱坟岗。但是徒弟又担心魏瞎子的安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追。

然后就看见那个人把魏瞎子背进了一个茅草屋，徒弟也要进屋，站在门口的时候，听见屋里面有个妇女在惨叫，徒弟跟着魏瞎子时间长了，立即听出来是孕妇难产。

但是魏瞎子在屋里面面对徒弟喊：“你不要进来了，先回去吧，明天早上他们会送我回来的。”

徒弟不敢违逆师父，就连夜又回了磨盘溪。第二天一早，魏瞎子果然已经回来了。徒弟就问魏瞎子昨晚救的那个孕妇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魏瞎子什么都不说。

徒弟就觉得奇怪，把这事告诉了村民。村民听了也好奇，因为金银岗是埋人的地方，住户非常少，不超过十户人家，都是老人，这两年也没听说过金银岗的人户有年轻人结婚。徒弟再回过头问魏瞎子吧，魏瞎子就是不说那户人家的姓名，被问急了，就发脾气说：“我的本事就是这样，反正他们要我治病，我就不能推脱，这是当初说好的事情。”魏瞎子性格很好的，从来不骂人，不发脾气，所以徒弟也不敢再问。这句话不说倒还罢了，这么一说，传到了磨盘溪的村民耳朵里，更加的好奇。也是村长多事，就把徒弟喊来，说魏瞎子是磨盘溪的招牌，他的事情就是磨盘溪的事情，这是还是要去看看情况，免得有什么麻烦。

徒弟本来也好奇，于是在村长的带领下，带着几个年轻人包括魏瞎子的徒弟，就往金银岗的方向走，徒弟记得路，就顺着那天晚上的路往前走。结果就走到了金银岗的核心地带，一个阳坡上面。徒弟当时留了一个心眼，记得那个茅草屋附近有三棵连在一起的马尾松，松树还很高。现在徒弟带着人倒是把这三棵树给找到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那个茅草屋。

这下所有人就都惶恐起来，心里隐隐约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所有人就走到魏瞎子徒弟指出的茅草屋的方位去找，结果就在一片乱草中找到了一个破席子，席子里一个难产死掉的孕妇。但是婴儿已经脱离的孕妇的身体，也死在旁边。大家都吓坏了，徒弟当时就懵了。还是村长有主意，对徒弟说：“你师父是大前天晚上来的，按照习俗，死人的家属头七要回来烧纸。”

于是过了四天，村长又带着魏瞎子的徒弟和其他的年轻人来到金银岗这个乱坟岗。果然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那个挖坑，看到有人来了，就要跑，结果被村长带着人把他给抓住。这才问清楚，原来这个年轻人是附近付家坡的人，家里很穷，和村里的一个女孩好上，但是女孩的父母不同意。女孩也犟，硬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就私下谈恋爱，结果怀了小孩。女孩也怕，天天就穿着宽大的衣服，求着父母把自己嫁给年轻人。结果事情就拖着，一直到了女孩临盆，两人也不敢到卫生所，女孩命不好，是难产。结果就难产死了，死的时候，婴儿还在孕妇的产道里卡着，只伸出来一条腿。

年轻人就把母子两人的尸体背到金银岗，用草席给卷了，打算第二天来埋。可是回去后，女孩父母发现女孩不见了，就找他要人，年轻人打死也不说，怕说出来坏了女孩的名誉。捱到了第七天，偷偷跑了出来，给这个苦命的母子掩埋。只是没想到今天来的时候，婴儿已经脱离出来了。也很奇怪。

魏瞎子的徒弟就把七天前晚上的事情说了，年轻人傻了，说不是自己把魏瞎子背来的。魏瞎子徒弟也仔细辨认了，真的不是那个跪在门口的人。

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把魏瞎子背过来的是什么人。然后村长就帮着年轻人把坑给挖好了，然后埋了两母子。

年轻人也想开了，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投案，刚好那时候严打，女孩的父母一口咬定年轻人是强奸，并且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年轻人就被判了死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不晓得后来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魏瞎子最出名的事情。

黄坤也有听闻，但是王鲲鹏和疯子把细节都说出来，他仍旧觉得一阵汗毛发炸。

疯子对黄坤说：“其实魏瞎子的医术一般，他之所以要给鬼胎接生，就是因为他看病真正的原因是他手里的那个阴阳四辩骷髅。”

今天没了

二 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

王鲲鹏解释：“阴阳四辩骷髅，实际上是一个小鬼，告诉他的主人，怎么看病，代价就是不能拒绝任何人。一辈子不能靠行医追求富贵。所以魏瞎子死后，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磨盘溪村委会，让村委会修了一条路。”

魏瞎子的事情说的差不多了，疯子说：“魏瞎子的阴阳四辩骷髅现在他徒弟手上，我去找他们要。”

“他们凭什么给你？”申德旭好奇的问。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诡道的。”疯子说，“借给魏瞎子而已。”

王鲲鹏说：“这东西的来历，是这样的，其实魏瞎子拿到阴阳四辩骷髅，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医叶天士手上的那个。”

“叶天士和阴阳四辩骷髅还有你们诡道之间，有什么关系？”申德旭问。

“叶天士，”王鲲鹏正色说。“诡道第一百零六代司掌！”

铁车左明卅七右明廿五

叶珪扛着招牌，手上提着一串铃铛，在街角蹲下来休息。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几乎扛不起身上的那个招牌。叶珪坐在青石板上，看着眼前的河道上，一艘艘乌篷船慢慢在眼前飘过。他很希望有一艘船能停下来，招呼他上船，让他给人看病。但是这个期望一直都没有视线。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瘟疫流行。坐馆的名医倒还罢了，可是

游走四方的郎中就上顿不接下顿，叶珪休息一会，勉强站起身，他要走到前面的那个桥头，哪里有个给人看相的老头，前天给了他一个粽子吃了，今天再去，应该还能混一口饭。

叶珪走到桥头，看见看相的黎先生刚刚给人算了命，拿了相金，一脸的笑容，看见叶珪来了，连忙招呼，“叶名医来了，走，我们去喝一壶。”叶珪笑着摇头，“都要饿死的人，哪里配得上名医两个字。先生给点吃的，就感激不尽了。”

黎先生收拾了东西，寄放到旁边的人家，然后带着叶珪去酒肆喝酒。叶珪不爱饮酒，只是跟着吃点下酒菜，填饱肚子，为了不拂逆黎先生的心情，勉强喝一杯。

叶珪对黎先生说：“先生以后就不要叫我叶名医了，我算什么名医。”“我给我自己算过命，”黎先生说，“我今年会遇到贵人，然后一辈子风光无两，可是到了现在，我还是没遇到一个所谓的贵人。本来以为是你，你的命格全部带阴，按理说是一代名医的命数。”

叶珪只能笑笑。

“可惜你父亲死得早，不然你就没这么多波折了。。。。。”黎先生说，“你父亲应该是个有名的医生，我到苏州不久，没听说过姓叶的名医，可惜了。。。。。今年刚过世吧？”

叶珪把头抬了抬，“黎先生算的真准。”

“你没有走江湖的经验，”黎先生摸了摸胡须说，“十四岁就是出来做游

医，当然是家中有了巨大变故。你这样有医术的，当然是家里父亲去世。”

叶珪低头抿一口酒，“那先生觉得我什么时候，才能改运，做一个真正的名医。”

“按照你的面相，”黎先生说，“你马上就会学会辨阴阳，黄帝之术，医术当世无双。到时候不要忘记我。”

叶珪听了，十分的高兴，拱手谢黎先生，“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个衙役和一个中年人走进酒肆，衙役看了看酒肆一遍，问中年人，“人在不在？”

“在，就是他。”中年人把手指指向叶珪和黎先生。衙役立即走到黎先生旁，把镣链套在黎先生的身上。黎先生面如土色，嘴里喃喃的说，不知道得罪什么人了。

中年人连忙喊：“错了错了，是旁边这个小子。”

叶珪已经认出了中年人，连忙站起来问：“周老爷，是来找我的？”

“就是他。”周老爷对着衙役说。

衙役二话不说，把叶珪拎起来，带向衙门。留下黎先生目瞪口呆。

叶珪来不及分说，被衙役带到了府衙，县老爷已经升堂，师爷衙役都已经就位。

中年人——现在叶珪想起来了，是周员外，两个月前，自己在行走游医的时候，被周员外请去看病。当时他身无分文，已经饿得头昏眼花，

当然巴不得有人请他看病，当时就说只需要给一碗饭，就权当诊金。周员外家里生病的是他的妻子，脚部肿胀剧痛，这个毛病已经多年，只是今日突然发作的厉害起来，无法下地行走，并且痛的越来越厉害。叶珪知道这是吴地普遍的湿热症状，吴越之地靠海，水系丰富，地气潮湿，加上都喜欢吃海鱼贝类和江湖里的鱼虾，所以湿热淤积几十年，热毒就发作在手脚末端的肢体。叶珪看了周夫人的病情，马上用银针在夫人的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门神堂膈关三个穴道捻上，然后在手太阴肺经的太渊鱼际两穴灸了艾蒿（郑重声明：本文中的一切中医治疗术语，全部是杜撰，万不可当做真实治疗方法，以后也全部一样。）。当时周院外看见叶珪不去针对夫人的脚上治疗，却在夫人的后背扎针，和手上熏艾蒿，就觉得很奇怪，担忧叶珪太年轻，不会治病。但是一刻钟功夫，夫人突然疼痛减轻，不再躺在床上大呼小叫。周员外感激叶珪，但是也没有给叶珪诊金，而是按照说好的要求，给了一碗叶珪米饭，万幸是放了一点梅干菜，没让叶珪只吃白饭。但是叶珪吃了顿饱饭，也就知足。

吃饭的时候，叶珪在听周员外说，夫人的这个病突然发作，刚好苏州的两个名医都出门云游，请来了几个普通的医生，都只能暂时缓解夫人的疼痛，所以无奈中，只能请了叶珪这个小郎中过来，病急乱投医，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珪吃完饭，又给周员外开了一个方子，用了几味药，叮嘱周夫人在半年之内，不要吃荤腥。叶珪年轻，还不是让人信服的名医，所以用药上，也十分的谨慎，不敢开猛药。然后告辞。

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周员外竟然报官抓自己。

叶珪正在想着这些事情，没想到县太爷大声问周员外：“周员外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庸医治死了你的夫人？”

叶珪一听，眼前一阵眩晕。耳边衙役的长长的威武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叶珪在浑浑噩噩中，一片茫然，完全听不清楚县太爷和周员外在说些什么。只是县太爷在询问他的时候，都就本能的答应是的。

县太爷看他没有否认任何状诉，免了他的板子。

当叶珪被衙役扔到大牢之后，才慢慢想明白，自己这次逃不过这一劫了。

叶珪在苦牢里不见天日，身下只有一层薄薄的稻草，地面污秽潮湿，一股便溺的味道和肉体腐烂的气味弥漫。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米饭，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吃饱。

叶珪也想起来了自己对治疗周夫人的事情供认不讳，看情形自己是要给周家人抵命，就算是自己逃过一死，可能也会被发配到极北苦寒充军，自己的身体柔弱，应该也撑不了两年。叶珪越想越绝望，只能期望于老天能救自己一命。

叶珪为了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无奈之中开始在脑袋里慢慢回忆从幼年就开始学习，并强行背诵下来的《内经》，从《素问篇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开始，慢慢的默念：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在牢房里，叶珪也不知道自己过了多久，他已经把《内经》背诵到了七八遍，今天已经背到《灵枢篇的至真要大论篇》。

“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岁运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年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岁运不司气化，间气为灼化。。。。。。”

“能不能给我闭口！”靠叶珪左侧牢房传来一声怒吼，这是个壮年大汉，因为杀人判了斩监候，秋后就要问斩的。他每日里就在牢房破口大骂自己的妻子——叶珪从他的语气中，才知道他就是因为怀疑妻子不忠，杀了她。

距离秋天还有几个月，叶珪心想，自己的性命也和这个死囚一样，撑不到冬天。可能自己和他要同赴法场。那个汉子在叶珪进来之后，又骂了两天，终于没了声息。叶珪爬到隔栏，这才看到那个汉子已经自己睡觉的时候，悬挂在牢房上。汉子的裤子脱落下来，看来他终于受不了等死的煎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解开裤带，绕过木枷，用手把裤带给套上脖子，再挂在了墙壁上的某个木桩上。

叶珪惊慌的大叫，狱卒跑进来，看到了汉子的尸体，慌乱一阵，把汉

子的尸体抬了出去。叶珪终于切身体验到了死亡的恐惧。心里不停的计算，自己会不会因为治死了人，被判重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默念《内经》的速度就快了一些。

但是念了一会，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再度升起，也背不下去了，只能瘫坐在地上，呆若木鸡。

“为什么不念了？”隔栏旁边有人说话，叶珪吓了一跳，看到那个已经死掉的汉子，仍旧站在牢房里，但是身上没了木枷和镣铐。叶珪惊呆了，颤巍巍的问：“你不是死了吗？”

“他是死了，是我在说话。”隔栏旁的声音又传过来。叶珪这才仔细看了，原来隔栏那头还有一个人半靠着墙壁的角落，看来他一直都在那里，由于牢房黑暗，叶珪从来没有注意到。

叶珪又看看隔栏后面站的那个汉子，仍旧十分的惊恐。

“你也看得见？”那个靠着旁边牢房墙角的人说：“他的怨气很深，他觉得他冤枉。”

叶珪看到那个汉子的鬼魂眼睛下流出血来。

“走吧走吧，留这里做甚么。。。。。。”然后叶珪就听到了一阵喃喃念经的声音，汉子的鬼魂消失。

叶珪抓着隔栏的木柱，看着这个古怪的事情。过了一会，那个靠着墙角的人慢慢挪动到隔栏的这头，和叶珪只隔着木柱。

叶珪看到这个人原来是个喇嘛，身上喇嘛袍子已经破烂不堪，他的双

脚都折了，从墙角那头磨蹭着爬过来的，两条腿血肉模糊，黑红相间，现在叶珪知道牢房里腐肉的味道来自何处了。

喇嘛年纪不小了，脸上没有蓄须，叶珪根据他头上的头发，也能看出这个喇嘛呆在这里时间不短。虽然清国发扬喇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江南没有流传，红教活动的范围以北方居多，苏州很少能见到喇嘛。

叶珪问喇嘛：“上师也是犯了死罪？”

“也算是吧。”喇嘛说，“早迟是个死，他们不会放过我。”

叶珪心里就有了同病相怜的想法。

喇嘛突然问：“你是医生？”

叶珪点头，“是的，可惜治死了人。”

“你说来听听。”喇嘛问叶珪。

叶珪就把自己在两月前把周夫人湿热病的症状说了，也说了自己治疗的办法。可惜周夫人隔了两月还是死了，周员外恼怒自己医术平庸，所以把自己告官。

喇嘛想了一会：“不瞒你说，我也懂一点医术。”

叶珪说：“你能听见我默念的是内经，我就知道你肯定懂医术的。”然后把治疗周夫人的情况说了。

“周夫人不是你治死的。”喇嘛听完后说，“你下针和用药都没错。”

今天没了

叶珪无奈的说：“看来是命已至此，我家道中落，也没人替我主持公道。”

喇嘛看着叶珪说：“把你的手伸过来我看看。”

叶珪听从，把手伸过去，喇嘛捏着叶珪的手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对叶珪说：“我们藏医有个故事，你想不想听？”

“呆在这个牢房里，还能做什么，”叶珪苦笑，“听也无妨，反正我和你都是死牢里将死的人。”

“有个藏医，医术稀疏平常，”喇嘛开始说，“但是他为人善良，很多土司和活佛的奴隶没有钱医治病痛，就去找他，他并不看待人的贫贱富贵，穷人和奴隶没钱付诊金，他就罢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叶珪说，“医生悬壶济世，不是为了钱财。”

“医工处世在德不在艺，你父亲是个好医工，”喇嘛说，“我说的那个藏医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诊金的收入，家里难以为续，只凭借妻子养的几头牦牛生活，非常艰难，一年大雪，没有足够的草料，牦牛冻饿而死，于是这个藏医就打算把自己卖给活佛当做奴隶，换取一点钱财，留给家人生活。就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去老人走到他的门口，寻求医治。老人已经奄奄待毙，他对藏医说，他去往拉萨拜佛的，一路长礼叩拜，现在路程过了大半，但是身体扛不住了，看在都是信奉十方三世诸佛的子民下，希望藏医能够出手医治。藏医为难，他看到这个老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一味昂贵的药物才能救治。藏医犹豫很久，对老人说，你等等我。我去去便来。于是藏医到了活佛哪里，

把自己卖身为奴，拿到的卖身钱，并没有给家人购置牲畜，而是买了那一味药物，给老人医治。老人的病情好转，十分感激藏医，于是对藏医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你一个金手指的法子，把你的食指用酥油浸泡一夜，第二天就知道好处。然后老人就告辞。藏医的家里没了指望，妻子和子女只能等着饿死，藏医也只能去活佛哪里为奴。但是活佛知道了藏医治疗老人的事情，叫人把藏医的卖身契给送回来。藏医十分感动，这就是善有善报的道理。藏医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于是用酥油把自己的食指浸泡一晚。从此以后，藏医的医术十分高明，任何病人，到他的面前，只需要用食指触到病人的疾病患处，立即痊愈。藏医成了有名的医工，但是他始终恪守着不主动收取诊金的习惯，只收取病人能够支付的报酬，即便如此，藏医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叶珪听了，连连点头，“你说的这个医生，看来是得了福报。”

喇嘛继续说：“故事还没有讲完。你对故事其中的一个事情不感兴趣吗？”

“哪一件事情？”

“金手指。”

叶珪笑起来，“这只是个故事而已，哪里能当真了。”

喇嘛对着叶珪说：“你的食指，就是一代名医才有的金手指，所以你不该死。”

叶珪把自己的手指放在眼前仔细看了很久，出了比寻常人白皙修长，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喇嘛说：“暂且不说你的事情，你知道那个藏医后来怎么样了吗？”

叶珪说：“一定成了一代名医。”

“没有。”喇嘛摇头，“我接着往下说。”

叶珪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马上询问喇嘛：“上师也是因为给人治病的缘故，被人告官？”

“不是，”喇嘛旋即又摇头，“也算有点牵连。”

叶珪看喇嘛犹犹豫豫，一定是有什么难处不方便说，也就不追问。

喇嘛继续说那个藏医的故事。

“藏医因为金手指的缘故，生活渐渐富足，名声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人，甚至汉人高官都千里迢迢的来找他看病。”喇嘛继续说，“他也不住原来破烂屋子，手上也有了金银，家人养的牦牛也有了几百头，再也不需要过穷困的生活，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开始对穷困的病人不怎么关照了，会先给有钱的富人看病，可是看病的富人也是排着长队等他。到了后来，贫苦的人也只能卖了家产找他来看病，他不再是一个看待众生平等的医生。完全忘记了自己行医的初衷，认

为看病付钱是天经地义，更何况他的医术是百病无怠。直到有一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下人——他也畜养了奴隶，在门口抬走一具尸体，连忙上去询问，这才知道，原来找他看病的穷人太多，却得不到他的医治，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只能在他的门外等死，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吩咐下人在晚上把那些等在门口病死的人搬走，避免让他看见。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情形，狠狠的把家人痛骂一番，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对下人说，如果有穷人进来看病，绝对不能再拒之门外。就在他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却收到了一个汉人的邀请，原来是甘陕总督得了怪病，无法医治，听说了他的名声，特来求治。许诺的报酬非常高，比他以前所有的报酬都高很多。藏医无法拒绝，只能跟着甘陕总督的特使到了总督府。他很轻松的把总督的顽疾治好。回家的时候，用了两辆马车拖着金银财帛。他更加的富有了，再也看不起门外的穷困病人。那些在他门口苦苦哀嚎的病人，无论怎么乞求他，他也无动于衷，甚至主动要下人把他们统统赶走。于是他家的附近，埋葬了无数病死的穷人，那些穷人埋葬的很浅，很多埋葬了没几天，就被土狼给刨出来吞噬尸体，天上的兀鹫也纷纷飞过来加入宴席。一个名医的宅邸附近，竟然成了一大片乱坟岗，金碧辉煌的藏医宅邸就在乱坟岗的中央。”

叶珪听到这里，一阵毛骨悚然，对着喇嘛说：“如果他不是一代名医，可能也不会让那么多穷人不远千里来找他，那些穷人可能会在家里与家人告别死去。他的罪孽实在是太深重了。”

喇嘛点头，“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对他说，自己的嘴上长了一个疔疮，藏医马上就问，你要同意服侍你的那个女奴给我为妾，我就给你治病。妻子惊呆了，没想到丈夫一件动动手指的事情，竟然要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藏医本来也没想太多，等着妻子答应。就在这个时候，下人通报，来了一个乞丐。藏医十分的恼怒，要下人把乞丐赶走，下人就说，乞丐拿着一张人皮，说是无价之宝，当年八思巴的遗物。藏医听了，心中十分的兴奋，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他留下人皮遗物当然是珍贵无比。于是他立即扔下妻子，迎接那个乞丐进来。乞丐不说话，把人皮递到藏医的手上，藏医看了看人皮，上面刻了一个骷髅，骷髅的四周画的是九朵牡丹，人皮的背面，刻的是一个巨大蝉。藏医就询问乞丐，这张人皮虽然价值不菲，但是自己不是活佛，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法器。乞丐就苦苦哀求，说这张人皮有个厉害地方，只能医生才能使用。藏医一听，来了兴趣，就问厉害在什么地方。乞丐就说，这张人皮，里面的那个骷髅是当年中原宋朝黄裳的法器，能够通阴阳辨四季，后来八思巴随着蒙古大军南下，得到了这个骷髅，八思巴最大的恨事就是不能和中原的大法师黄裳一决高下，因为黄裳当时已经去世。得到了黄裳留下的四辩阴阳骷髅之后，他用宋朝皇族后裔的人皮，把骷髅的灵力注入。后来这个人皮留给了八思巴作为法器，然后又流传几百年，听说人皮的功用，是能够治疗世间所有的百病，并且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藏医听了，不免笑起来，伸出自己的食指，说自己的指头也有这个本事。乞丐就不说话了，对藏医说，你的指头只是在你身

上，你死了，金手指就没了。但是这张人皮可以代代相传。藏医被打动了，收下人皮——也就是四辩阴阳骷髅。然后给乞丐看病，乞丐说自己的喉咙里长了一个疮，痛苦不堪。藏医于是把手指伸进乞丐的嘴巴，却摸不到疮，乞丐用手示意，还在喉咙下方。当藏医把手指深深的探入之后，乞丐咬下了藏医的指头！”

“啊！”叶珪猛地轻呼一声。

喇嘛继续说：“就在藏医手指被咬掉的那一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乞丐，就是当年告诉他用酥油浸泡手指的那个老人。现在藏医明白这个老人并非普通人，一定是个非常有修为的活佛，或者是真佛显身。乞丐咬掉藏医的金手指之后，就离开了。藏医连忙拿起那张四辩骷髅，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的金手指起死回生，人皮骷髅上面隐隐传来声音，藏医什么都听不懂，原来骷髅说的是古老的汉文。藏医的金手指没有了，他的妻子嘴上的疮也无法医治，几天之后妻子的疮把嘴巴全部塞住，无法饮食，活活饿死。事情还没完，藏医金手指被咬掉的消息不胫而走，再也没有什么富豪找他看病。接着他的儿子吸食鸦片，毒瘾深重，却无法拯救，女儿也难产而死，藏医也没有办法。最后藏医的儿子吸食鸦片散尽家财。当藏医终于明白自己受到了报应之后，已经一贫如洗，现在连穷困的百姓也不找他了，昔日门前繁华都一去不返，宅邸也被毒瘾发作的儿子一把火烧掉，儿子也丧生在大火中。藏医站在家中的废墟旁，看着四周无数坟茔，心中终于大彻大

悟。把自己投身到了寺庙，做了一个最低等的喇嘛，然后他带着那张四辩骷髅人皮，离开藏地，游历到中原，想把四辩骷髅还给中原人。了解自己最后的心愿。”

叶珪看着眼前的这个喇嘛，终于明白了听到的并非一个故事，而是这个眼前喇嘛一生的经历。

“你被关在这里？”叶珪看着喇嘛正在腐烂的大腿，“又是为了什么？”

“我离开藏地，来到中原，一直在寻访当年黄裳的传人。”喇嘛说慢慢的说着，手里在怀中摸索，捏了两个虱子出来，扔到身边的稻草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黄裳他不是真正的道士，”叶珪说，“他只是撰录道藏的官员而已，没有门派。当然谈不上有传人。”

“这就可惜了。”喇嘛说，“我到处寻访，打听黄裳的传人，手上有四辩阴阳骷髅的事情也让人有所知晓，于是有个茅山道士找到我，希望我给把四辩阴阳骷髅给他。我跟这个道士说，我要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的人一定是医生而不是道士，拒绝了他。”

“然后他就报官把你抓起来？”叶珪好奇的问。

“因为他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无法让我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喇嘛说，“他也会法术，一种能让人无法动弹的法术，他搜遍我全身也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他逼问我四辩阴阳骷髅藏在了什么地方，我当然不肯说。结果，他就报官，说我手上的钵盂是人的头盖骨，而头

盖骨是我杀了人取下来的。”

“你真的杀人取头骨做钵盂？”叶珪问，“我听黎先生说过，西藏喇嘛有这种做法。”

“那个头盖骨是我在火灾废墟里找到的，”喇嘛说，“我儿子的头骨，我之所以用这个头骨作为钵盂，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从前的罪孽。”

“但是官府并不相信你说的话，”叶珪说，“这也难怪。”

“那个道士和官府有交情，”喇嘛说，“于是就以杀人罪把我收监，但是也无法定我的罪，只能以妖僧惑众的名义关这我，拷打了我几次，我的腿被夹棍夹烂，看来这辈子是走不出去了。”

叶珪听了，想起自己也是无端的大祸临头，情形比眼前的这个喇嘛好不了多少。

喇嘛平静的说：“我罪孽深重，经历这种事情，就是恶报，道士如今还没有放过我，等我熬不住了，就把四辩阴阳骷髅交给他。我担心的是我死后，四辩阴阳骷髅就交不到黄裳后人的手上。。。。。”

今天没了

抄袭事件挺闹心的。

实际上我也遇到过抄袭，被别的傻逼给剽窃过《宜昌鬼事》。

上次我没说话。

但是这次，我和#保护原创，抵制抄袭#的事件和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发出声音，可能今后就是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将再也无能为力。

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弱势。

我们不想在这么弱势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叶珪看着喇嘛，喇嘛眼睛直直的看着叶珪。

“可惜我也是等着判斩监候，”叶珪叹口气说，“否则我倒是能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你是医生，”喇嘛说，“你连续念了几天《内经》，也许这是天意，不然为什么在我死前，偏偏遇到一个医生在我旁边，也许你就是佛祖安排过来的人。”

“我都说了，我自身难保。”叶珪说，“我也很想帮你，但是我做不到了。”

“你不是短命的相貌，”喇嘛说，“并且有名医之相。”

“黎先生也是这么说，”叶珪苦笑，“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被抓进来了。”

喇嘛咳嗽起来，看样子非常的虚弱，他不再跟叶珪说话，而是慢慢的解开身上的僧袍，露出胸口，然后闭上眼睛喃喃的念诵经文，念得是藏语，叶珪无从得知念得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在昏暗的光线下，喇嘛的胸口慢慢显出一个人头，接着变得清晰，是一个小骷髅，如同纹身一样。喇嘛用手轻轻的在肩膀下，把自己胸口的皮肤掀起一点，然

后慢慢把皮肤揭下来。

叶珪看着毛骨悚然，但是随即看的明白，原来揭下后，才是喇嘛真正的皮肤。那张正在被揭下来的人皮，就是刚才所说的四辩阴阳骷髅了，叶珪也能看见人皮一旦离开喇嘛的胸口，就显现出了牡丹。

整张人皮被撕下来，揉成一团，递给叶珪，“我就一个要求，把这东西送个黄裳的后人，如果你找不到黄裳的后人，就好好保管，它能对你有莫大的好处。”

“莫大的好处？”叶珪茫然的问。

“记得我说的故事。”喇嘛说，“千万别忘了。”

喇嘛说完，身体顿时虚弱，萎靡不堪，软软躺倒在地，无论叶珪怎么叫他，都没有回答。

叶珪拿着那张人皮，不知道是该收下，还是还给喇嘛，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叶珪茫然无措的时候，外部的牢门被推开，一线日光照射进来，狱卒走进来了。叶珪只好把四辩阴阳骷髅塞在自己的怀中。

狱卒走到叶珪的牢房外，叶珪对着狱卒喊：“旁边的这个喇嘛好像不行了。”

“关你什么事情，”狱卒说，“你还是担心自己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叶珪一听，立即呆住，难道周员外等不到秋后，现在就要让官府杀了自己吗。

“你可以走了。”狱卒说，“你运气很好，周夫人被人救活，周员外心情很好，不再追究你这个庸医。”

“什么？”叶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后每本事就不要给人看病。”狱卒回答，“老老实实的做点小买卖去吧。”

“周夫人不是死了吗？”叶珪问，“她怎么就又活过来了。”

“你得感谢薛大夫，”狱卒说，“你自己去向薛大夫道谢求吧，去了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狱卒打开牢门，解开叶珪的镣铐。把叶珪带出牢房，叶珪站在白日下，眼睛被日光刺的睁不开。

“薛大夫。”叶珪至少明白，自己捡回这条命，就是他的恩惠。

三 一百年前的民间道教谶语

徐云风和王鲲鹏说了阴阳四辩骷髅的来历，申德旭和黄坤也明白了王鲲鹏要布置的七星阵法必须需要阴阳四辩骷髅作为驱动阵法的旌旗。现在申德旭看着王鲲鹏，黄坤知道，他要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和张天然到底有什么过节？”申德旭果然问道，“你的事情我大致听说过，当初你放弃了老严给你留下的那个宗教灵异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是不是这缘由。”

王鲲鹏看着徐云风，冷冷的说：“这个你要问他了。”

疯子的眼睛红了，“妈的，他弄死了赵先生。”

黄坤和申德旭对赵一二赵先生这个名号，已经不止一次的听说了。他们都很好奇，这个在鄂西地区赫赫有名的术士，当初和王鲲鹏徐云风到底有什么渊源。

疯子心情激动，胡乱骂了一通，骂的人不仅有张天然，还有老严，甚至还有王八——黄坤听了很久才意识到王八就是王鲲鹏。最后疯子连自己也一起骂了。他絮絮叨叨的骂，黄坤也差不多听了个大概。

原来赵一二本来只在湖北四川这一带活动，跟张天然和北京那个研究所的所长老严没什么关系。只是赵一二收了王鲲鹏为徒弟，结果就有麻烦了。因为王鲲鹏的道法青出于蓝，已经胜过了赵一二。在某个机会里，王鲲鹏引起了那个研究所领导人老严的注意。

老严看出了王鲲鹏并不想仅仅做一个地方上的术士，野心很大。于是把王鲲鹏带到了北京，作为接班人培养，王鲲鹏在北京接受到了从前不可能遇到的机遇，道法突飞猛进，得到了道教人士的一致尊重。“抱阳子”的称号，就是那时候得到的。老严就把所长的位置交给了王鲲鹏，自己准备退休，到崂山派的师门去养老。

不过事情就出在这里了，老严是有个对头的，这个对头就是张天然。两人已经斗了一辈子，在解放初期，老严借着张天然出阴的关口，让张天然无法出阴，只能以灵魂的方式存在。

但是张天然的信徒仍然很多，遍布天下，只是都隐藏在民间，私下发展信徒。张天然的信徒发现了老严的接班人王鲲鹏十分的厉害，就想对付王鲲鹏，结果阴差阳错，弄死了赵一二。王鲲鹏知道后，杀人的心都有了。这还不够，赵一二被害死，还得罪了另一号人物，那就是徐云风。

徐云风的事情要单讲了，其实赵一二当初收徒弟，看中的是徐云风，只是徐云风脑袋有毛病，给拒绝了，在退而求其次收了王鲲鹏，没想到王鲲鹏虽然天赋和资质比不上徐云风，不过性格坚强，头脑聪明，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天下术士数一数二的地位。

徐云风就不同，为了给赵一二报仇，虽然没有拜师，却得到了诡道金旋子的真传，成了诡道的挂名门人。

两兄弟当年把张天然闹的够呛，差点被徐云风解决。只是在紧要关头，疯子脑袋抽风了，让张天然跑掉。失去了最好的机会。结果这几年，张天然的势力猛然扩大。

王鲲鹏就责怪徐云风当初心慈手软放过了张天然。而徐云风就责怪王鲲鹏野心太大，导致了赵一二被连累死掉。两人的关系，就一直这样龃龉。而且王鲲鹏接了老严的位置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徐云风甚至赵一二死掉，都是老严暗自布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一举把张天然彻底击败。

所以徐云风最恨的就是张天然，第二恨的就是老严。要不是因为王鲲鹏在中间斡旋，徐云风早就要去找老严算这笔账。

不过后来徐云风又经历很多事情，看透了超越宗教和哲学的桎梏，才看得淡了，彻底的放弃，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现在给王鲲鹏帮忙，也是当初答应过王鲲鹏的一句话而已。

黄坤知道了这些往事，马上就问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张天然和老严到底有什么过节？”

“这就是一个谶语了。”王鲲鹏说，“在张天然最风光发达，号令几十万教众的时候，有一个道教高人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张天然最终会败倒在诡道门人的手下。”

“那不就是你们？”黄坤问。

“是的。”王鲲鹏说，“张天然当时最大的死敌，就是诡道的门人古赤萧。我师叔祖。”

“古赤萧。。。。。”黄坤又看到申德旭的手在忍不住的发抖，“开国元帅古赤萧。”

“刚才不是说老严跟张天然有过节吗？”黄坤问，“怎么又扯到了古赤萧的头上。”

“因为老严就是古赤萧一手培养的能人异士。”王鲲鹏阴测测的说，“专门对付张天然的。”

看来这也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往事了。黄坤想的没错，王鲲鹏的语速变慢，“他们之间的争斗，牵扯到了我们诡道所有的门人——我的师叔

祖古赤萧，我的师祖，我的师伯金旋子，我的师父赵一二，直到我。。。。。。
还有疯子。”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宜昌江边

申德旭长叹一口气，“果然有这么深的渊源！”

王鲲鹏对申德旭说：“有些事情，你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你应该知道石牌战役中，招魂师的事情吧。”

申德旭听了，呆住了很久。然后苦笑起来：“原来你找我，一直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鸡巴招魂师！”疯子大骂起来，“张光璧就是张光璧，谁都知道招魂师最怕就是过阴人，老子就过阴人。”

黄坤听傻了，申德旭喃喃的说：“是的，是的，道教三清的三个顶尖术士，一个是招魂师，一个是过阴人，一个是大法师。从来就是相互制约的。”

王鲲鹏说：“那时候，张光璧还是做了好事的，是一个民族英雄。”

疯子仍旧不肯罢休，“什么民族英雄，弄死了赵先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你还给他说话！”

王鲲鹏正色说：“一码归一码，他和我们之间是私仇，但是在国难之前，他和诡道是同仇敌忾。”

疯子把手扬一下，“就你大道理多。”

“看来你把我底细也查的清清楚楚了，”申德旭苦笑，“你知道我当年是孙拂尘的副手？”

黄坤已经要被他们三人说的话弄崩溃了，“孙拂尘又是什么人？”

这句话一说，黄坤突然发现面前的三个前辈都安静下来，疯子的眼睛红了，叹口气，蹲坐在沙滩上。

王鲲鹏也很尴尬，“知道就行了，不用在他面前说的太多。”

申德旭点头，“是的，长江三峡河段的事情都归我管，当年石牌战役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当时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张真人，率领手下几十万教众，势力庞大，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首先拉拢张天然，张天然不置可否，但是手下的几个首领已经纷纷投奔日本人，其中尤以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为最。周佛海后来是日伪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长，私下的身份是一贯道六合慧光坛四品证恩，可见一贯道当初的实力规模。

就在张天然犹豫不决的时候，被国民党招安到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软禁了一年，一年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张天然终于决定抗日的立场。

一九四三年五月

日本军队溯江而上，从宜昌南津关和长阳高家堰等地进攻，战役的地点就是在西陵峡的中段石牌。这场战役被后世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一旦三峡失守，日军突破三峡天险，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必将沦陷。国民党政府就退无可退，日军将全面占领中华。

国民党胡璉部率领十五万军队在石牌阻挡日军，展开历时一个月的铁血厮杀，这是陆战。日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阵地，国民党空军就不断空袭日军在宜昌的土门垭军用机场，这是空战。

但是中日装备最为悬殊的水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中国积弱已久，海军根本就是摆设，但是日军的军舰已经是横扫太平洋。所以最为凶险的战斗其实在长江的河道上。

不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上设置了很多水雷，凭借三峡的河道的礁石优势守住西陵峡。日军也无法顺利进攻。于是战争中最不为人知的内幕开始了。这就是阴战。

阴战，这是所有军事学家都不愿意提起的名词。因为这个战争方式，不是靠人打的，而是靠法术和鬼魂。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不能离开这个方式，但是又从来不会在历史上提起。战争中稀奇古怪，超越自然现象的事情多了去了，后人最多说一些大势所趋，机缘巧合之类的解释。其实这些都是暗中用法术操纵的结果。

当时日军的军舰在西陵峡滟滩附近受阻，无论如何也进攻不上三斗坪河段。因为国民党政府知道长江三峡河道狭窄，河滩众多，礁石嶙峋，日本人吃水深的大型军舰上不来，于是排布了很多水雷在河道里。日军的吃水浅的轻型军舰，攻击力和防卫能力都较弱，在天险和水雷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军队临时征召的民用船只改造的军舰打的不相上下。

接下来的战事，突然扭转，日军占据上风，中方的军舰节节败退，因为日军调动了两艘两千吨级的军舰从南津关向上行进，并且巧妙的绕开了峡江中的暗礁。而水雷也全部失效。日军的大型军舰上来，中国的战船大部分还是民用的木船改造，当然抵挡不了日本人军舰上的重型大炮。

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能让两千吨的战舰长驱直入到西陵峡中段，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暗中调查，终于发现，日本人从日本本土招来了一个阴阳师过来。那个阴阳师的名字姓同断，名字不详，是日本避水流派的高手。

同断这个流派最厉害的招数是，他能驱使河童。河童当时已经被日本带到中国，参与了鄱阳湖水战。让国民党军队吃了大亏。

同断驱使的河童，在水下遇到礁石，几百上千个河童就在水下扛着军舰绕过，而且河童能够把水雷的引信全部拆除。这就是同断本事！

同断参与到石牌战役的消息，特务立即告知了国民党重庆政府，引起

了专门处理类似事件毛人凤的恐慌，于是毛人凤安排了中国当时最厉害的民间宗教宗师、招魂师和过阴人两大顶尖术士名头的张天然也暗中安排到了石牌。

于是在这个石牌保卫战里，军队厮杀的惨烈，但是暗中里，中日两大术士对决也是惊心动魄。招魂师也就是一贯道的道魁张天然到了西陵峡，马上用他的方式，在三斗坪开了一个道场，开始招魂，无数山间厉鬼，从四面八方，丛山峻岭里蜂拥而至，纷纷投入水中，结果同断方面的河童几乎全部溺毙，少数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接受同断的控制，那些幸存的河童躲在了长江水系里，后来跟着长江流域的河道，流窜到了中国南方各地，繁衍生殖，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害人的东西——水猴子。这是后话，水猴子在建国后的事情，后面再说。

中日两大术士，张天然和同断之间的第一场比试，以张天然的大获全胜告终。同断所在的日本军舰突然发现，没了河童的帮助，不仅无法继续顺着长江溯江而上，而且无法退回南津关，进退两难。

因为张天然的法术高强，已经在之前就设定了专门用于长江的阵法——铁锁横江。

同断并没有逃走，而是在暗中谋划下一步计划。

张天然也没闲着，他自己镇守在三斗坪，而他的副手，也是生死兄弟庄崇光在鄂西川东湘西地区找到了当时最大的四个术士家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这四个家族分别是：镇守巫峡的犁头巫家、川东的术士世家黄家、辰州养尸的魏家、湘西的放蛊家族。

于是赶在同断下一次进攻之前，犁头巫家的钟义方、黄家的黄松柏（黄坤听到这里，傻眼了。）、黄铁焰、魏家的魏永柒、放蛊的禾箴女都赶到了三斗坪，跟张天然汇合，共同抵抗同断的进攻。其实四个家族本来和张天然并不熟悉，当时庄崇光是拿着一个人的手信，劝说他们四大家族加入。而庄崇光手里拿着的手信的发令者却是当时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将领——古赤萧，私下身份是诡道传人。

所以当时三斗坪几乎聚集了中国南方最为显赫的术士。共同对抗日本的避水流宗师同断。

这也是倾尽了全力，孤注一掷。

今天没了

请关注微博话题

#保护原创，抵制抄袭#

日军水路进攻也受到了挫败。这在当时大环境下，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成功，横扫亚洲和太平洋，军事优势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军队一直节节败退，虽然打了台儿庄、长沙、枣宜几场硬仗，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日军赢了。到了石牌战役，才是中国军队真正的把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给战胜。

不过在四三年的这个五月份，在这场战争进行当中，认为日军不可战

胜的论调还是占据多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屁大点国家，人口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把中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个跟日本提前进入工业文明有关，他们赶上了工业革命的尾巴，运气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文化。日本人秉承中国文化，到现在还有唐宋遗风。而中国宋朝之后被蒙古人占领，明朝之后，女真人又让中国人亡国一次。特别是女真人，对汉文化打压的十分厉害，只保留了儒家中奴性的理学糟粕部分奴役汉人，于是一些很古老的文化，道教正统啊、心学啊、纵横论啊、阴阳论等等精华的部分就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反而在日本渐渐流传，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人当时也骄傲的很，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这个倒也是事实，比如中国的很多古老经典书籍，中国都失传了——这个就是女真人干的好事，《四库全书》的功劳就是剪除了汉人文化的精要，保留了有利于女真人统治的奴性文化。以至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还要去日本寻求相关书籍和记载。

中国古老的技艺相扑、剑道、医术、围棋也在日本流传下来。特别是围棋，在北洋政府时期，段祺瑞是个围棋高手，可是没想到日本来了一个五段水平的棋手，就把中国的顶尖围棋高手下的毫无招架之力，后来的吴清源也只能东渡到日本学习围棋。就算是中国现代的围棋在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的努力下，后来居上。但是围棋的规则已经

日化，不再是中国古围棋的规则。

而占据中国文化其中重要一环的巫术道术文化，日本人也已经超过了中国。这就是一个避水流的宗师，同断到了中国，而中国方面必须要出动张天然和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原因。

并且张天然和四大家族并非中国道教的正宗延续，都是在民间流传的术士，受官方的影响较少，相对传承到了高深的道术。

同断在受挫后，修整几天，进行了第二次进攻。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巫术，就是幻术，在中国本土叫厌胜术。

也就是撒豆成兵，折纸为人的做法。一夜之间，中国方面的守军，发现日本人的军队怎么都打不死，战船也无法击沉。遇到这种情况，当兵就会泄气，溃不成军，被日军突进到了黄陵庙河段。不过同断发现这招也不灵，因为没过多久，自己的幻术都被破了，江面上留下无数黄裱纸片。这才明白，上游的中国军队除了张天然之外，还有厉害角色。

这个厉害角色，就是犁头巫家的钟义方。装神弄鬼，蛊惑人的眼睛，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钟家擅长做的事情，所以同断的幻术在钟义方的面前，也占据不了上风。钟义方当时的看家法宝是一个墨斗，钟义方在江面上用墨斗划线，黑色的墨线漂浮在江面上，完全不受江水流动的影响，同断的纸人幻化的士兵到了墨线的范围，就纷纷显出原形。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

于是同断迷惑中国军队的那些幻像全部都烟消云散。中国军队趁机厮杀，把日军又打回南沱河段。

同断又收集战场上死掉的尸体，还魂的方式，让他们投入战斗。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还魂后的僵尸最开始的时候，和中国军队方面打的很顺畅，因为僵尸无论受了多大的伤害，都不影响作战。唯一的缺点是比较迟钝。

接下来的事情，让同断震惊了，他发现自己控制的僵尸突然变得灵活，而且有了部分常人的智商，战斗力猛增不少。问题就是这些僵尸虽然变得更加厉害，但是他们却调转了方向，对付的是日本军队，僵尸可不管自己要对付的是不是自己生前的战友，他们只接受还魂人的控制。同断的还魂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立即就明白了，上游有魏家的人。魏家人实在是太出名，日本方面早有所闻。魏家的赶尸养尸祖传的本领，传男不传女，也不跟政府打交道，就只在魏家家族内流传，是日本人没有涉及到的法术。所以同断的还魂术，在魏永柒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魏家的本领一个是养尸，就是能提升僵尸的能力，能将尸体养成铁尸、铜尸，铁尸就已经刀枪不入，灵活自如。而铜尸更上一层楼，可以跳跃上树，入水活动。铜尸在往上，就是“魑”，僵尸的最高阶段。

当时魏永柒时间有限，将同断手下的僵尸，控制过来，养成铁尸，反戈一击。同断带领的军队人数伤亡过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上游的几个中国术士了。而且再这么僵持下去，魏家的传人会养出

铜尸出来，那样的话，更加没有胜算。

同断打算撤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张天然除了魏家和犁头巫家两个帮手之外，还有苗家放蛊禾簋女，川东术士世家的黄松柏、黄铁焰两人。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防守同断的进攻。

而是要让同断根本就回不去！

这就是张天然的性格，做事斩草除根，不留半分余地。

先说禾簋女，这个苗女是当时放蛊的高人，一般人都以为放蛊就是弄一些毒虫之类修炼，然后施加到仇人的身上。所以有了很多负心汉被苗女放蛊传闻。但是，只是放蛊的低级本领，随便一个苗女都能做到，而放蛊到了高深地步，就不是针对人个体了。像禾簋女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会为了什么感情纠葛使用她的蛊术的。

同断发现自己带领的船舰和军队，突然全部在长江上迷路，想弃船登陆，也找不到江岸。这就是禾簋女的功劳，她布置的蛊术，她硬生生的把只有几十米上百米宽阔的河道，扩展了无数倍，能让同断的军队找不到任何方向，紧紧的把同断限制在一个空间里。这个法术也不能这么解释，更加合理的说法是，禾簋女实际上是在河道的范围里日本人的体积缩小，不过中国军队进去后也是一样。这么解释相对合理，但也不是真正的做法，这个蛊术太高深，文字无法表达。

中国有句谚语是“狗急跳墙。”

这个也是张天然最担心的地方，他布置了长江上最缺德的阵法“铁锁横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同断能回家。但是他也明白，以同断这种高手，一定能发现他最担心的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长江古道。

长江古道是三峡地区，位于长江地下的一個巨大地下河。起点是奉节天坑，终点是南津关。在三峡河道里，有无数入口进入古道。如果同断发现了这个古道，直接带领军队从古道进入四川夔门后方，石牌战役，就输定了。

不过要开启古道，必须要能驱使夔辰和傲天两个镇守的神兽。

再来说说长江的镇守神兽的事情。

中国治水祖师爷李冰镇守都江堰的时候，埋下了白犀作为镇守神兽，但是李冰对长江水患也很忧心，于是李冰开始，到他的后人，从秦到晋，在长江沿岸，从宜宾段到云梦泽，埋下了二十五个镇守神兽。

宜宾的是横介和玉蟾；泸州是獬豸；合江是肱肱和诸犍；恭州是重明鸟；涪陵是饕餮；丰都是枹杙和金乌和陆吾；忠县是角圭；万州是当康；云阳是灭蒙和乌雉；奉节是夔；巫山是凤凰；巴东是玃和白泽；秭归是夔辰和傲天；猓亭是猓和冉遗；云梦泽也就是如今的荆江段和洞庭湖是毕方、混沌、鬼车。

这些东西，都是在埋入长江沿岸地下的时候，都是石头雕塑。但是他们一旦发动，就是体积巨大的神兽，并且是活的。

反正古时候的事情，现代人很多都无法解释，虽然如今科学昌明，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得按老祖宗的规矩来。

张天然的担忧没有错。

今天没了。

果然同断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现了三峡古道的秘密，而入口，就是一个巨大的铁板，铁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铁锚，那个铁锚拴着傲天，而铁板由赑屃给背着。这个入口是会移动的。普通人和神棍当然无法找到。

不过以同断这样的高手，他能计算出方位。更加要命的是，同断能控制赑屃和傲天。

当初李冰和他的后人布置的镇守神兽，都是有用意的，每种神兽的功能和职责不同。赑屃是哥大乌龟，傲天是一个巨牛。

而黄家一直掌握着驱动神兽的本领。现在的情况是同断也能。

黄松柏和黄铁焰潜入到西陵峡中段的时候，发现已经晚了，同断已经控制神兽，打开了铁板。

张天然的低估了同断，因为掌控神兽的古老书籍，不光是有流传的秘笈在黄家。中国古代的《水经注》《山海经》还有一些中国佚失，但是日本流传的古籍都提到过控制神兽的方法。要说同断也是天生异禀，他在日本就已经根据这些书籍，学到了控制神兽的方法。

黄松柏和黄铁焰行动失败，回到三斗坪给张天然覆命，张天然大怒，当时就要杀了黄铁焰，但是被庄崇光阻止。于是黄铁焰感念庄崇光的恩情，两人私交非常好。也就是这个小插曲，导致了最后张天然无法出阴。这又是后话了。

同断已经进入三峡古道，所以张天然和同断的对决，就从长江上的江面，到了古道地下。张天然带领帮手从巴东进入古道，飞奔到下游在青滩方位，两大宗师在古道下遇到，展开对决。他们的搏斗，关乎整个战局。

四 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二千九百五十五进，六十一万零八出

申德旭把当年的石牌战役中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阴战说的惊心动魄，王鲲鹏和疯子倒还罢了，黄坤这个菜鸟才是听得如痴如醉。

“原来我爷爷，”黄坤喃喃的说，“他竟然是这么一个大英雄。”

疯子开始冷笑，“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

“申工刚才说的那个铁板，”黄坤脑袋里慢慢梳理清楚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江底下的那个铁板和铁锚？”

“正是。”王鲲鹏突然变了态度，笑嘻嘻的回答。

“可是为什么现在铁板重现长江，”黄坤继续问，“跟张天然又有什么关

系。”

“关系大了。”申德旭主动回答，“因为当时张天然身边还有个隐藏很深的高人，其他四大家族都不知道的人。”

“悖星。”疯子苦笑，“孙家的老爷子。”

王鲲鹏说：“申工，你就是孙家老爷子的儿子孙拂尘的副手吧。”

“是的，是的。”申德旭开始擦汗。

黄坤明白了，现在站在江洲上的四个人，包括自己，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就阴差阳错卷入到这个事件中来的，而是都有极为深刻的家族渊源。

“那你继续说。”王鲲鹏对申德旭说道。

申德旭点头，“张天然一直以为悖星孙老爷子是个普通术士而已，没想到孙老爷子是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那就是要隐藏三峡古道里的一个终极秘密。没想到张天然和同断都是一等一的宗师，他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张天然从古道出来之后，人就变了，他自以为找到了成仙途径。”

“麻辣隔壁的！”疯子突然跳起来，“不要说这个话题行不行！”然后一把揪住王鲲鹏的衣领，威胁道：“你要是再让姓申的说这些瞎鸡巴玩意，老子现在就走人，让你一个人去跟姓张的王八蛋死磕，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王鲲鹏连忙向申德旭使眼色，阻止申德旭说下去。

疯子突然发作，让申德旭和黄坤都很尴尬，大家一时无话，只有江风吹过的声音。

“还是说那个铁板吧，”王鲲鹏说，“我来说。”

王鲲鹏开始说起铁板和铁锚的来历。

这个和汉初的陈平张良韩信又脱不了关系了。

现在在长江江底的那个铁板是一块棋盘，当年韩信对弈天下无双，掌握了兵法之道。功成名就后，就把自己平生的兵法都刻在这个棋盘上，而韩信死后，陈平和张良认为天下已定，这个棋盘是个凶险的东西，于是陈平召来了李冰的后人，将棋盘投入三峡河段，并且埋了赧员和傲天两大神兽镇守。

而李冰的后人却多做了一件事情，让棋盘盖住了三峡古道的下游的入口。这就棋盘的重要性。

“张天然要再次进入古道！”申德旭慌了。

“是的。”王鲲鹏终于吐露实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七星阵法守住棋盘的原因。”

“他为什么不从其他的入口进去，”黄坤问，“你刚才也说了，巴东也有入口。”

“不仅巴东有入口，巫山和奉节也有，”王鲲鹏说，“只不过，巫山和奉节的神兽已经被古赤萧的得力手下宇文发陈在五十年代给封印了，张

天然现在只有这一个选择。”

“张天然在古道里到底发现了一个什么秘密？”黄坤刚问出口，疯子冲到他面前，阴冷的说，“我最后提醒你一遍，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讖篇完。

附篇：黑暗传一

唱：

东边一朵黑云起，
西边一朵血云开。
谁个孝家开歌厂？
引得四方鬼魂来。
阴风惨惨开歌路。
歌路开来嘴笑歪
起歌楼来红满地，
搭歌台来白骨衰，
千山万水聚拢来。
脚踏山来山也动，
脚踏水来浪不翻。
来到孝家大门前。
孝家门前搭高楼，

搭的走马转角楼。
四道鬼门在四方。
一道天门在高堂。
打开东门好杀人。
打开西门好允血，
打开北门招亡魂。
歌台搭在楼中央，
上盖青色白骨瓦，
下铺玉石骷髅砖，
八根全梁人皮柱。
置下杪榑门两扇。
早晨开门乌鸦叫，
晚上关门狗哭声。
歌鼓堂前阴测测，
好比八寒地狱形，
锦幃上面绣夜叉，
夜叉上下绣冤魂，
冤魂之上绣白幡，
白幡旁边绣鬼爪。
鬼爪旁边绣牡丹，
牡丹那是翠如玉
旁边绣的是鹤鹑。

打开歌楼一重门，
一重门里不见人。
只见一对怪兽把守，
一个含绣球，一个戴铜铃，
这是青狮白象，守在两旁。
叫一声青狮白象，
请你站一边，闪在一旁，
让我歌鼓二人，早进歌场。

2008.05.14.02.09

时间已经是丑时，一老一少走进了灵堂。
老的那个人年纪也不算大，四十左右的年龄，小的那个十岁出头，还未成年。两人一前一后慢慢走到灵堂的前部的幡布前，然后站定，对着幡布，身体前倾，两手握在胸前，做了一个道家的礼仪。
指导员看着面前的两人，对身边的一个老道士说：“他们行吗？”
老道士看见这两人手中手指行礼的姿势，左手的大拇指按在右手掌心，右手的虎口把左手的大拇指捏住。双手又环握。
“是行家。”老道说了之后，又犹豫起来，“但是方向是反的，很奇怪。”

指导员有点急了，“我就问他们行不行？”

老道主动走到这两个人面前，行了一个道礼，然后询问：“师兄何处仙山？”

年长的那个摇头笑了笑，“无山无洞。”

老道再问：“那一门那一宗？”

“不在道教门派。”年长的来人诚恳地回答。

老道又问：“是不能说师门吗？”

来人长者对老道说：“诡道。”

老道愣了很久，旁边的指导员不耐烦的问：“到底什么情况？”

“他能行，”老道说，“绝对能行。”

指导员面对来人，大喇喇的问：“你姓什么？”

老道拦在指导员身前，对来说，“他不是道门，莫见怪。”

“不见怪。”来人微笑的对老道说，“我姓金，金仲。”

老道听了金仲这个名字，连忙退了一步，深鞠一躬，“青城木商，青城木商。”

金仲也回了长礼，“客气了。”然后又问：“我可以进去了吗？”

木商子连忙牵着金仲的衣袖走进幡布后方，“师兄请。”

金仲和他的弟子站定，看着眼前的一切，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猛然变大，大喊一声：“无关的人可以出去了。”

灵堂内白幡后的一些道士和尚，一共几十人，都颤巍巍的从金仲身边走过，走到白幡外，灵堂前，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指导员看到了这一切，知道这个叫金仲的人来历非凡，忍不住问木商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都要叫他师兄，他的门派到底有什么讲究。”

木商子严肃的说：“我以为诡道已经绝户了，没想到还有门人流传。”

指导员问：“难道还有什么道教门派比你们青城派更厉害，不是全真吗，不是龙门吗，不是正一吗，这些门派都很远，他们不是来不及过来吗？”

木商子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诡道的门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没听说过他们到川西来过。”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指导员问木商子，“这个姓金的道士，到底是不是比你们青城更有本事。”

今天没了

三大宗师晋篇

一 法家李斯、纵横家魏轍、阴阳家尉僚

晋篇水分部：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魏轍已经找了很多年，直到这天，他在驿站连续收到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始皇帝在博浪沙遇刺，另一个消息是尉僚传来的消息，尉僚已经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驿站是帝国的核心命脉部门，沟通着帝国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消息。魏

轍只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才能有资格打开连信使都不能打开的信件，这是李斯定下的规矩，这样无论尉僚和魏轍去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互联系，李斯就能掌控他们的行踪。

三人中，李斯一直都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从这个时代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李斯更聪明的人了。

而尉僚已经找到了两个传人，按照当初的约定，尉僚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归隐，不知所踪。而魏轍的事情还没完成。不过魏轍已经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博浪沙。

魏轍找来了还在当地盘查刺客的一名千人（秦军的军官名称），千人知道了魏轍的身份后，立即跪拜在魏轍面前，详细的给魏轍说起了当时的始皇帝遇刺的情形。

魏轍提出想见一下刺客力士的尸体，千人告诉魏轍，力士的尸体已经醢刑，但是千人带着魏轍到了刑场上，魏轍看到了力士行刺始皇帝的凶器。是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魏轍看到后，笑了，他遇到了熟人。

魏轍认识这个铁椎的主人——沧海君。他知道要找到自己的传人了。于是立即赶往齐地。

魏轍、尉僚、李斯。秦帝国的缔造者。

魏轍都是鬼谷子传人，贯通纵横之术和黄老之术。

尉繚是阴阳术的传人，同时精通兵法。

而李斯是法家宗师。

他们学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道家。

前秦时期，法家、道家、纵横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等等流派盛行。各自出了不少宗师。

而最终，奉行法家的秦国统一天下，于是法家最为鼎盛，而李斯，就是法家的宗师人物。秦帝国的行政体系全部由李斯筹划和实行，这就是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

军事方面是太尉尉繚，尉繚通辨阴阳，领悟兵法精髓，秦国统一六国的每一场战争身后都有尉繚的运筹帷幄的参谋。

而还有一个国家柱石，魏轍，他做的事情就是给秦王参谋天下纵横的谋略。合纵连横，提供了治国和外交的策略。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

这三人，在秦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做了约定，要维护法家治国的方式，然后魏轍和尉繚相继离开。李斯继续守在帝国权力中心。

大厦将倾，大家都看到了秦帝国即将灭亡，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法家的制度流传下去，于是三人做出的不同选择。

魏轍和沧海君有旧，具体是什么时候见过面，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情，都不可考，毕竟他们的身份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扑朔迷离。

沧海君告诉了魏轍在博浪沙刺杀始皇帝的人，是韩国张开地的后人公子良，也就是张良。张良曾经找到沧海君，让沧海君帮助他行刺始皇帝，沧海君拒绝了张良，告诉张良，反抗秦帝国，仅仅靠刺杀帝国的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始皇帝身边有无数能人异士，他必不能成功。但是张良为了报国仇，执意要行刺，于是沧海君向他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能舞动一百二十斤铁椎的力士。果然如沧海君所料，张良行刺失败。

魏轍询问张良现在在什么地方。沧海君立即明白了魏轍的想法，“你要找一个传人？”

魏轍点头，秦国必亡，需要有人建立一个延续秦国的国家。现在他需要一个人能辅佐下一个君王。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真龙天子是谁？沧海君不再隐瞒，告诉魏轍，他要找的人，应该非张良莫属，而张良现在改名平良，亡匿下邳。

张良在下邳没有闲着，继续交结奇人异事，希望能再次行刺始皇帝。其中有个叫项庄的楚国贵族后裔，因为杀人被官府追剿，逃到张良的家里，张良不顾自己本来就受官府的通缉，拿出大笔钱财买通当地的县衙。让项庄逃脱。公子良的名声越来越大，身边渐渐聚拢了一批跟随者。

魏轍在下邳找到了张良。然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良拜师的典故。

事情大致不差，但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总是要比正史上所记录的要多一点。张良见到魏轍的第一次，是他带着随从行走在汧水旁，看到了一个老翁坐在桥边，老翁也看见了张良，老翁把鞋脱了下来，然后扔到桥下，张良看到老翁的举动，正在奇怪，没想到老翁指着张良傲慢的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

张良懵了，虽然他是亡国贵族，并且一直被官府追捕，但身边的人一直都很尊敬他。从来没有人轻视过这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贵族子弟。而且张良在韩国灭国的时候，世代为相，集聚了可观的财富，虽然韩国没了，但是张良仍然能够保持着贵族的生活地位。所以，当这个老头对张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良懵了，他唯一的反应是，这个老翁一定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

张良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如果他能知道这个老头真正来头，他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转身逃跑，魏轍是能够调动当地驻守秦军而不需要虎符的人，这种人，秦国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尉繚。

张良的本能救了他，如果他放任自己的随从，跑到桥上殴打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头一顿，那么魏轍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而魏轍也会通知秦军，抓到行刺始皇帝的刺客。

人在关键时刻犹豫一下，然后在作出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张良阻止了随从，自己走到桥下，捡起老头的鞋，然后走到老头面前，恭恭敬敬的把鞋递给老头。

魏轍扔下鞋之后，心里也一直忐忑，很担心沧海君看走眼了，但是当他看到张良抑制住了愤怒，亲自把鞋放到他身前的时候，心里明白，

沧海君描述的这个人确不凡，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帝，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更大的勇气是，遇到侮辱，压抑愤怒，审视夺度，这是更大的勇气。魏轍却想在继续试探一下，把脚抬了起来，其实他的做法是多余的。他已经找对人了，张良已经从老头的神情和举止看出了此人蕴含的能量。

魏轍是秦帝国的缔造者，身居高位几十年，是始皇帝的老师，早已习惯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虽然他现在穿着褐布衣服，虽然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对于张良来说，够了，完全够了，张良已经明白他绝非凡人。

张良谨慎的帮魏轍把鞋穿好。然后恭敬的站在魏轍面前，张良心里明白，这个老头所做的一切，绝非在装疯卖傻。

魏轍站起身，然后走了，没有回头看一眼，张良在原地等着，随从也跟着张良站在桥上。开始的时候，还有人纷纷议论这个老头是个疯子，可是看到张良仍旧呆立在原处，渐渐没人再议论这件事情。

张良在期待，他期待这个老头会回来，如果他回来，可能会给自己意想不到的礼物。这就是张良最厉害的能力，他能感觉到命运中的转折点。

今天没了

大宗师分为六个部和一个附篇。 水分部：陈平。晷分部：黄裳。听弦部：道衍。看蜡部：叶珪。冥战部：张天然。算沙部：徐云凤王鲲鹏。附篇黑暗传：金仲。

果然老头回来了，张良的内心狂喜，他支开了身边所有的随从，一个人静静的侧身站在桥上，一直等到老头走到他面前。

魏辙对张良说了一句：“孺子可教。”

张良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魏辙也一样。

张良没有问老头是什么人，他知道老头不会告诉他，但是他隐约明白，老头一定有不一般的技艺传授给他，而且这个老头一定知道他就是博浪沙的行刺者，而自己在桥上站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自己并没有被官府抓住，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老头找了自己很多年了。

魏辙对张良仍旧用傲慢的口气说：“五日之后，天明之时，再相见。”然后走了。

和所有杰出人物的求学一样，拜师的时候，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良在第五日的黎明，早早的就起身，鸡鸣时刻，赶到桥边，却发现老头已经站在桥上，老头对着张良骂：“与老者相约，为什么会迟来。五日后再相见。”然后离开。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早了很多，丑时就起身，赶往约定的地点，可是张良突然发现，道路上突然多了好多人，这些人熙熙攘攘，比白日里更加热闹。张良被这些人拥挤，无法脱身。突然醒悟，把自己夹

在中间的人群，都不是活人。

张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害怕逃跑，而是在鬼魂中奋力拨开道路，来到了桥上。可是老头已经提前站在了桥头。

这次老头没有生气，而是笑嘻嘻的问：“你不怕？”

张良摇头，“大丈夫怎么会怕这些！”

老头点头说：“今天你还是晚了，五日后吧。”

张良又等了五日，这次他明白，路上的那些鬼魂，并不是凭空出来的，和老头有脱不开的关系。张良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桥上，然后站在约定的地点，等着老头。

整整一夜，无数的鬼魂，无数的妖物从桥上走过，在经过张良身边的时候，他们恐吓他，引诱他，化成各种幻像蛊惑他，还有桥下的水中，黑水弥漫，漫过脚背，水中的鱼龙都缠绕在张良的脚背，但是都被张良轻蔑的无视。他世代贵族，血统纯正，妖魅之物，从来就近不了身。

丑时一刻，老头来了，看着张良说：“果然是真的不怕。”

张良说：“我要做经天纬地的事情，怎么可能输在鬼魂上面？”

“你看不起吗，招魂御鬼，阴阳莫辨，也是极大的本事，”老头说，“以后会有一个人，他能带领天下的几十万阴兵。”

“他是我的敌人还是朋友。”张良立即问。

魏辙想了很久，“是朋友，但最终是敌人。”

张良在好奇，那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自己到底会有什么渊源。

魏轍把一本兵书交给了张良：“你还有十年的时间学习这本书。以你的能力，来得及。”

张良把书拿在手上，看到并没有书名，犹豫了一会。

魏轍自己到张良在想什么，“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但是你可以叫我黄石公，这本书，是我一生心血，既然传给你了，你就说是太公兵书吧。”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张良询问老头。

魏轍想了想，“还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

“我还有一个事情想问。。。。。”张良看着已经转身准备走掉的老头。

魏轍边走，声音从身后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得到了真传，这个能带领阴兵的人，和你将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取代秦国。”

“可是我只想恢复韩国。”张良低声回答。

“你会想明白的。”魏轍走了，“你这辈子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个指挥阴兵的伙伴。”

张良一时之间，还不明白，老者在说说什么。

与此同时，博浪沙始皇帝遇刺的地方，茫茫的芦苇地里，陈平站在中央，手里拿着尉僚送给他的赤霄宝剑，被始皇帝杀掉的方圆十里内的冤魂都站立在他的身边，垂着头，暗自哭泣。

陈平感觉到有人在提起他，而提到他的那个人，一定会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对头。陈平不禁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星宿。北斗七星，看的清

清楚楚。

不过无所谓了，陈平已经继承了诡道。尉僚教授他和鬼魂打交道的流派。陈平觉得自己一定会赢。

尉僚的眼光没有看错，他找到的两个人，那个小孩，还有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诡道的衣钵。但是尉僚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没有让韩信和陈平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诡道的源头太早，春秋之前就有流传的痕迹，战国时期吸收了道家的倡导，渐渐贴近黄老道家。而道家的分支有法家和阴阳家，分别占据一席之地，反而诡道的传人从不以诡道的身份露面，而是依附于其他的学说成为大宗师。

世人好阳而恶阴，诡道就是遵从坤道的流派，地位远不及当时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陈平从尉僚教授给他的知识里，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点。尉僚给他说过，世间都以为阴阳平衡，相互交融，这个道理是错的。夫九天之外，更有广阔，以太阳之至阳，也只是萤火之光，虚无和酷寒才是正道；夫地有十层之下，更有深渊，无尽黑暗才是广博。

陈平立即就听懂了，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黑暗和酷寒，只是所有人从来没有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宁愿去相信眼前微不足道的光明。

这就是诡道的学说，为什么一直不能被其他士人所接受的原因。

陈平的天资聪颖，学识广博。尉僚教授他的“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这个几个纯阴的法术，是为阴谋。

陈平用平生的学识来理解和学习，并且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尽数掌握阴谋之术，却完全没有想到，尉僚只传授了他一半。

而另一半，是“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十九道学说，是为阳谋一宗，尉僚刻意隐瞒了阳谋之术，因为他已经在教授陈平之前，将阳谋传授给了那个河边下棋的韩国宗室后裔。

今天没了

诡道的阳谋之术，适用于兵法。而中国兵法的推衍，立足于一个游戏。士人之间的游戏。

——对弈。

古时候，部落战争纷乱，诸侯之间兵戈不歇。圣帝大尧为了平息纷争，发明了对弈，以七道横竖为天下，黑白为兵戈，把战争落实到棋局中。这就是大尧的想法，用来和解部落头领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个方法并没有达到大尧的目的，部落之间仍然是战乱不停，并不把战争放到棋盘上。

大尧的儿子丹朱，也不能控制部落头领的战争，只能带着对弈逃离。然后不知所踪，但是丹朱却把对弈流传给了后人。

沧海桑田，时间流逝。天下九州，棋局也演变成了九道横竖，春秋战国天下诸侯割据，丹朱的对弈之术也被王侯和将军慢慢发展，变成了十三道，到了战国后期，对弈高手再次根据天下大势，把对弈演变成了十七道。当世之时，十三道为对弈主流，而十七道对弈已经在高手

之间流行。

无数对弈的高手，丹朱对弈学说的传人，都变成了隐藏在大将军身后的幕僚，用这种古朴的游戏，推衍战争的走向，谋划布局。对弈在丹朱的手上得以流传，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战争的游戏，反而变成了战争的附属品，成为了兵法的演练。和大尧的本意已经背道而驰。

而韩信一个幼童在河边能对弈十七道，尉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在这个传人。并且教授了韩信在十七道上更进一步，添加神鬼两道。韩信还需要时间，当天下共主出现的时候，韩信的兵法就能辅佐共主，一统天下。

这就是尉僚与魏轍的约定，找到奠定郡县制帝国的棋子。而另外一个人李斯，仍旧在秦帝国苦苦支撑。李斯是法家宗师，法家宗旨绝不退脱，并且法家是治国之术，无法传承于民间，这就是李斯没有离开咸阳，而魏轍和尉僚却能找到传人后出世的原因。

秦二世元年，李斯尉僚魏轍的担忧终于发生，陈涉大泽乡揭竿而起，建张楚，自称王。秦帝国开始崩溃。郡县制的国家体系被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动摇。

秦二世二年，李斯被赵高构陷，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中国的第一个郡县制帝国就此走向灭亡。战国贵族后裔，纷纷开始活动，招兵买马，希望回到分封制，延续周朝的传统祖制。

到了尉僚魏轍的传人陈平韩信张良出场的时机了。但是他们还有一段

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原因是因为尉僚看错了局势。

这个局势来源一个谶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无论是魏轍还是尉僚，还是李斯，他们都相信，能够反扑秦国的势力，就是楚国。而楚国的后裔，以项燕后裔最为雄厚。

尉僚告诉韩信和陈平一旦天下大乱，他们的共主，必出于楚地。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张楚陈涉。

——项梁，一个专门主持葬礼的人。

项梁因为杀人，带着家眷逃到了吴中，项梁是楚国贵族后裔，大将军项燕的最小的儿子。项梁在吴中隐名埋姓，但是他专门做一件事情，主持葬礼。

项梁所学最擅长的是“服问”“间传”。

这两门本事来源于《礼记》按照说法应该归属于儒家，脱胎于《礼记》，专门讲述丧礼的规矩和细节。儒家远离鬼神之术，不好巫鬼学说，但是这两记载的东西还是详细记载了鬼神之道。

项梁按照服问和间传所述的规则，明白了在葬礼上和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算是从儒家的学说领悟了坤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另一方面，项梁世代为楚国大将，到他这一代，仍然兵法纯熟，也是通达兵法的一个路径了。

当时魏轍尉僚和李斯，都认为覆灭秦国的人一定是楚国的项燕后裔。

只是他们虽然是各自学派的宗师，但是还是有犯错误的时候，这个错误，让尉僚传人走了很多弯路。

错误从历史上来看，已经很清晰明显了，但是在历史还没有书写完毕的时候，一切都充满这个变数，这个变数，在沛县。

沛郡丰邑，刘季正在和他的一干兄弟伙伴一起商量事情。他们要说的事情，作为民间豪杰，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话题。那就是造反。

事情是这样，陈涉已经起事称张楚王，天下到处都在响应陈涉，杀掉各地的行政长官，起义造反。沛郡也一样蠢蠢欲动，沛令看着身边的下属萧何曹参，命令他们召集人马到城中来抵抗陈涉的义军。萧何跟曹参立即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够担当有义气，能够一呼百应的刘季，于是两人立即招来城中屠狗的樊哙，让樊哙立即去通知刘季，让刘季带领平日里跟他一起胡混的兄弟来应付差事。

萧何曹参这个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刘季，泗水亭长，已经四十八岁，是一个整天不事生产的老无赖。但是为人豪爽，无所事事的少年都喜欢跟他混在一起，于是身边有一帮跟班。而且和萧何曹参樊哙之间的交情也不错。

所以曹参和萧何马上想到了这个人。刘季得到消息，马上带领了身边的几百个跟班到了沛郡城外，可是沛令看到了城外的众人，突然害怕这些人已经投靠了陈涉，更让沛令纠结的是，他认为召来刘季的萧何和曹参，可能已经在准备投靠起义军了。于是沛令立即把城门关闭，

不让刘季和他的手下进城。

刘季懵了，他本来是带着人来跟陈涉的军队打架的，可是不明白为什么被沛令关在了城外。

城内的沛令，铁了心认为刘季已经造反，所以追究萧何和曹参，气氛紧张，眼见两人的性命不保。萧何和曹参怕了，趁着沛令犹豫不决，偷偷从城内翻墙而出，到了刘季这边。告诉沛令已经认为刘季是反贼，通知秦军过来要剿灭他。

刘季结结实实的被冤枉了，他本来就只是想来对付一下陈涉下面流窜的起义军，没想到仗还没打，自己却成了反贼。

于是几个人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一商量，那就干脆反了吧。要造反，就需要一个带头人，而当时萧何曹参的地位都被刘季高，于是大家推举曹参，可是曹参不答应，于是又推举萧何，萧何也不答应。

他们两人不答应，是因为他们怕，秦军扫荡天下，他们是亲眼所见。现在虽然被污为反贼，但是法不责众，到时候如果秦军来了，只要不是反贼的带头人，运气好，可能不会致死罪，就算是死罪，也不会连累家人。这就是萧何和曹参心里打的主意，可进可退。

这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愿意当带头人，那就只能是刘季了。刘季倒是大方，平生第一次带着几百人在一起轰轰烈烈，场面这么大，早就晕头转向。于是刘季立马答应，自己来指挥这批队伍。

这就是魏轍和尉僚没有料到的地方，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无法控制的

事情发生。比如沛郡的这个缺心眼的无赖。导致了历史走向了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

今天没了

出身平民的刘季在被萧何和曹参的忽悠下，真的反了，而且开始攻打沛郡的城池。萧何和曹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沛令已经认为这两个手下已经有了造反的心思，就算不杀了他们，两人以后的仕途也到头了。反倒是刘季自己根本跟这事无关，被糊弄当了反贼的头子。

刘季带领身边的几百个乌合之众，把城池真的打下来了。因为他还没有开打，沛郡里的百姓就已经把沛令给杀掉，献了城池。在此之前，刘季虽然因为放过了役徒而躲避，却因为人缘好，官府并没有真正的追捕他，而现在，刘季不能再回头，他已经和帝国其他地方那些起义的豪杰一样，彻底走上了亡命的道路。

而且刘季即便是打下了沛郡，也没有想到自己今后能走多远，和其他造反的豪杰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远大目标，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也就是在乱世中，捞一点好处而已，封王封侯想都没敢奢想，更没想到要逐鹿天下。由于刘季根本没有任何名气，身边只有萧何曹参樊哙周苛等普通人，门派宗师和世家传人一个都没有。连秦军都没有把他的武装放在眼里。反而是被其他的武装起义的同行争夺地盘的额时候，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刘季造反之前，项梁也反了，在吴中，和其他的起义者一样，他们首先干掉了当地的郡守，然后项梁自封为会稽太守。和刘季不同的是，项梁为这一天已经谋划了多年，暗中网络了很多人物，势力扩张的非常快。因此秦国的军队在打败陈涉之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项梁和项羽的身上。

这两叔侄，就是尉僚认为的天下共主。

战国后期到汉初，是诸子百家最为鼎盛的时期，各门各派都有特别厉害的宗师人物，并不只是魏轍尉僚李斯，还有很多宗师大家不为秦朝所用，而范增就是其中之一，项梁起事之后，范增投奔。范增也是当时的阴阳大家，精通兵法，至于和尉僚之间有没有门派上的关联，实在是无法考证。只能这么评价范增：他是一个和尉僚不相上下的人物，但是他最后还是败在了尉僚的传人陈平的手下。

范增，就是陈平第一个难以战胜的对头。他们之间的较量，就是楚汉争霸的冥战斗争。冥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阴战！用鬼魂和巫术打仗的战争方式！绝不为军事家承认的战争形式。

陈平擅长冥战，很不巧的是范增也擅长冥战。

陈平在今后的几年里，和范增的冥战之争，将会随着刘季和项羽的对决而一直延续。这事后话，以后会仔细说起，现在提起这些，就是告诉所有人，范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阴阳家。

现在情况是项梁文有范增阴谋宗师，武有军事天才项羽，还有一大班地方豪强，流窜士人跟着项梁起事。想不成为抗秦最强大的势力都不可能。

而刘季，除了沛郡的一帮难兄难弟，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出身都卑贱，没有一个世家贵族后裔。在乱世之际，实在是毫不起眼，连秦朝的章邯都意识不到刘季的武装将会是自己的掘墓人。

天下已经大乱，该尉僚和魏轍找到的传人出场了。

张良已经开始行动，他本来就矢志推翻秦朝，恢复韩国。和刘季与项梁一样，他也拉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抗秦。但是张良没有弄明白的是，魏轍交给他的技艺——《太公兵书》，并非帝王术。在没有强大的首领辅佐的情况下，张良的武装比刘季的武装更加艰难，这种情况让张良十分的沮丧。不过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于是张良带领队伍，准备去投靠另一个起义军景驹。没有想到在投靠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同样焦头烂额，到处流窜，希望扩充势力范围的刘季。遇到刘季之后，张良放弃了投奔景驹的想法，而是把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刘季，从此张良再也不自己带领军队，而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参谋幕僚，一个真正的纵横家。

而韩信的比张良的境遇要差很多，韩信年纪更小，一直被人瞧不起，

穷困潦倒，只能在河边钓鱼为生，在亭长家靠着对弈蹭饭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困窘的时候，河边洗衣服的老妪看见这个少年可怜，给他带一点饭吃，勉强不被饿死。

但是韩信一直背着他的那一柄长剑，这个长剑是他生活下去的信念，长剑的剑鞘是秦朝的太尉赠与他的，这个祖传的长剑是他贵族身份唯一的证明，但韩信要证明的是尉僚并没有看走眼，他一定是那个能平定天下的战神。

这柄长剑给韩信带来了很多麻烦，成为了常人取笑他的笑柄。无数次的被人羞辱，韩信已经不再麻木，就算是钻人的裤裆，韩信也只能默默忍受。他在等着那天，等着自己能够把长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领大军扫荡天下的机会。

于是韩信一直在默默的对弈，在河边的沙地上，跟自己对弈，纵横十九道，“天地阴阳风雷水火金石丝竹鸟兽云雨人神鬼”，暗合着天地之间的万物万象，行军作战的一切道理，都在这十九道之中。

机会终于来了，天下反抗秦朝的武装如燎原之势席卷天下。而其中最显赫的是吴中起事的项梁，尉僚告诉过韩信，天下共主的必出楚地，韩信绝对相信自己的老师尉僚。

于是二十多岁的韩信，带着身上的长剑，还有胸中的十九道纵横离开了淮阴，投奔项梁。

诡道的传人陈平，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阴谋、诡变、示形、出奇、鬼神”之道。陈平已经尽得真传。

陈平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他不想一辈子做一个富商，碌碌而终。他得到了大阴阳家的传授，就决不能把这个技艺埋没在心中，这种惊动鬼神的本领，必须要有发挥的地方。

从大泽乡陈涉起义开始，陈平每天晚上就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他没有去投奔陈涉，然后又有很多私人武装和战国后裔开始起兵反抗秦朝，每一个都是当世的大豪杰，大英雄，陈平仍旧没有动作，直到临济的魏国贵胄魏咎被陈涉封为魏王，陈平不愿意再等下去了。陈平向兄长和妻子告辞，收拾好了行装。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柄赤霄宝剑。而赤霄宝剑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特点，可以离开他手掌而控制。这个是师父没有教过他的本事。陈平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本事，在千百年后成为中国道教的仙侠派的看家本领——御剑术。

陈平决定离开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个房间，家人都不明白是他用来做什么的。陈平也没必要向家人解释。

尉僚离开之后，陈平将尉僚教授他技艺的房间腾空，然后命令家仆，在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

屋内充斥着或大或小的滴水声，陈平不在夜间观测天象的时候，就会钻进这个房间，站在这些铜壶之中，聆听所有水壶的滴水声音。

今天，陈平走进房间里静静的站立，闭上眼睛，计算着每一滴水珠低

落的速度，终于到了这一刻：

闰十一，小馀十，起十二刻三分，尽于三十一刻不尽。

陈平睁开眼睛，走出房间，吩咐家仆：“把所有的铜壶都掩埋在院内。”

家仆犹豫的问：“不再需要了吗？”

“不需要了。”陈平点头，他已经把所有的水分刻度记忆在心中。这是陈平施展诡道阴谋之术的根本算术——水分。

陈平已经完全领悟。

二 黄裳的天赋

晋篇晷分部：阴长七尺九厘，宽一分二厘，白虎斜偏一寸

北宋，福建剑浦巫巷周宅。

房间里摆放了四百一十一个青铜的水壶，最大的铜壶口径逾丈，最小的铜壶却只有酒杯寸口大小。这些铜壶都被放置在屋内高地不等的木架之上。错落有致，每个铜壶的模样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铜壶的底部都有一个细小孔洞，孔洞的大小也不一致。黄员外看的很明白，这是水漏，世间一直流传的计时工具，但是这么多大小不一的铜壶堆放在一个房间里，让黄员外内心升起寒意，而且叮叮咚咚的滴水声，放佛能勾人魂魄，让黄员外不由得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周法师的身上。

周法师笑了笑，“吃饭的家务而已，不用太介意。”

黄员外也点头：“我是来。。。。。”

“都知道了。”周法师摆手。

黄员外来找周法师，为的是他的儿子黄裳，出生时，百鬼朝拜的儿子黄裳。他还是向周法师说了拜访周法师的来意。

儿子出生后。黄员外坚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黄裳”。夫人也阻拦不了。但是黄裳在出生的时候难产，在腹中拖延的时候过长，脑袋被产道挤压，一直都是长长的脑袋，他的眼睛也和平常的小孩不同，有两个瞳孔。

附近的村人都在私下议论，黄员外的儿子是个妖孽。出生的那天，百鬼朝拜。围着黄宅蔓延了好几里地，全部是孤魂野鬼。这话是村里一个通阴的老人说的，黄老太说在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些野鬼从四面八方慢慢的爬行到黄宅的门口，向着黄宅下跪，当时黄员外就站在门口。那些野鬼一直站立不动，直到黄员外的儿子发出第一声哭啼，那些鬼魂受了惊吓，才渐渐退去。

村人都相信黄老太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当天的晚上，家里有小孩的人家，彻夜未眠，因为所有的小孩都说屋子里有鬼，屋外更多。哭闹了一个晚上。并且当晚，村里所有的牲畜都惊慌失措，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家的牲畜全部产下了幼崽。但是产下的幼崽全部都是奇形怪状，比如六条腿的羊羔，比如两个头的猪仔，更有甚者，有头母牛生下一个人头牛身的怪物，生下来后会说话，说了一句：“无冬无夏无

人。”说完后，和其他的那些生出来的怪物一样，立即就死了。

果然黄员外儿子出生的那一年，年成非常不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冷。结果虫灾肆掠，农作物生长不茂，茶树也纷纷枯萎。粮食不够，村民口粮都成了问题。第二年收成稍稍好转，村人才勉强坚持下来。纷纷都说黄员外的儿子是个不祥之人。

五年一晃而过。

黄员外的儿子黄裳，出生后到现在，一句话都不会说，走路也东倒西歪，除了黄员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傻子。

黄夫人对黄员外十分的愧疚，她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替院外生育。儿子黄裳已经五岁，还不能和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整日里顶着一个长长的头颅在宅院里乱跑，几乎每次黄员外看到儿子，都是他摔倒在地，然后爬起来的场面。夫人多次在院外面前提起，打算在婢女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给院外做妾，给院外继承子嗣，但是每次都被院外回绝：“我儿子会成大器的，你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非得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道士说的话，”夫人不能明白院外的坚持。

“不仅是那个道士，”黄员外向夫人解释，“儿子出生的那晚，我真的看到了无数鬼魂向我跪拜。”

“村口老太婆说的混话，你也信以为真？”

“我真的看见了。”黄员外坚持。

夫人不再争辩。

附近所有的郎中都找遍，来看了黄裳之后，都表示黄裳的病是治不好的，他生下来的时候闭气太久，其实已经死了一半，三魂七魄都不齐全，能保住性命也是万幸。

每个郎中都是这么解释，劝说黄员外还是另寻别的医生。黄员外追问郎中，自己的儿子到底是那个魂魄不全，有没有办法补救。

“心魄丢了。”郎中就说，“就是失心疯。一辈子都会这样疯疯癫癫。”黄员外不肯相信，他等着儿子恢复。

“过年后，儿子就六岁了，”黄裳对夫人说，“我得找个私塾先生给他发蒙。”

夫人也不愿意再反驳院外，于是从剑浦找了一个秀才给黄裳启蒙。吃住都和黄裳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能识字，秀才教他看书，他随即就能记下来，然后默写，字字不差。会写字到还罢了，黄裳还写一些文字，所有人都看不懂，任凭学识广泛的秀才也看不懂他写的什么。

两年之后，秀才告辞，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教授黄裳。虽然黄裳仍然不能说话，还是疯癫的模样，但是家中已经摆满了他抄写的书籍。

秀才走后，黄员外才知道，秀才告辞，还有另一个原因。

黄裳晚上从来不在家里睡觉。这是秀才临走的时候告诉黄员外的。

黄员外好奇，夜里站在黄裳的门外，到了丑时的时候，黄裳就端端正

正的从屋里走出来，和黄员外擦身而过。黄员外好奇，跟随儿子。看到平日里走路都磕磕碰碰的儿子，健步如飞，走到院内的高墙下，一跃而起，翻出墙外。黄院外立即开门出去追赶，但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儿子去了什么地方。

第二晚，黄院外早早的在高墙下架了梯子，果然同样的时刻，黄裳又从屋里走出，爬到高墙上，黄员外连忙上墙，看着儿子顺着大路行走，黄员外紧跟不舍。一直追着儿子到了后山，山坡上到处是坟茔。

黄裳走到一个坟墓旁，掀开坟墓上的一片杂草，显露出一个洞穴。然后钻了进去。黄员外心里害怕，但是又惦记儿子。于是打了灯笼，把头凑到洞穴查看。

这才看到坟墓的洞穴尽头是个棺材，棺材已经被挖了一个破洞，黄裳把里面的尸体给慢慢拉出来，尸体已经腐朽，成了一具骷髅，黄员外立即闪开。骷髅就直直的站立在坟墓旁边，黄裳却重新钻进去。隔了很久都不出来。黄员外才知道，儿子在棺材里睡觉。

今天没了

到了天明鸡叫，黄裳钻出坟墓，再把尸体拖进坟墓。再用杂草掩饰好坟墓上的洞穴。这才又慢慢向回走。守了一夜的黄员外跟随黄裳回家。

这个事情，黄院外不敢跟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黄员外不懂声色出门，跟夫人说去县里去拜访一下老友，到了剑浦县的的一条小巷。宋朝开国以来，对户籍限制严格，农籍，商籍等普通户籍之外，还有军户，伶户，甚至还有巫籍。每个不同的户籍，都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内。

剑浦的巫籍聚集就在县城的郊外，隔着很远，黄员外就能看到破烂的茅草屋连绵一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燃烧草纸的味道。黄员外慢慢走近这片茅屋，茅屋旁的路上，人或站或坐，鲜有行走。有老妪也有壮汉，年轻的妇孺和年幼的儿童也不少见。

他们看到黄员外这个外人走过来，纷纷盯着黄员外，没有人主动向黄员外询问什么。黄员外左顾右盼，看到一些没关门的茅屋里，供奉着一些恐怖诡异的神像。当然也有供奉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的，但是并不多。

巫籍向来被官府压制，只是近几年皇帝好道教，他们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不再被官府到处驱赶，于是在这个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黄员外走了一会，看见一个面善的老头坐在自己的门口修剪桃树枝，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师巫（宋朝对神棍的称呼）周法师住在什么地方？”

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黄员外一会，然后指了指前方，“拐角，再走四十步就到，他家的院子有三颗槐树。”

黄院外点头告谢，然后顺着老人指明的方向走去。果然拐角后走了四十步，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院落，里面栽了三棵大槐树，槐树的枝叶繁茂，把整个茅屋都给覆盖。

师巫周法师是陕西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西北搬迁到了东南，听说是为了躲避西夏和朝廷的战乱，背井离乡，到了福建，吃的也是行巫做法的饭。混迹在师巫的人群里，巫籍被官府控制的很严格，走到哪里都要在官府根据户籍入册。所以周法师一个巫籍，走了几千里，到了福建安家立命，本来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周法师在剑浦入籍，几年之后，名声鹊起，他的手段非一般的师巫可比。渐渐就有了名气。

黄员外找周法师的目的，就是自己儿子黄裳的事情。

黄员外站在院子门外，看了看大槐树，休息一会，站到院门，就要抬手敲门。门却开了，一个十岁的小孩站在面前，对着黄院外说：“员外请进，我爹在大堂等你。”

黄员外心里好奇，跟着这个小孩走到了大堂，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书生正在大堂上喝茶。看见黄员外，示意黄员外落座。黄员外心里明白，这个书生多半就是周法师。周法师的儿子，就跑到堂后，过一会，给黄员外端了一杯茶上来。然后谨慎的站在父亲的身边。

宋朝的礼节繁琐，民间也受到了影响，主宾两人见面后，不会立即交谈，要先品茶，品茶的间隙，客人要对主人家里摆设的字画古玩等事物鉴赏一会，两人交谈，才算是慢慢熟稔，这个过程中，两人算是相互了解，然后主人再邀请客人到客房，才会谈起正事。

黄员外看着周法师的穿着，心里就想，如果不是知道这人是个巫籍，多半会认为他是个科举的孝廉。但是大堂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字画，墙壁上空荡荡的。黄员外看到墙壁的左侧有一个圆门，好奇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靠着墙壁，放满了木头柜子，但是仔细看了，这些柜子，又不是普通的形状，柜子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个青铜样子的器物，大小不一。

周法师站在黄员外身后，说了这是家务而已，然后微笑示意黄员外走近了看。

黄员外拱手说：“冒犯了。”然后走到柜子前面，看着一个个的青铜器物上，都是黑绿相间的斑驳。看来年代已经不短。

周法师走到黄员外面前，轻声说：“东汉的古物，先生有什么看法。”
“王莽时候的。”黄员外说，“这东西少见。”

周法师点头，就不说话了。

大堂里一片安静，黄员外听到的滴水声更加清脆，这才发现，有个器物的底部正在快速的滴水。紧接着，黄员外发现滴水的声音并非只有一处，凝神片刻之后，又听到了另外一个水声，是从右手边的一个器物上滴落下去的。

黄员外似乎明白点什么，正要说话，周法师抬手示意他继续听。

结果黄员外继续安定心神，发现滴水的声音听到的越来越多，都是十

分有节奏的悦耳声。黄员外再仔细看木柜上都镌刻着小篆的字体，分别写着“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字样，然后又看见另一个柜子上镌刻的字迹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区分时辰，每个时辰又用后天八卦分为八刻，分阴四刻、阳四刻。还有的别的几个木柜上的字迹是“晦、朔、弦、望”的纪月。

黄员外本来就是书香门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就明白是古代漏刻计时的工具。

再看其他的几个木柜上，有些是数字，有些就是看不懂的铭文。

黄裳指着这些器物看向周法师，“这些是漏刻。。。。。”

周法师点头，“是的，计算滴水的方法，就叫水分。”

今天没了

两人在漏刻前站了一会，黄员外知道这些青铜器物都是真品，于是随口问：“听说每一个有年份的古董，都会有前人依附在上面，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周法师笑起来，“应该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两人走到大堂旁的书房，依次坐下。

“你儿子的事情，我也听说过。”周法师不再客套，“你儿子出生的那天，很多妖物渡劫，你却偏偏要逆天而行，我算的没错吧？”

“我埋了一条大蛇，”黄员外对当年的事情历历在目，“头顶上已经长角，我看着可怜，就给埋了，免得受其他野兽撕咬吞吃。”

“院外是个厚道人，”周法师说，“所以这事落到你儿子头上，你儿子十二岁前不能开窍。”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黄员外说，“我儿子大了，自己会走路，晚上睡在坟墓里，我很担心。”

“这个事情好办，”周法师把小孩招呼进来，“这是我的犬子，叫周侗，跟你回去瞧瞧。”

黄员外看着周侗还是小孩，脸上就有点尴尬。

周法师却不再和黄员外解释，只是吩咐周侗，“做好了，带黄裳过来一趟。”

黄员外看周法师说的轻松，也就不好再询问。带着周侗离开，向周法师告辞。

黄员外带着周侗，往家里行走。周侗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老成，他看出来黄员外心中忧虑，对黄员外说：“员外是因为没有请动我父亲才沮丧么？”

黄员外只能苦笑，心里想着一定是周法师不愿意亲自给自己帮这个忙。

“我父亲已经不能再出门，”周侗说，“他让我把府上的相公带回去，员外还有什么顾忌吗？”

“周老师？”黄员外谨慎的问，“他身体。。。。。”

“我爹脚上长出了根须，”周侗说，“当年一个西夏人在我们老家挑战宋朝子民的师巫，我父亲。。。。他最后还是赢了。但是脚上有毛病，到了晚上就会流血不止，身体虚弱，受不了北方的风沙，到了南边才能勉强支撑。这几年脚上的伤更加厉害，只能和槐树的根须连上，才能勉强维持。”

“周先生说给你听的？”黄员外问，“你年龄还小。”

“是的。”

黄员外不好再坚持，只能带着周侗回家。

周侗跟着黄员外到了黄宅，看到了黄裳正在吃饭，黄裳已经六岁，吃饭是婢女喂的，汤汁米粒洒的到处都是，脸上的鼻涕和汤水混在一起，脸上肮脏不堪。

周侗看见黄裳之后，拍着手说：“就是你，就是你。”然后回头，对着黄员外请求，“如果院外不嫌弃，我和贵公子结为金兰，以后就是异姓兄弟。不知道员外愿不愿意？”

夫人在一旁看见，惊讶得很，也不知道这个老成的小孩到底是个什么来路。

黄员外夫妇正在犹豫。周侗看着黄员外，迟疑的说：“二老不愿意吗？”

周员外说：“我儿子这个样子，你要跟他结拜金兰？”

“是的，”周侗说，“异姓兄弟。”

黄员外夫妇这才真的确认，面前这个师巫的儿子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兄弟。从身份上讲，黄家是当地的望族，而周侗是巫籍，身份低微。黄员外内心的确不太乐意，宋朝之时，门户偏见还是有的。

不过黄员外心里却还想着的一件事情，这个师巫的子弟既然要和自己的儿子结拜，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叫周侗的小孩，能够确定黄裳今后一定不是一个傻子，谁会认一个傻子做兄弟呢。

黄员外想起了周侗的父亲屋子里的那些铜壶，滴着水滴的水漏。他心里想明白后，对着周侗说：“既然你看得起，那就这样吧。”

黄员外立即吩咐家人，在大堂摆设起香堂，让两个小孩跪在灵台前，告知了生辰，然后结拜金兰。周侗比黄裳大四岁，为兄。让人奇怪的是，脑袋稀里糊涂的黄裳，在结拜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糊涂，虽然不能说话，不过在仪式上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的完成了结拜。

周侗结拜完毕之后，围着黄宅走了一圈，指着屋顶上的 狻猊和押鱼说，“亚父可以把这两个雕刻凿下来吗？”

黄员外很奇怪，这房顶上的狻猊和押鱼是修建房子的时候，工匠专门修建作为镇守宅邸的雕刻，保家护院的习俗。所以对周侗说的话不以为然。

不过周侗虽然只有十岁，说话和神态都非常的老练，“这两样东西，去掉之后，对我弟弟有好处。”

黄员外心想，既然已经让周侗认了黄裳做哥哥，干脆铁了心相信他吧，周侗这个小孩，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不是寻常的人物。黄裳的脑

疾谁也治不好，干脆就抱着这个希望了。

然后周侗又看着黄宅周围画满的符咒——这些符咒是黄裳出生当然百鬼朝拜，让黄员外惊恐，于是每年请的附近寺庙的和尚，贴在墙上的驱鬼镇妖的符咒，还连续画了无数的圆圈。

这些符咒和圆圈，周侗也让黄员外用石灰水给抹掉。

交代完这些之后，周侗向员外要求，和黄裳单独呆一会。员外答应了，周侗找来一个木杆，拉着黄裳，用柴刀在木杆上，胡乱的砍出一道道痕迹，黄裳看了，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周侗的柴刀，也和周侗一样，在木杆上砍凿。员外和夫人看着，心中想着，毕竟是小孩子，喜欢做一些顽劣的事情。

周侗和黄裳就这么玩了一下午，然后向黄员外告辞，临别的时候，送了黄裳一枚知了壳子，非金非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周侗用红线把这个知了壳子串起来，挂在黄裳的脖子上，然后对黄员外说：“这东西叫螟蛉，是我家传法器，但是从来没有用处，听我父亲说过，这个螟蛉需要有缘人修炼，化成宝剑，就是世间斩妖的利器。我把这给义弟，算是一个信物。来日再相见，也有个辨别。”

说完，周侗就告别离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的背影，行走的姿势，隐隐有了宗师气派。

黄员外没有看走眼，自己儿子黄裳的义兄周侗，在多年之后，是宋朝威名赫赫的道家武术宗师。

有宋一代，出了很多英雄豪杰，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玉麒麟卢俊义，

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行者武松，曾头市教头史文恭，鼓上蚤时迁，白眉大侠徐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授业恩师。

这个授业恩师的长大后的周侗！他个人事迹，暂时不多赘述，后面慢慢道来。

黄家附近的村民都在纷纷议论黄家发生的奇怪事情，黄员外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了一个小孩，并且让他的痴儿子和那个小孩结拜异姓兄弟。在那个小孩走后，黄家首先把围墙上，和尚画的符咒全部抹去，然后大兴土木，把家里房檐上的雕刻尽数凿下。引起了村民的恐慌。当初黄员外儿子出生，百鬼朝拜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仍旧被人津津乐道。现在黄家又祛除了镇邪的结界。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一晃数年过去，黄裳仍旧是个傻子，但是黄裳虽然很痴呆，口不能言，不过却能把四书五经完整的书写出来，这几年，附近的秀才都教授不了。

黄员外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治好脑疾，成为一个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光宗耀祖。

今天没了

黄裳十一岁那年夏天，黄员外出门收租。一个傍晚，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幼女站在黄宅门口乞讨，管家给了她们两碗米饭，让她们吃饱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管家开门，发现这两人还站在大门口。管家又施舍了两碗米饭，给了她们。可是到了中午，这一老一少，仍然没有离开。管家好奇，询问老妇，为什么乞讨了还不走开。老妇不回答，只是说管家心善，家中的主人一定是个善人，要当面拜谢。

管家就告诉老妇，家里的老爷和夫人都吩咐过，过往的乞讨，一定不能拒绝，多年来都是这个规矩。

老妇就说，老爷和夫人行善，一定有好报。但是听说贵府的公子却身体不好。

这句话说完了，管家就觉得奇怪。连忙进屋通知夫人。黄夫人连忙到了门口，连忙问这个乞讨的妇人，是不是有办法治疗儿子的脑疾。

老妇摇头说，这都是在村子里听村民说起过的事情，她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见见老爷和夫人，当面拜谢一下。

黄夫人见来人也不能治疗黄裳的脑疾，不免失望，但还是礼貌的告诉老妇人，老爷出门，一时半会回不来。心意领了。然后问老妇人是从什么地方逃荒而来，是不是缺盘缠回家。

老妇人说自己老家是江西崇州人士，家里闹瘟疫，都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孙女，所以带着她逃荒乞讨，一路到了福建。

黄夫人听了，心里感叹，就有了收留这两人的意思，就询问老妇人能不能打扫房屋，在河边浣洗衣物。

老妇摇头，说自己年老体衰，已经做不了什么家务，就不给夫人添麻烦了。

黄夫人挽留，老妇人执意要走，但是对老妇人说，她的孙女，已经十

二岁，如果夫人不嫌弃，就留给夫人做丫鬟。

黄夫人见老妇人性格坚强，不愿意白吃白住，知道挽留不住这个老妇，就答应了收留她的孙女。老妇人带着孙女给黄夫人叩头，然后离开。走的时候老妇人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身，头都要触碰到地面了，慢慢朝着大路远方行走。

黄夫人也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会去什么地方，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估计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悄无声息的死掉。

一晃到了黄裳十六岁，仍旧是个痴呆样子，当年的那个周侗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员外和夫人已经年过花甲，已经不再对儿子的脑疾有什么指望，只希望二老去世之后，弓衣能够照顾黄裳一辈子也行。两老私下已经打算在身后，把家产留给弓衣。

只是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黄员外安稳了一辈子，到老了，遇到了最大的劫难。

土匪。

福建山多田少，历来有山匪聚集。只是平日很少骚扰到剑浦，但是这几年，天灾频繁，不是龙卷风肆虐，就是大旱，消失多年的山匪又有了行踪，而这次，山匪已经放出话来，要对付剑浦的黄家。让黄家趁早准备好银两和粮食，免得到时候伤了和气。

果然两个月后，黄家来了一个汉子，大喇喇的走进黄家的院落，指明要见黄员外，黄员外连忙出来迎接，那个汉子就说了，自己是某山谋洞头领的军师，要向员外借五百两银子。不然就带着兄弟下山来亲自要钱。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

黄员外看着这个汉子走远，知道这是山匪在威胁自己，而且一点都没有商量余地。接下来几天，黄员外急了，虽然他是富户，但是只是每年收租，自己并不是买卖人，家里没有足够的银两。

黄员外只能去剑浦城报官，可是剑浦地处偏僻，官府也没有能力派遣人手去保护黄家。黄员外无奈，突然想到了周师巫父子，于是去拜见周家人，可是到了巫巷，发现周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的大槐树已经枯死，询问街坊，都说周家父子已经迁回陕西。没有消息。

黄员外只能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一片慌乱，家中的仆人受伤躺在大堂里，黄员外看了大惊，管家才告诉他山匪在前晚已经已经来过，打伤了这几个仆人，夫人受了惊吓，卧床不起。。。。。。

管家最后跪在黄员外的面前，哭着告诉员外，公子已经被山匪抓走，如果两日后之时，给不出五百两银子，就让员外去风林岙收尸。而且山匪抓走公子的时候，家里一片大乱，婢女都躲避起来，回头清理人数，弓衣不知所踪，不知道是吓怕跑了，还是被山匪一并抓走。

黄员外呆了。

想来想去，向租户去讨要一点银两，一共凑了几十两银子，然后打算

去风林岙找山匪赎回儿子。

黄员外带着银两，第二日一早就要出发，走到门口，看到几十个扛着农具的茶农站在门外，他们都是黄员外的佃户，知道黄员外要去风林岙讨要儿子，都聚拢过来，打算跟山匪硬拼。

黄员外看着这些佃户，心里感动，但是也明白，这些农户跟着自己去风林岙，和山匪拼命，也只是去送死而已。听说风林岙的山匪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连官兵都惧怕。

黄员外向所有来跟随的佃户拱手，说这事，让自己一人承担，不愿意连累他人。

佃户那里肯答应，都说黄员外是大善人，这么多年受他的恩惠也不少了，这个当头，理应帮衬。黄员外只是一再推辞。众人也没有办法，僵持到午后，佃户看见黄员外的铁了心要单独赴会，只好散去。

黄员外被这么一耽误，出发的时间就晚了，走到晚上，还没有到风林岙，只能找个地方借宿，第二日赶过去。可是荒山野地，哪里有借宿地方，只能找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庙呆着。

当夜狂风大作，黄员外听着庙外的呼啸风声，惦记着儿子在山匪手里生死未卜。心里悲苦，突然想起，这个小庙，就是当年保护了那条蛇的地方，心里就感叹，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遵从祖训，帮助旁人，连野兽都不例外。却没来由的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又想起当年在这个小庙里，那个道士给自己说过的话，他关了闲事，总是有违天命，需要受点波折。

往日的回忆一一掠过，那个道士也说过，本来是要来找自己的儿子收为传人，可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几十年后再找他的儿子，并且给了儿子一个名字“裳”。可惜，黄裳现在被山匪绑了，凶多吉少，还不如当年送给道士为徒，至少能保住性命。

黄员外在小庙里，胡思乱想了一夜，到了天明，继续赶路，终于在天黑的时候，走到了风林岙。

风林岙这地方，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山高水险，所以是自古是山匪聚集的地方。

黄员外赶在亥时前到了，呆在风林岙的树林里，想着该怎么说服山匪，用几十两银子交换回黄裳，干脆把自己搭给山匪也罢。

黄员外在树林里等待，看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时间估算着已经过了子时，山匪仍然没有出现。这下焦急起来，难道山匪已经害死了黄裳，不肯出来。

黄员外一直等待，看着月色，时间应该到了丑时，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有人出现。呼啸的风声反而减弱，然后风越来越小，直到寂静整个树林寂静无声。黄员外心里焦急，苦于不知道山匪的据点在风林岙附近什么位置，否则就自己找了过去。

现在儿子死生未卜，也不敢随意走动，如果自己走了，山匪赴约，看到自己不在，可能就害死了儿子。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流逝，树林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发出来。黄员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整个树林里，怎么可能连虫豸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员外心里的希望越来越小，终于忍不住跪下来，哭出声音，仰着头，对着天空喃喃的说起话来：我四十七岁得子，虽然儿子是个残疾，不能继承家业，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让黄裳得意活命，延续我黄家的血脉，老天要是惩罚我当年放过渡劫的大蛇，我宁愿自己偿命。说完，黄员外对着前方不停的磕头。

当黄员外磕头磕的头破血流，头晕脑胀的时候，他的内心期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面前，黄员外看到了这个身影，但是他不敢抬头，因为他看见这人衣服下摆垂落在面前不远处，但是看不到落地的脚。

黄员外心中害怕，也不敢抬头看个仔细，只能保持着低头的跪拜的姿势。那人影也不说话，两人就这么僵持沉默的站着。

过了很久，黄员外听到一声轻叹，这声轻叹来自前方的人影，接着叹气声越来越大，大到整个树林的树叶同时发出声响，都类似于一声长叹。接着，员外偷偷看到这个人影消失。

今天没了